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四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四月號

金佛山游記
從西安到華家嶺
水之國荷蘭
德國廢皇會見記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4
April 1939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〻五百萬元

公積〻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從容不迫
行李託中國旅行社代運可免一切麻煩
中國旅行社
分支社所遍設全國
大批行李束手無策悔不委託中國旅行社代辦

蟹美牌

註冊 商標

蟹美牌玻璃紗襪

不變色 不起毛

彈力豐富薄滑爽脚

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二三三號至二三五號

明藝電機針織廠出品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 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 一六八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即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康鐵佛田	四月五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四月廿七日
康鐵羅索	五月十日
維多利亞	五月廿五日

開往地點：布林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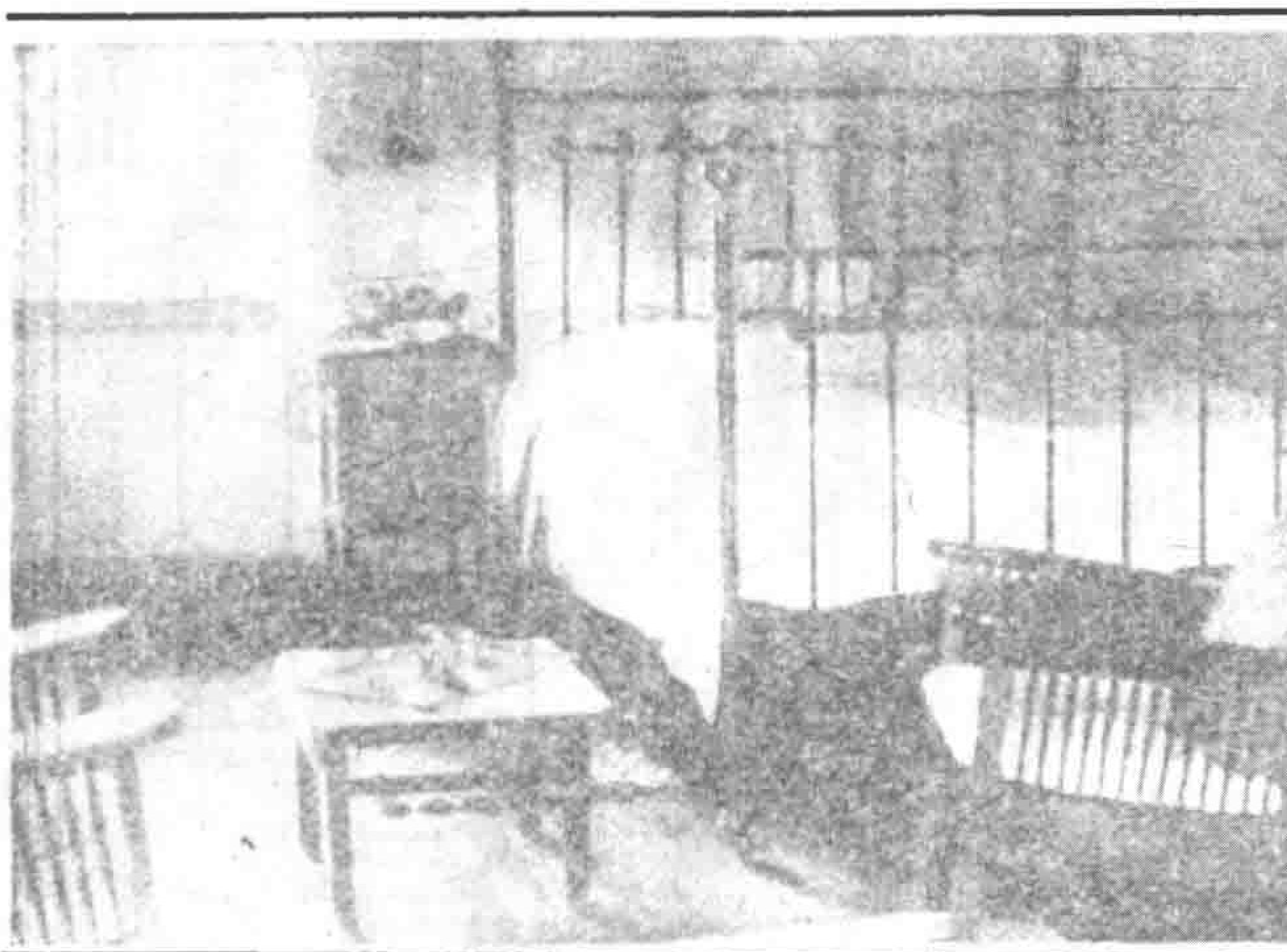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成已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待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旅行雜誌發行
四川專號徵稿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蘊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較濡滯自戰事發生國府遷渝以來四川一省顯為中國之心臟各種建設突飛猛進而公路交通尤為迅捷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凡我國人莫不思詳知川省情形以及最近進展之狀況本誌不揣棉薄擬於本年發刊『四川專號』特輯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紹現特公開徵稿凡川省之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社會建設交通情況以及一般生活均在搜集之列並盼多附圖片藉增興會至乞海內作家本誌讀者惠賜佳作請於四月底前將稿寄至重慶成都香港海防昆明上海中國旅行社轉旅行雜誌編輯部一經選載概致現金為酬如須退還原稿並乞於寄稿時聲明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四號

民國廿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美術圖景

貴州鎮甯黃菓樹大瀑布……劉逑康……一
重慶北碚風景……郎靜山……二

國內游記

金佛山游記……朱夏……三
貴州鎮甯三大名勝游記……劉逑康……七
西南旅行日記……蔣梅笙……一一
從西安到華家嶺……孫錫祺……二三
西北行(四)……麥羣玉……三一
圓山紀略……鄭子瑜……四三

交通展望

劃時代的空中旅行……凌雲……四五

國外游記

水之國荷蘭……程志政……五一
歐美采風記(一〇)……沁明女士……五五
西拉利昂黑人的食米……蕭金……六七

時人訪問

德國廢皇會見記……王仲鄂……七三

小說

如此江山……張恨水……七七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五



人造自來血

分注射液 內服劑 兩種

老年人多血液不足致食慾減少。夜難安眠。體力日衰。一切生活機能悉呈萎縮狀態。但若注意血液之滋補。身心之修養。亦可精神矍鑠。老而彌健。

人造自來血是最合理想之補血特效劑。含有生血及造血原素並益腦健胃等滋補成分。乃化學上最精純之有機化合物。最易吸收同化。故補力確實。奏效迅速。洵血虧衰弱者之唯一對症良藥。且內服劑香甜可口。飯後調服。味勝咖啡。

主治

神經衰弱　食慾不振　營養不良
貧血虧損　老年血虧　頭眩心悸
面黃肌瘦　病後虛弱　血虧各症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五洲大藥房出品



貴州鎮甯黃菓樹大瀑布

劉述康作

三四—三八五



重慶北碚風景

郎靜山作



南川道上

金佛山遊記

朱夏

五月十九日晨，摒擋行裝，並照常上課，午後入城，四時許渡大江，至龍門浩，登馬鞍山，宿貝克教授家，貝教授旬日前已曾至金佛山，此番復率吾等往舊地重遊，當可有詳細指導。晚餐於其家，與貝教授夫婦談金佛山情形甚詳，知山顛寒甚，幸所攜衣服甚多，當可無恐。入夜憑闌望重慶，隔江見燈火星羅，頗似海上孤島。

二十日黎明，即赴海棠溪車站，購票者擁擠不堪，幸得登車，七時半出發，路險車劣，不五里，機件已損，駛回修理，至十時始得成行。十二時至一品場，機件復告損壞，前途道路愈見崎嶇，不能前進，乃以電話告海棠溪，請另遣車來，因就村店進膳，無所得菜，以雞子十二枚炒飯而食，九人得以一飽。午後兩時，始得來車，繼續前進，山嶺高下，道路紆迴，往往上倚絕壁，下臨深谷，行車之難，可以想見，且所有車輛皆舊劣不堪，莫不為之惴惴有戒心。渡江至綦江縣，頗見繁盛，此後山路愈行愈高，兩傍深谷，達數百尺。五時許，始達南川，下榻通貨旅店。貝教授及孫鼐先生往訪縣長，接洽一切，縣長陳文藻，吳興人，高等考試錄取者，頗青年有為，其夫人為金陵大學畢業，操英語甚佳，聞提倡婦運亦頗力云，晚間陳縣長偕

一葛隊長來訪。出示省政府密令，知川湘路附近，禁止外人遊覽，貝教授以國籍關係，不得成行，是夜因電告李主任，請示辦法。

二十一日，是日因候李主任覆電，未能成行，旅舍無聊，因作紙牌戲，貝教授笑謂吾等曰，予歸，當可告人以率學生赴南川實習作紙牌戲一日而回，頗覺慘然，下午得復電，召貝教授返校，予等遂決以明日成行。

廿二日晨，送貝克登車後，適縣府所派衛兵六人及所雇挑夫三人，廚夫一人亦至，方擬成行，忽發覺所攜罐頭食品及皮尺一捲失竊，方囑店主追究時，貝教授忽喘息而至，謂車行至五公里外，機件損壞，因步行而歸。吾等送之至縣府後，卽出東門沿公路行二十五里，打尖於大舖子，此後卽入山路，崎嶇上下，循龍崖江行水流曲折清可見底遊魚可數。每十餘里，始得人家一二。屋宇多朽敝不堪。四十里許，抵石門，有村人七八家，是夜卽宿於是。滌足溪邊，頗以爲樂。聞主人言，前途頗不安靜，爲之有戒心。夜與王龍同宿小房中，板壁之旁，卽爲猪圈，有破窗臨路，衛兵放哨於外，深夜猶聞喝問口令聲，臭蟲復大且多，幸終日奔走，疲倦已極，不然，不能入夢也。川中此種村店隨處可見門前懸燈，多題（未晚先投宿。雞明早看天。）二語，亦或作（未晚先投二十八。雞明早看三十三。）者，夜夜燃松枝作燈，恍如置身數百年前也。石門四山環抱，中通小溪，入深山風怒號，殊有冷意。


金佛山山頂

廿三日曉。發石門，路入峽谷中，兩旁懸岩如削，中間小溪，曲徑盤迂，榛莽夾道，步履之艱，遠勝前日。山行半日，未見一人，峭壁之上，時睹山猿，聞人聲驚走，踏松枝作蔌蔌聲，溪流激大石，澎湃發巨響。二十里至頭道水，復循龍崖江支流行，往訪仙女洞，溪流曲折當道，時而在左，時而在右，踏巨石涉水而行者凡七八次仰睹絕壁，高插雲間，渴匊溪水而飲，清冽而甘。十里至仙女洞，洞在半山，攀援而上，洞口不大，石筍森列，其上則石柱低垂，如披瓔珞，有伏流自洞中出，洞內涼甚，惜以水深未能入。返循原路，至頭道水，涉龍崖江而過，仍行

深谷中七八里至龍骨溪，午餐於是村舍僅一家，有婦孺三四人，衣衿多無完者。所攜米將盡乃和以玉蜀黍飯後復行，仍在峽谷中。鳥道紆迴下盡深谷俯視溪流奔騰，巨石怒蹲，爲之凜然！路盡則有三四老木爲危橋駕溪上，人行其上，如履薄冰，如是者廿餘里，至大河壩，始見人烟，是夜宿村民劉姓家，房舍新建頗稱寬大，其家釀酒，因得酒釀飲之，不啻飲瓊漿也。以氣壓計測高度，僅得九百公尺，自山隙望金佛山猶在雲中，尚有一千數百公尺之路程，須待明日之努力焉。

廿四日，自大河壩至山巔，不過四十餘里，顧山勢險峻，行路之難，爲平生所未經。初發大河壩，已盡爲石級，將至半山，仰睹削壁直立千仞，幾疑無路可上，比峯迴路轉，始見石級凡千餘級，蹭蹬直上，我人行此，頂踵相接，攀援而上，數步一息，擧頭望山巔，頗有仰之彌高之慨。如是者三時，始登獅子口，絕壁旁立，小徑中通，俯視萬山，盡在足底，形勢之險，爲平生所未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非虛語也。至此疲極，不復能擧步，巖旁有小洞，憩息其中，涼爽殊甚，惟口渴已極，又無所得水，十里外始可得村舍，就膳，不得已復前行。山巔殊平坦，間有起伏，亦不過百餘尺，此時視之，不啻康莊大道已。至讓水壩進餐，村民僅兩家，以採藥爲生，山高而寒，惟種洋芋以爲糧，有以黨參求售者，詢其値殊廉，因購少些。又八里至金佛寺，僅三楹，無僧人，有居士二人主持其間，由此間遙望，可見貴州境內諸山，蓋此間已爲貴州高原之一大支脈矣。晚宿此間，自山行以來，不可得米，所攜者又將盡，幸猶有麵少許，煑以供餐，菜固不可得，即醬油亦罄，惟有和鹽而食，幾不可下咽，是夜山雨大作。

百尺危梯



廿五日晨起，雨猶不止，就寺內得黃豆數升，磨豆腐作饌，因得豆漿可飲，如嘗甘露。寺宇衰敝之至，正殿之上，猶供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之神位，蓋山深道阻，不知秦漢也。至午，雨少止，因復登程，不數

里，雨又大作，衣履盡濕，得一樵者，囑引路至鳳凰寺，凡二十里，僅一樵徑可通。行叢竹中，低枝拂面，不能仰首而行，路狹僅能容一足，雨後山水匯注，遂成小溪，泥濘已極。十餘里至一煤堆，直下十餘尺，泥濘沒足，深達尺餘，困苦已極，挑夫三人均抽大烟，至是不復能任重致遠，其一較老者失足而墜，竹枝戳下顎，成一小孔，血涔涔下，不忍卒睹，因責引路者代其任，繼續前行。是時雲氣迷漫，數尺之外，不能見物，同行者皆遙相呼應，道路時上時下，不知山外更有雲，雲外更有山也。雷聲大作，如在足下，竹樹因風怒號，慘怖之至。又十里至鳳凰寺，衣被盡濕，復寒甚，因圍火取暖，至夜被少乾，始得成睡，三人同榻，不能反側，臭蟲又大施攻擊，困甚苦甚，夜半聞山僧鳴鐘，不復知身在何世也。

廿六日雨猶不止，因留此一日，仍圍爐取暖，雲氣時從窗隙入，頗夭矯有致。聞山僧言，寺建僅二十年，顧已破損不堪，然每年六月，朝山進香者猶達千人之譜，山巔中秋後即降雪，至三月始解，故不知人間之有溽暑也。正殿供佛像三尊，中坐者為大士，其左三頭六臂者，云為山王，其右烏紗玉帶者，云為川主，殊覺不倫不類。是日黃洋芋為餐，味淡而澀，然猶為之盡數器。午後雨止雲散，始得見四週山色。

廿七日離鳳凰寺，八里至新梯子，由此下絕壁，直立數百尺，無所施斧鑿，因以松木作長梯，倚絕壁上，梯凡百數十級，為十餘長梯，以竹繩相連而成，已三年未修，人行其上，下視深淵，為之心悸，顧山民上下，敏捷如猿猴，不知其險也。蜀道之難，見諸前人篇什者屢屢，顧劍閣陰平，猶未能有如是之險，身歷其境，可謂不虛矣。是日共行山路一百里，薄暮抵南川，晚沽酒歡飲，盡醉而臥，夜半酒醒，復苦蚊蚋，偕陳正起坐，方啓戶欲出，忽有人破關而入，為之驚呼，後經捕獲，則一梁上君子。是夜聞主人榜賊聲，不能入睡，顧吾等所失物，仍未能歸趙也。

廿八日登車返渝，車中悶熱已甚，於綦江縣進餐，午後四時抵海棠溪，渡江返校，翌日以三小時書此，聊誌游蹤，固不足為游記也。

蓄狗有一定高度

美國麥賽邱賽斯州的波士頓城，有一條特別的法規，凡民家蓄養的狗，高度至多不得超過十英尺。警察時常要用尺來量你的狗，過了這限度都得處罰，還要把狗充公。（震譯）

中國旅行社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湖南省	地點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沅陵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北首竹園旅社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平彝特約招待所	小西門內平彝旅社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晃縣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東站興隆街西南旅社
*黃平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獨山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毗連協安旅社
*安南招待所	省汽車站內盤江旅社
四川省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重慶招待所	臨江門橫街三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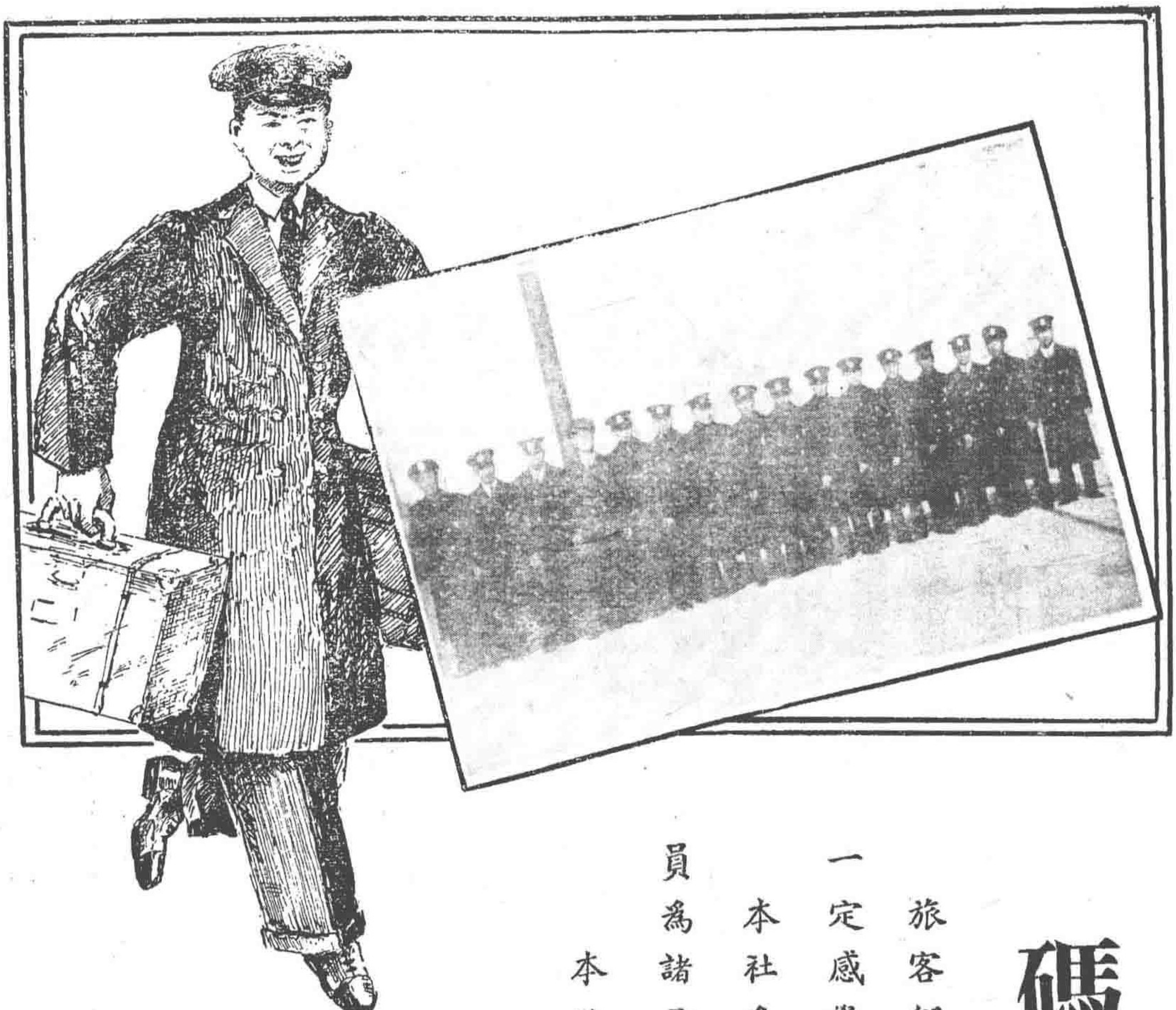
陝西省	地點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尚仁路口
††華清池招待所	臨潼南門外
**寶鷄招待所	正在籌設中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寧羌招待所	正在籌設中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紫金城街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河北省	
北平招待所	前門西交民巷
江西省	
洪都招待所	南昌王陽明路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中山路六八號

*交通部西南公路局委辦

†貴州省政府委辦

††陝西省政府委辦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碼頭！車站！

旅客們到了碼頭或車站的時候，一定感覺到紛亂麻煩。本社為旅客設想，特派大批招待員為諸君服務。

本社招待員的特點：

手續熟練　服務週到
忠實可靠　誠懇耐勞
不憚煩瑣　答復詳明

旅客如需本社招待員代為服務請認明制服帽徽一呼即至

中國旅行社啓

貴州鎮甯三大名勝遊記

劉述康

鎮甯縣在黔滇線上，有著名黃菓樹瀑布火牛硐及雙明洞諸名勝，雙明洞在貴州風景名勝地誌上，已有所載，惟火牛硐尙付缺如，而該硐天然結搆之奇巧，累聞遊後人云實比江蘇宜興善卷庚桑二洞有過之而無不及，至黃菓樹瀑布之雄偉壯麗，余心懷神往者久矣。

余乃決定作鎮甯縣之大名勝探遊。

去歲六月十五日晨，輕裝布履，攜有一水瓶，一電筒，一竹杖，一汽燈，一日記本及急救藥品數種，同行者止俞啓忠兄。六時起身，七時往車站，九時許車始離筑西行，十二時在安順午餐，午後一時抵鎮甯車站。時因鋼板折斷，修理費時，乃放棄趕往黃瀑樹鎮之計劃，先作火牛硐之遊。且余亦極願下車也；蓋此次余等所乘車爲舊客車，嗚嗚行，笨如牛，帶跳帶跑，約走十公里，即須飮水或告暫時休息，此種現象，現雖改良，惟半年前，則屬普通情形耳！旅行西南者，久之自覺泰然，惟有一事使余感覺痛苦者，即隔座老者，無力支抗車之彈性，每跳至余身上，移去復來，余雖溫和服務，實不勝其煩苦耳。更促余下車之決心。

當訪晤該站歐站長，蒙代僱一鄉民爲嚮導，從遊者二三人。挈汽燈行，離站沿公路，約百餘步，即距貴陽一百二十五公里處，折入田塍，趨青龍山左村屋，繞山脚，穿林墓，矚目而望，水田一片，夾流山間，向右，沿碎石鄉路上行，遠視右山半腰有一洞，左壁上有「火牛硐」三字，係用白粉書者，字跡猶新。由山脚至硐口，有泥坡，因是日微雨，較難行。硐口甚小，無奇特處，亦無廟屋爲之添飾，蓋此硐尙在原始時期也。硐口有石塊三五，雜亂橫陳，可資憩坐。將汽燈燃上，由鄉民在前行路，入硐時，忽有水滴入頸間，怪覺心驚，近硐口處石乳下垂，有及地者，有將下滴者，墊將下壓。硐外光線可內映，惟行十餘步，即須燈光照行，地面泥溼，舉步頗滑，仰望上空，忽現高聳石乳，俯懸零絡垂落，兩壁石峯磊砢相扶，路廣可六七人並行，間有石筍佇立，既靜且幽，爲之冷然。數十步至鬼門關，巨乳紛紛落地，屛阻去路，祇有兩縫可通，窄可容身，右縫似經人工開鑿者，躬身而入，燈光照石乳上，陰森慘白，手撫觸時，潤溼有寒氣，余不禁愕然。五六步出，忽又宏敞，更聳高。向右行，有一石乳迎面垂，班塊如山芋皮，間有黃黑色絲紋，如獸毛，視之如怪獸皮，曰「駭怕石，」石後有洞，高斜不能登，頗

似舊時出水洞口而今疑因者，返向左，怪壁夾道，白刃插空，此時燈光益視爲生命線矣！路平，且廣，且乾，可並行三四輛汽車。前行，旁有叉路，進內數步左壁上書有「銀硐」兩字，舉燈遠照，神幻不測，余仍循大路行。此間如神斧開鑿，極形宏偉，迎面有一石門如砌，面壁上有「烏龍」二字在昔可從右通至另一洞口，惜已閉塞，原因不詳。從左則至觀音山，卽硐內最奇勝處也。異常高廣，此中景物皆石乳溶成，巧若縷畫，然此種奇幻巧妙，實非人力巧匠所能爲力也。中有石柱，嵌空削立，可兩人抱，高約百餘尺，上下粗細相同，拔地而起，頂蓋而立，如圓球之軸，名曰「頂天柱。」從左可登觀音山，從右可下滑油山至大灘。觀音山下地面石塊，如驚濤湧起，頗似棉花，鄉民因之曰「石棉花；」又似蓮花萬朵，可曰「蓮花池。」水聲潺潺，從亂石中滾流而下，故舉步穩愼，以防滑跌。仰望頂蓋，如萬片飛雲，從天而下，乃扶杖踏蓮趨登觀音山，此段石路，異常光滑，距「頂天柱」不遠，有石如泉底孔竅中所急湧出之水，亦如花綻，以平撫之，光潤如玉，至美至莊。跨過縱橫石筍，見有一塔，直徑不過數寸，而高約二丈，層疊如經彫琢，若用力一擊，似可擊落者，可曰「觀音杖。」再上有石如人立，曰「觀音，」實一無首觀音耳。再上向右曰「觀音台，」在台上縱目四望，怪石環踞，懸幔流蘇，如宇宙之靈異，悉集伏於四週，靜聽宣講佛法矣。向左有自幔直垂，叩之鏗然若鐘鼓聲，曰「石鼓，」高闊六七丈。幔後有路可通，所通石路，回，下山，再由滑油山下，如置身巨揆滿中，頂上由兩片大石參差疊蓋，交縫處中有一硐，電筒光不能達其深處，據云：「昔有鄉民在山上放牛，從此硐落下跌死，後用土塡塞，此硐究通至山頂何處，則不得而知。」再前行，有一縫斜面裂，通至大灘。大灘卽深潭，若一鍋橫阻去路，出暗隱深，莫可底極。用電筒隔灘遠照，亦難見對岸，高亦數百尺，天成圓窪。四週奇獸羅列，怪詭萬狀，膽爲之破。近大灘邊有一石棉花，遠視之，若一僧孤坐靜修。稍攀高可見右壁上白纓絡如帷絲，絲絲清晰，垂落有致，其天然之巧，可嘆觀止，曰「龍座。」遊者至此，可對空作長嘯，如千萬鬼魅相呼應，歷久始音遙漸沒。過大灘，尚有二灘，二灘冬季水淺時可至，二灘以後，則不知其深極，或曰卽山後之水硐也。因大灘水大，不能越，止於是，仍循原路出，過鬼門關後，忽見硐外光綫內射，至爲明烈，疑已天朗，及至出硐，始知天氣仍陰也。在硐內行計約二公里，爲時一時許，顧視兩足，已灌滿泥水矣。滅燈稍憩，相偕下坡，山雨霏霏，迎面拂來，小路泥軟，濡足依留，稻田水色清碧可掬，野草漫漫，更覺秀麗，遠近諸山，雨中迷藏，與硐中幽奇之境，迥然不同。余等見天色未晚，乘遊興甚濃，再往觀音洞，路程約二公里，經車站，過中山林場至公路岔口處，岔右有一碑，題「雙明洞，」由岔口至硐口之路，可行汽車，約半公里，該路須加修理，一因坡度甚大，二汽車開

近洞口，無回旋餘地。雙明洞一名觀音洞，又名紫雲洞，一名太極洞，以其上圓下方也。洞在山之曲凹處，經一石門，門上有「一洞天」等字，進門有兩神像拱衛，回顧門上又有「勝境」二字，行數步，石削壁上，刻楊森所題之「宇宙奇跡」四大字，再進一門則入洞身矣。洞口甚高廣，高可數百尺，故洞內光綫甚足，石廊迴欄，經達內硐，外洞左旁有觀音像，右有一亭，可覽崖內流水，亭上壁間有光緒年題之大草字「異境天開」觀音像旁有一洞，可達山後公路，洞頂有一乳下滴，狀一童子懸掛半空，折腰向觀音下拜，兩壁參差間，置有十八羅漢，惜非借天然壁形鑿成者。遠望內洞，一面懸崖，一面簾幕屏垂，拾石級上，洞頂高圓，地面均用石板鋪平，南壁有獅象鐘鼓等形，旁處又支出一洞門，下臨陡壁，洞內置有石椅石桌，供人休息，此洞修築皆楊森捐資所建也。半日車馳，半日步行，晚色又起，歸至鎮甯車站對面之商益旅館休息，該小客棧鋪位已告客滿，乃又至城內外想尋一安宿地，無一是處，不得已仍歸商益旅館，願將凳椅拚湊爲床，擬度一夜，迨至晚間，蒼蠅環舞，仍不斷息，且添蚊虫，東撲西刺，苦難應付，且如此度夜。易於受寒，乃與俞兄議，喬遷入路中空客車內，並租被兩條，一墊一蓋，並頭而臥，熟知疲眼未合，而跳蚤之攻擊令已下矣，且此百味被鼻官亦不肯安享，不得已跳起，一夜闔眼枯坐，坐至天明。

次晨仍雨，雨勢且大，然爲早日趕回貴陽，決定不問風雨如何，再作黃菓樹瀑布之遊，當即僱得自安順來之黃包車二輛前往，路程單程計十五公里，皆沿公路行。並在車站借到苗笠兩頂，以爲雨具。車行至山坡陡落處，均下車步行推挽，余且助車夫拉車數次，以分其勞，車夫感向余曰：「若向汝之大官，余則從未之見也！」余則懼彼於此深山野谷中，拔刃相見。故余暗中注意車夫行動甚嚴，並使彼知所感動，沿路風景佳處甚多，雨中山色，頗有詩意，余坐車中，常速寫之，然每一畫面寫成，紙面已被點溼遍矣。沿途天氣或陰或雨，雨有時狂落，惟近白虹橋時，雨止，且有轉晴之象。

黃菓樹瀑布有三折，余沿公路均見到。幸逢落雨後，雨勢甚大。第一折離白虹橋約半里，近橋又一小折，穿橋直奔第三折。第一折高約六七丈，兩山相夾，中如氣燈之玻璃尖罩，兩旁白綵披懸，聲氣俱壯。第二折翻騰噴滾，另具雄偉開展之態，車行白虹橋向西顧，白霧起處，即第三折，過黃菓樹鎮，至距貴陽一百四十二公里處，可見其全豹矣。該處昔有觀瀑亭，今已頹圮，僅存其舊址耳。聞交通部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擬將餐站由安順遷至該處，便旅客於進膳之餘，得飽覽此西南惟一之著名風景，此誠一發揚名勝一良好辦法也。第三折係由平地折落，高約廿丈，寬約八九丈，人之普通所謂黃菓樹瀑布者，即專指此一折而言也。水流從上傾倒下注，聲驚於天，擊

水成霧，可及對岸，瀑布雖一片落下，然因其水之厚薄，可分六條，三分劈絮翻棉。三如珠盤晶罩互相參間聯貫絡繹，怒落狂湧，直射潭底，而犀牛潭水，輕紋漾綠，寂然不動，動靜之勢，上下極殊，可想見潭之深度也。聞鄉人云：「瀑布後尚有水簾洞，水淺時可見之。昔土人曾避亂於此洞內。」余曾數遊其地，均未深切注意，而遊者知之亦甚鮮也。

當晚仍回宿鎮甯，翌日返筑，計費時三日，此遊雖甚疲苦，然無形之所得實足以彌補之。余今補記時，精神上猶感無限之愉快也。







西南旅行日記

蔣梅笙

九月廿一日，在上海踏上了芝沙力郵船，開始度着航海生活，走了四天的海路，於廿五日午前十一時，到了香港，因等外國醫生來檢驗身體，停在海口兩小時。

到了登岸時候，同行華君本豫先寫信給他的庶祖母等，派人到輪埠迎接的，不幸尙未靠岸，各旅館接客者，紛紛入艙，兜攬搬運，華君一箇意㮟，許他搬動，從艙裏搬上甲板，方才開講價錢，要半元一件，免檢查費在外，（其實並不檢查）正在磋商不定時，華君忽然望見了接他的人，當時便不要先前的人搬；而他們竟說：『既不要我們搬上岸，非給我們三毛一件不可。』華君給以每件一毛，不肯接受，而其他一班苦工四面圍攏，各要搶搬，其勢不了。幸虧華君的朋友江幹廷君，找着相熟的中國旅行社接客者，又找了外國巡警來彈壓，才算了事，行路之難，可想見了。

廿六日，星期一，晴涼，早晨七點多鐘，華君來了，一同出外，喫了些點心，就到中國旅行社去訪華君的舊友現任社長潘君恩霖，年紀不過卅上下，精明幹練之色，溢於眉宇，承潘君另約幾位朋友一同赴勝斯粤菜館，這一席粤菜，都是點的美味，眞是旣旨且多！喫完後，散坐閒談，潘君述說他擴展社務的計畫：從前在南京南昌西安三處所設的大旅社，很貴族化，耗去資本不少，現在都無法營業。所以改變方針，專在西南各公路上小城小鎭，建設招待所，內容不求精美，但求清潔，已經辦有成效，將來還打算積極增設。又談及旅舍的內部，雖小而至於一箇電燈機關，一箇廁所便桶，都有種種研究，力求旅客的便利。他的才大心細，可想而知。我傾聽之下，說：『社務得先生這樣精心擘劃，貴社前途的光明，無待占卜了！』這話是出於至誠，並非當面諛頌。過了十點鐘，才分別回寓。

廿七日，星期二，晴熱，早八點鐘，獨自出去到郵政局，寄了兩封信，喫了一些點心，就回到旅館，算淸房錢，出來趁一路汽車，到了跑馬地，找到山村道，搬到了丁家居住。到了六點多鐘，赴丁君的約，進了大同酒家，幾箇女招待，頗覺漂亮，比上海要勝過多多！一會兒，華君丁君先後來到。主人用平素的經驗，點了五樣粤菜，形色旣漂亮，滋味又鮮美，不但我覺得生平所未嘗，就是遊歷中外的華君，也有同樣的感覺，實在滿意極了！華君戲說：「今日之會，名山美人旨酒嘉殽，四美畢具。」的確是事實！餐畢，華君分道，我同丁君回家。洗澡後，把報紙上詩稿錄上日記簿，就安睡了。

廿八日，星期三，晴熱。午前天鬱悶無風，午

後果雨，遂未出去。香港與九龍，南北對峙。山形環抱中成海灣，如大圓鏡。香港爲繁盛市廛，九龍則住宅區爲多，市民終日往來不絕。擺渡的輪船，有四五艘，分段渡客。船的制度，近乎正方。中分兩層，等於樓屋。明窗四拓，清風滿座，可說徧中國的渡船，沒有像這樣華美壯觀的了。尤其是朝晚霧光返照，彩色繽紛，眞是絕妙一幅名人畫稿。到了極晚，山上電火明豔千點，好像繁星麗天一樣。這些勝景，都是在渡輪上觀察所得的。

在此地還有一樁特殊情形，就是道路之上沒有塵埃。若在別處，走了一里半里，皮鞋上就漸漸地白色化，獨此地不然，這也是香港的特優點。至於缺點呢，這裏通用的港幣，與法幣比較，常在十與十七八之間，本來生活已經比上海高昂，再加幣制交換的損失，殊有香港居大不易之歎了！

卅日，星期五，先雨後晴熱，午前十一點，到旅行社，會見潘君，交給他港幣十二元，託買去梧州的船票。午間同壽宇，一同進餐，菜殽雖不過五六色，而味都可口。餐畢出來，又同到中華百貨商場去，巡視一周，後後道別。宣閑並堅約明天午餐。

重到旅行社，取了船票，就渡海去訪華君，會到一位擅吟詠的胡女士和一位羅君，坐談片刻，大家興辭，我就買渡過海，一看時鐘，已過六點，就在杏花園小食後，才回丁家。

十月一日，星期六，晴熱。嚮午，壽宇來。飯畢，攝了幾張紀念片。壽宇邀我遊淺水灣，我久聞此名，欣然允諾。便暫時分路，到旅行社包運行李，又在市上兌換了幾張港幣，和廣東毫幣。將近兩點鐘，重到壽宇辦公室，有一位尹姓朋友一同前去。三人在淺水旅館門前，上了牠自備的公用汽車，每人來回車票七毫半，就飛駛而去。灣與港市的距離，約在二十里上下，沿着山坡鑿成道路，蜿蜒曲折，宛如蛇形，路面全用柏油石子砌成，極其光潔，絕無灰塵飛起。車行約二十分鐘，到了目的地。見圓圓一箇海灣，水色淺碧，四周山巒，有遠有近，或連或斷，團團地拱護着。這天天色陰晴，風微浪細，然而岸邊沙際，在一分鐘中，定期性的浪花，衝激起來幾次，發出轟隆的大響。這可見海水的力量，還非河流湖沼可比了。這天雖是土曜，游泳者却不多。壽宇把我安頓在茶樓之上，便同着尹君換衣入水去了。我獨自憑闌觀望，見遊客中西各半，也有認眞練泳的，也有潑水相戲的。獨有一雙男女，在海灘沙上，手掘了一箇坑，兩人埋坐在當中，情話綿綿，歷久不倦，這眞可說是嗜好殊俗了。茶樓的後面，有箇大院子，栽着各種花木，嫣紅姹紫，映在參差綠樓之中，美麗等於圖畫。而再上一層淺水飯店的平臺上，也是一樣的風景。其時天色薄暮，不可久留，便和壽宇趁車回市。（尹君已先回去）喫了幾味西菜，更珍重分手。夜裏，寫了一首長詩。

二日，星期日。夜裏下着大雨，清早未止，到

三四—四〇〇

了九點多鐘，丁君邀赴南華體育會的游泳場去。場在筲箕灣，電車直達門前。海灣面積，與淺水彷彿，四面也有山巒，不過少些秀潤之氣。灣的北面，建築起列屋及長廊，以爲能泳者換衣，及觀泳者品茶之所。由長廊的前面，用竹木之類，搭成幾座碼頭，直伸入灣中，把沿岸的水，劃分爲三箇場地。碼頭的左右，都有兩三具扶梯，以便游泳者升降，設計者很有匠心。事有湊巧，名震一時的女游泳家楊秀瓊，恰在這時出現，其人肌豐體健，綽有玉環風致。所美中不足的，似乎高度還少七八分光景，那天游泳，不過小試其技，已覺得靈敏非凡，當然盛名也不是倖獲的。丁君入水二次，時間已到正午。便一同趁車回家。綜合幾天來在港耳目所接觸的，寫成絕句六首，題爲香島雜詠：

方舟安穩渡中流，祗合名爲有脚樓。四拓明窗收勝景，萬燈照夜似星稠。

南國佳人豔冶多，花輸紅頰柳輸蛾。江東客子柔腸亂，不待聞歌喚奈何！

高跟革履鏤花幫，盡廢鴉頭錦襪長。天遣香街塵不起，儘教緻緻玉生光。

酒樓款客選佳人，玉貌花容勝滬濱。愧乏腰纏十萬貫，金龍（酒肆之名，女招待最美。）曾未識眞眞！

鴛鴦本合水中棲，假語沙灘忘日西。豈厭同衾羨同穴，先從此處認端倪！

名聞四海美人魚，有幸今朝識面初，泳術精能身健美，其頎略欠碩人如！

三日，星期一，清晨起身，盥洗才完，旅行社已來搬行李了。將近七時，喫過稀飯就謝別丁君，趁電車到了上環船埠。行李也早到了，但是不能下船，要等關上來檢查。結果費了兩元港幣，才算免得麻煩。此次所坐的船，叫做大興。頭等艙每間兩舖，我和華君各占其一。旁邊還有個小榻，可以坐憩。外面餐廳，寬敞清潔，衛生廁所，相隔不遠。食品隨意點用，味都適口，不過價值貴些。比較前次的滬港船，是舒服多了。起碇後，東北風加緊，吹下一天大雨來。據港市人說：『今秋亢旱，望雨甚般。』那麼此雨可稱爲時雨，而且等到我離港登舟後才下，而不下在前兩天，我眞感謝上帝的優厚我了！船進了西江口後，一路平疇綠野，映着遠遠的青山，大有江南風景，不覺怡然自樂！七點鐘，到了江口關，船停了五個鐘頭，直到十二點，才重新起碇。得小詩一首，題爲西江夜行

機輪疾駛水潺潺，月黑雲陰不見山。安得燭龍來照夜，拌教不睡看蒼顏。

四日，星期二，午前似有暗意，午後，雨又大起來了。早上七點鐘，就到了三水，這一停就直停到下午三時才開。在這八箇鐘頭中的確時時有客僱了划船渡上來。我不懂輪船公司，爲什麼不規定一箇時間，上下客貨，而要虛耗掉這許多的時間？從三水西進，兩岸山巔，漸多漸大，與江南景象，判然不同了。

五日，星期三，晴熱。清晨六點鐘，梧州到了。

上岸，投進西亞大酒店，（是新建築的四層樓，在此地要算首屈一指的大旅館。）看定了三〇八號房間，是雙鋪的，每天租費桂幣四元，（每桂幣兩元，當法幣一元，下文同。）上午九時，點了四色菜，喫午飯。（桂人每天兩餐，九時及四時。）飯後，華君到旅行社去買了去柳州的電船票，每客頭等艙桂幣十二元八毛，說是當天午後七點鐘開。

梧州雖是廣西東方一個重要門戶，市容並不怎樣繁盛。沿河一帶，路政不修，簡直和江南的鄉鎮相彷彿，這天的氣候，又來得酷熱，我在旅館裏悶坐了十個鐘頭，沒有走出去。到了五點鐘，我們就算淸了房飯錢，下船去了。這船名叫柏林，說是梧柳線上最好的電船，其實不過形式上裝潢得美觀些，內容並不怎樣淸潔。（上有蜘蛛，下有螞蟻之類，）而且聞知今天並不開，要等到明天再定時刻。於是晚飯也成了問題。我同華君重上岸去，要想找一家小館子，喫些東西，竟找不着，沒法，仍舊到西亞去喫了一頓晚飯。

船既不開，天又炎熱，晚上受蚊子的欺侮，一夜沒好睡。

六日，星期四，晴熱，天才亮，就起身，用夾着泥沙的河水洗了個臉，早點沒有得喫，祇喫了華君幾片餅乾，聽說船因上貨，要到下午七點才開。全船乘客，都不覺納悶。這天的酷熱，大約總在九十度以上，船又停着不開，眞難受極了！到了晚上八點鐘，才算起碇。開不多時，關上來檢查行李，這樣經過兩次檢查，時間已到十一點，才算正式開行。

七日，星期五，上午晴熱，下午陣雨轉涼。今日走了一天，所看見的，祇是滾滾濁流，靑靑野岸而已。午後七時，到平南，就停泊了。船上飯食，每頓每客，桂幣七毛，雖然雞魚肉蛋，都有得喫，不過味是沒有的，全船之中，祇有頭等餐廳有一張長方餐桌，喫飯要分批開。平時，船上的職員茶役，和客人雜坐，盥器茶杯，也都混用，沒有秩敍極了！

八日，星期六，時晴時雨。今天上午所走，都是平凡的江岸，正午，到了桂平，增加客貨。午後二時，起碇進行，此後所經，都是連山疊峯，夾着江流，山上有土有石，除石骨裸露，不生草木外，其餘也一樣靑葱可愛。惟有山脚沿江處，都是一層層堆疊的石塊，橫紋顯豁，好像米粉做成的糕餅，堆垛起來一樣。有時不作平勢，而成傾斜，好像江流也隨着牠成了斜勢。有時散亂在江中，或像馬牛，或像螺蚌，濤頭到此，或陷成深渦，或激起雪花，幾乎滿江亂攪。電輪之力，僅能緩緩通過，人力航行的困難，可想而知。華君極贊風景之佳，我覺得形勢太險惡，究不及湖山明秀的故鄉為美，有五古一首，描寫牠的奇處。題是桂平道中：

山以石為骨，石以土為皮，有皮則有毛，
草樹靑離披。唯有緣江石，裸露無苔衣，
橫理劃然長，層疊頗整齊，宛如餅與餻，
垛積待價時。有時非正平，左右昂或低，

散入波中者，纍纍如置碁，或螺蚌孤立，
或牛馬並馳。洪濤一相遇，鬱怒無不爲，
陷者成渦漩，跳者作雪飛。機輪勉與敵，
篙艣安可施？其上多峯巒，狀態無弗奇，
或崇如巨廈，或矗若蘭芝，體勢信俶詭，
行旅殊艱危。安得揮神斧，一例剗削之，
水陸盡坦蕩，乾坤皆清夷。

這夜，船停泊在一座荒山之下，正是中秋之夜，皓月橫空，展轉不能成寢，得了絕句一首，題爲，中秋舟夜：

平生六十七中秋，此夜荒江繫客舟，四
海家家團聚少，不須對月動離愁！

九日，星期日，晴熱。走了一天，午後五時半，到了石龍鎮。一路上所見的山，奇形異狀的不少，祗是配着黃水，總覺不快。直到將近石龍，水忽然變清，不覺眼目一亮。

十日，星期一，晴熱。早上五點鐘，從石龍開行，午後三點鐘，到了運江。爲客貨上下，停了約兩箇鐘頭。夜裏七時，到江口過夜。

十一日，星期二，晴熱，五點鐘開船，下午六時，將到柳州了，誰知船又停下來，把拖船上的貨，仍舊搬入本船。（想必前兩天爲水淺的原故。所以分些在拖船上，現在又搬回來）因此又擔擱了一箇鐘頭。七點過後，才到達柳州。還要經過警察局嚴密的檢查，又擔擱了兩箇鐘頭。九點過了，才投宿到了民生旅舍。

這次在電船上，足足住了六天，飲食的無味，天氣的酷熱，是平生少遇到的困苦。身體居然無恙，總算僥天之幸！這民生旅舍，我和華君住的一間房，要國幣二元一天，還祗有一床一木榻，一切設備的簡陋，都不成現代化，（尤其廁所是石板毛坑，男女不分，）而價格則已等於京滬了。

十二日，星期三，晴熱，在九時光景，和華君步出旅舍，尋到一家小飯館，喫了午飯，雖不能說好，總比船上勝些。喫完回寓，路上忽然遇見孫佩蒼君，是從桂林來，候車去渝的。午後二時旅行社招待員趙君，替我們買了車票送來，每張國幣七元八毛七，

晚飯，我們打算喫得略豐一點，以補幾天的枯淡。便渡江到一家高大菜館新柳江者，去喫了一頓飯。化了國幣兩元多，但總不及京滬的滋味好。飯後，又同去樂羣社，訪佩蒼，並認識了張大千君，略問問到桂的情形，就作別回旅舍。

十三日，星期四，早微雨，頗涼，午後晴熱，四點多些，就到了車站，我的行李太重，磅得多了一百斤，出了桂幣九元四毛四，眞可嚇人！上車後，等了好久，到六點多才開行。起先涼風習習，很覺舒適。八點鐘，停在鹿寨鎮，喫早飯，小飯館裏配好了的兩菜一湯，價桂幣半元，儘可喫得。喫完後又開天色放晴，炎熱又甚。午後三時，達到了桂林南門外。行李雖受檢查，也不過粗略一看就完了，僱了兩箇挑子，（每箇桂幣六毛）兩輛黃包車（每輛五毛，）一直行到中山公園美術學院，承駐院

幹事張安治君殷勤招待。知道院中一切生活，都爲節約助戰之故，竭力刻苦，連飯食都不自做，每頓赴小飯館去喫。他深恐我過不慣，所以表示歉意，殊不知我的生活早已養成極簡單了。（自從梧州上船，就改依每天兩餐的習慣。）當夜，就在院中宿歇。學院房屋，在遠山近樹環繞之中，自然格外涼爽。就是蚊子還不少，常常被牠喚醒了。

桂林一向以山水著名，其實山都是些頑石，草木不生，平原極少，農田瘠薄，人民的貧苦，就是這箇原因。因此寫了一首七古，叫桂林山水歌：

桂林山水甲天下，昔聞斯語甚驚訝，安得機會一游觀，庶效子虛向客咤。而今汗漫來南州，未至一舍開詩眸，紛如園圃筍茁土，矗若麋鹿茸生頭。正敧肥瘠各異態，化工自造非彫鎪，緣江繞郭固無算，城市時亦崇陵邱。此誠俶詭非易致，抑吾欲責賢者備：天生土地靳養民，頑石不毛詎有利！上古嶺海本窮邊，多石少人無足異，今則生齒日蕃滋，遐陬絕島罔遺棄。而況戎馬馳東方，西南議闢無盡藏，勿論耕稼或輸運，皆喜平野憎山岡。桂林之水清如許，可利航行長禾黍，山兮山兮焉用汝，占我良田路梗阻。夸娥二子力最雄，曷不盡投南海中。周原膴膴物產豐，樂哉桂土工商農！

十四日，星期五，陰晴，北風微涼。午前，張君陪我們出東門去遊玩，過了很長的一座浮渡，再行了二里路光景，過了一道長石橋，名叫花橋。據說這橋是從前桂王時代宮人把花粉錢節省下來造成的，故有此名。橋的構造，也很特別。頂上是平的，下面分九箇環洞，五箇在陸地，四箇在水中，（春夏水漲時，或許都有水吧！）過橋後不多路，就上了月牙山。山腰一所寺院，正殿橫額，題着叢桂樓三字。牠的屋宇，全是因着山洞砌成，很有些像南京的三台洞形勢。牠的前面，更造一座樓廳，上面題着倚虹樓橫額，專供遊客茗憩之用。樓前綠樹參差，映着一塘清水；右邊高峯迴抱，不能望遠。左邊則空闊無垠，山林屋舍，歷歷可數。我們休憩了一會，就離了此寺，左轉灣到了龍隱巖，上面全是縱橫巖石，下闢一洞，高有丈餘，前後雖通，而中作一曲，全洞的深度，大約三四十步光景。仰望洞頂，在凹凸不平之中，有一條更深陷的路，蜿蜒屈曲，幾乎與全洞的深度相等。很像曾經有一條龍，嵌在此處的樣子。這大概就是得名的緣故。洞中磨崖刻字很多，從宋到清季都有。而後洞外面一塊平蠻三將題名碑，（狄青爲首）字比顏家廟略大，清勁可喜。而且筆畫完整無缺，可惜行色忽忽，不能購得拓本！再望左轉，到了寺院，也是築在巖洞中，神龕旁邊，有一方元祐黨籍碑，摩拓得多，已經糢糊難辨了。遊到此時已近午，便一同下山，回到街市，在一家金龍酒家，張君爲我們設宴，既醉既飽，同回學院。午後，爲要求省政府代定

車位，發給護照去照了兩張小相片，約定後天去取。

十五日，星期六，晴涼，寫了致清和碧兒兩封信付郵，其餘的光陰就是錄了一分最近詩稿，豫備寄給朋友。

十六日，星期日，陰涼，昨晚和華張二君談到入川之事，忽然想到我帶的笨重衣箱，此次從柳至桂，不過二四二公里，尚且加了五元光景，以後除由桂回柳照加外，還有由柳至貴陽是六三二公里，及貴陽至渝，四八八公里，不知要加若干，這怎麼負擔得起呢？因決定去找此地的旅行社。問問情形看。今晨八時，我就訪到了義學巷九號，果然有旅行社分社。我檢出潘經社長的介紹片，要見此地的經理蔡墨屏君，當有一位少年來接待，操着滬語說：「蔡先生不大舒服，沒有來社，」問我來意，我就告訴了他帶行李的困難，問他：「能不能包運？」答稱：「因爲公路車輛缺乏，不能運。」又談到行李運費章程，據他估計像我的加重百斤，運費就要五十多元，不但眼前籌措不容易，就是有錢也似乎太不合算，所以決定把衣箱留桂，祇挑幾件急需的帶去，其餘只好慢慢碰機會了。午後，張君又陪我們去遊七星巖，此是步行過了浮渡花橋，左轉灣從普陀山上去，進了前洞，洞門口有專做嚮導的僱工，執着火炬在前引路，並且一處處說明各種勝迹，可惜一口湖南土話，聽不很清。再加上神話太多，不很符合。概括起來，有仙佛像，有獅虎龍鳳龜魚等動物，有蓮花蓮房龍眼荔支佛手樹等果品，有魚網袈裟等用具，都是巖石所結成。有的很明顯，也有依稀彷彿的。直走了半箇鐘頭，才從後洞出來。據張君說：「行盡全洞，或升或降的石級，共有一百七十餘級。」牠的廣大可見了。洞中所經過的地方，有時高敞，有時低窄，也有一邊窪下，緣潭澗樣的出洞後，審察這座山的外形，是迴環成半圓狀，洞就是隨着山勢一路兜轉的；所以進口和出口，同是向西，總之這樣寬廣曲折的巖洞，不能不說是桂林的一箇奇蹟！描寫這幾天遊覽所經得了五古六首，總標題是桂林東郊山水紀遊。

十七日，星期一，晴涼，華君的六姨母，招宴於東方酒樓。又因爲趁車近便之故，這天下午，搬到華府上去住。七點鐘時，正在喫晚飯，忽然空襲警報來了，只得停食熄燈，默坐靜聽，空中機聲軋軋，並有高射機槍射擊之聲。其時天黑無月，我很疑怪敵機怎會冒失前來？後來聽人說是國軍演習防空。這話頗近情理，到了九時，警報解除，才重新喫飯。飯後團坐閒談，我並唱了幾支崑曲，以助清興。

十八日，星期二，晴涼，午前三時，華君就起身了。我也就隨着起來，梳洗後，喫了一碗鹹泡飯，五點鐘出城，到了汽車站。這次的行李，因爲衣箱改了包裹，他們竟免了過磅。上車後，將近六點半開行。這輛車大概很舊，一路上輪子壞了三次。每一次停着修理，總在一

點至一點半左右，因此本來三點鐘可以到柳的直遲至九點才到。各大旅館都告客滿，只好住了一家小客棧，叫天然的。

十九日，星期三，晴和，清晨與華君及他朋友張君渡江，至柳侯公園，大概就是羅池廟古蹟。內中花木茂盛，池亭位置，都楚楚可觀，比較桂林公園，優勝多多！我們在亭上品茗清談，亭前芙蓉盛開，亭左芭蕉結實甚蕃；時有美麗蝴蝶，翩翩飛過，不覺心靜意怡，忘了風塵勞頓！午後四時，同赴柳州車站買票，站長說：「一天要留四箇位子，實在難，只能先去兩位，那兩位後天再去，好嗎？」我們祇好答應。並且讓張君帶着一箇傭婦先去，我們決等後天去。

二十日，星期四，晴和，九點鐘，渡過河北，進公園去喝茶。將近午時，出園到一家經濟飯店，喫了飯，過渡回旅舍休息。午後四時，買到了重慶聯票，費四十一元二毛。隨卽把行李搬到車站，過磅，儘管衣服祇帶一包，尚且加了十一元零。

廿一日，星期五，晴和，五時到車站，等了好久，將近八時才開。這車是交通部西南公路局所有，比桂省的略高敞些，就是五箇人坐一列，擠得動都不能動。又公路新築，未能堅凝，灰沙之感，不堪言喻。午前十一時，行了一百二十公里到慶遠，停車喫飯，午後，在宜山公園處擺渡，碼頭坍陷，一輛汽車，頭沒水中，不容易拖起。擔擱了點把鐘，才另用渡船將後來者渡過先行。三時半，到了河池縣，投進旅行社的招待所住宿。一車的人，無論頭面衣服，都是泥沙。洗臉的水，等於黃泥漿水。生長江浙的人，不到西南來，那裏知道這種景況呢？

廿二日，星期六，晴和，早上六時起身，喫了稀飯，就上車。將近八時開行，十一時，到了六寨鎮，廣西的邊界，再向西三里，就入貴州界了。喫了午飯，（還是桂幣五毛，）重又開車。路的高低不平，石子的亂堆不掃，更甚於前。午後二點半，到了獨山，投入協安旅社的樓上特別房間，也是旅行社所辦。內設三鋪，我們二人各占一鋪，再加入了同車的一位陳姓，每人租費，不過國幣半元。前臨街道，并有一區露天市場，土產物品略備。我們巡視一周，人很擁擠，路又犖确難行，感不到什麼興趣。

廿三日，星期日，陰涼，早上將近八時開車，十一時到了馬場坪，喫過飯，又開行，將近五時，才到了貴陽。一問起路局，說是要到卅一號才有車，而我們的旅費，不能支持一星期之久。商議之下，打算一面去訪高法院長劉舍章，託他向省政府設法，提早備車，一面打電報給碧微匯款來接濟。貴陽旅客擁擠，旅館價昂，我們住的是旅行社所辦招待所，雙鋪房間，每天三元，雖略貴，却喜清潔安靜，飯食三毛一客，還可喫；當喫飯時，華君遇見了舊友吳球之，他是西南路局車運處長，就把車位的事和他商量。他答應明天上午十時

去接洽。

廿四日，星期一，陰小雨，上午，華君去訪吳君，託他向站上商洽，提早開車。又去訪農業改進所技師劉大悲君，借了他四十元法幣，補充旅費。劉君並約晚餐而別。到了午後六時，劉君來訪，遂一同至揚子餐廳喫飯。同席有一位宋國樞君，是中央政校的教員，頗健談，喜研究星卜等事。後來吳琢之君來到，說是車位竟無法提早，於是我們祇得另尋方法。

廿五日，星期二，陰涼，上午，華君到車站去看情形，有一批攜眷的旅客發起聯合要求站長加車，華君也加入其中。結果他們同伴人多，都得到位子，明天開行，而我們因座滿暫留，大約後天可有得車希望。

十六日，星期三，陰涼，清早華君又去車站定位子了。我獨自出門去，想找一家小食店，喫些東西，不想時間已近八點，而店門多數未開。除了不堪下咽和不堪就坐的兩種粗點心，外走遍四方，一無所有。最後，算喫着了四塊沒有包心的餻。經過貴州晨報館，買了一張報看，開首大字寫着「武漢三鎮，我軍撤退。」這是預定的策略，不足驚異的。但看此後的軍事，怎樣發展就是了。回家後不久，華君也回來說：餓了肚子，等了二箇鐘頭，才算編定坐號，明天一定開行。不過這輛車子特大，可坐三十多人，路上要不要損壞，那可不得而知。

傍晚時候，大夏文學院長李青崖，和華君巧遇，就到房間裏來坐談一切。據他說：「黔省全省田賦，止有九十萬元。可是並不是無法增加，因爲農業不改良，當然談不到加賦。其所以不能改良呢，固然是農民的懶惰，但是他們的懶惰，也有自然的趨勢。譬如一畝田，用舊法耕種，得穀五石；若用新法及化學肥料，可得穀八石，論理大家要趨向新法了，豈知不然！因爲舊法既省資本，而五石的收入，也儘夠喫了；倘使多加資本，雖然穀也加多，但是喫不了，又運不出去，那不是白嘈蹋了嗎？所以他們的不想改良，並不能專責他們懶惰，還要省政府負責，積極擴展交通，才是！」

我們三人步出東門，向着東山去的公路，走了三四里，有一座陽明祠，在小山上，四面林木蓊鬱。想進去遊覽，當有守門軍士說：「裏面設有軍事機關，不便進去。」我們也就罷了。我正愁走回城不容易，恰巧有一輛人力車，便僱了牠代步，而兩君仍舊安步當車的回轉。

廿七日，星期四，陰，小雨，涼。清早出城，上車後，等到客齊開行，有七時半了。這輛車擠了三十一位客，客又多帶了提箱包裹，實在難容。後來竟有一人毅然退票不去，這我眞佩服他的果決！同時我更奇怪那帶東西人的幸運！午刻，在息烽喫了飯，到了烏江渡，客車貨車停了二十幾輛，渡了三箇鐘頭，才挨着我們。急急趕到遵義，已經黑了多時。城外旅

館都沒空屋沒法想，僱了兩輛人力車，叫他替我們找。好容易找着一家舊式客棧，有一間四張散鋪的房間，地板不平，牆壁汚穢，點的是豆油燈；被更難說淸潔，也只好將就宿一晚了！（租價八毛的確便宜。）晚飯在一家點着打汽燈的小館子裏叫九一八的喫，倒還不壞。

廿八日星期五雨轉陰晴，微熱，早晨六時，華君性急先去車站，我隨後慢慢步行。這兩天氣候多變，我的痰喘舊病又有些發動。行了百餘步就要立定休息幾分鐘。不想行了許多路，看不見車站，兩旁景物，沒有見過，方悟走錯了路。這時剛巧有一輛人力車，趕忙坐上去，拉回頭不少的路，一轉灣才到了車站。華君已在高聲叫我。付了兩毛車錢，急速跳上汽車，滿車的人都已到齊，只少我一箇了，於是車就開行。其實時候還不到七點。十二點多些到松坎喫了飯，又開，四點多鐘，才到了東溪，就在此歇宿。但此地又沒有新式旅館，住了東北旅館一間小房間，汚糟與上一夜相等，而臭蟲更多，朦朧了半夜。

廿九日星期六陰晴有暴雨，和，晨六時半，乘客到齊就開車，行了卅幾公里，車座鋼條有損壞處，借了鄉人家裏一根木柱，乘客幫着把車扛起。一面司機人修了一會，可以勉強用了。遂開到綦江，時間不過九點，因為前面沒有食站，就在此地喫了飯再走。這幾天路上所感觸，共成了絕句六首，叫西南公路車行卽事。

到行李房取了行李，由挑夫搬上渡輪，給了他三毛錢，渡過重慶江岸，又有挑夫搬到岸上，給了他二毛錢。然後僱了兩乘小轎，一乘自坐，一乘載行李，叫他擡到渝簡馬路六六號碧微家所，誰想那兩乘轎夫進了城，不知走了多少街道，又出城，經過了許多小路和泥塲，到了國府路，放下休息，方說是沒有來過，問了他們同行，重新擡走，仍舊找不着。正在沒法時，剛巧外孫伯陽帶了僕人崐生散學回家，見了我叫喊起來，那才領着轎子到家。（後來齗齗爭價，增到一元四毛，還是不滿意而去。）問起碧兒，才知路名和門牌都已改變，現在只叫國府路「光弟」就得了。假使不是碰見伯陽，恐怕永遠找不着呢！

此地的寓屋占着最優勝的風景區。樓上東南西三面，迴廊寬闊，下面列着芭蕉芙蓉萆麻等類花木。遠處連山迴合，成一大谷。其中樹木屋舍道路……組成一幅大圖畫。對面山上多新式建築，晚上明燈千點，高下參差，頗似香港風景。下面幾首詩是初到所做的。

（1）抵渝示碧兒

迢遞八千里，間關四十辰，僑都覘富庶，
賃廡遠囂塵。難得艱危際，猶能骨肉親！
雲山堪悅性，孤憤未須伸！

（2）九日寓樓書感

滿目風煙獨倚樓，亂山叢樹儘橫秋。市
廛喜見繁華象，海陸酣經汗漫遊。大道

亡羊感楊子，奇才借箸想留侯。衰年無復登高興，祗盼中原雪涕收！

（3）寓樓夜望

天每無星山有燈，燈光點點似星瀓，除非港滬霑歐化，此景中原得未曾！

這次長途旅行，費時三十九天，用款二百七十元，（還是極意節省，）才算達到了目的地，一路雖有辛苦困難之處，而巧遇機緣，終得無害，不能不感謝天公的惠我而得與華林先生結伴，處處承他照應，並因而認識了潘恩霖君，一路得到各分社招待之惠也不少。這都是永久銘感的！我的旅行，到此告一段落，那麼我的日記也就作一箇小結束了。

燈泡上之鳥巢

加里福尼亞有一位地海法官的家裏，前門廊下的燈泡上，給兩頭蜂雀做着一個窠，牠們就利用電綫作爲樹枝，地海法官和他們的家人也不去驅逐它們，因此這鳥巢已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了。（嘉譯）



三四—四〇九



使館牌香烟
風行各處
第一老牌名烟
"Embassy"
VIRGINIA
CIGARETTES
W.D. & H.O. WILLS
BRISTOL & LONDON
10 CIGARETTES
FINEST QUALITY
"Embassy"
Nº 77
VIRGINIA
CIGARETTES
W.D. & H.O. WILLS
BRISTOL & LONDON
CPA-65

從西安到華家嶺

孫錫祺

在我去華家嶺以前，有很多人對我申述，「去不得」的種種理由，說：華家嶺週圍三百里是沒有人烟的，更終年存留着雪的痕跡，山風是怎樣的厲害，野狼又如何地會偷襲害人，土匪的出沒無常……他們都想留我在西安並設法另派別人替我，我也一度曾涉想過他們所講的恐怖，及感到細微膽寒，但一切思念在後來是安定了，我已打定主意離開西安去看看西北風光，因這在西安，是體味不出的。

我和還有兩個茶役是來華家嶺最後的一批，我們在上月十日要得免票並定妥本月十一日的車座。到了十一日晨四時就警醒了，起牀，很從容的收拾些東西和洗面等出門前應該做的事。到六點鐘天空始透呈細微的曙光，但清晨寒意襲人，我俯窗作一次臨別的巡視。七時，隨行的茶役也已預備妥齊，我們離開西京招待所向汽車站出發。那時街燈還亮着，一切在半明半暗中，除了萬千從新城（係西安城內的小城也是幾十萬烏鴉的老窠）飛出烏鴉離窠的紛亂外，馬路上還是非常清冷。不一刻鐘就到了汽車站，知離開車時間尚早，我們在附近吃荳腐漿當早點。儌倖那天派出的是篷車，並且因爲熟識站長，我排着第一號。上車後就有笑話，我一見我的鄰座上的壹個乘客，我直覺的用驚喜的語調喊着「爾康！」但結果沒有回答使我墮入疑霧，他的確酷像俞爾康，無論面貌身材和皮膚的顏色。他同時似也因爲一個陌生人對他嘻笑，並叫着生疏的字眼，而感到莫名的不甯。後來我們相互通姓名下，曉得他是航校畢業的機械士，是廣東人，他到蘭州去有私事。這短時間成的相識，減少了不少旅途上的寂寥。車在八點半開出，不幸的，剛出車站已可憐地不能動彈了，經過二十分鐘的修理才恢復，這是牠首次厄運的呈現，也可以說是我命運的坎坷！貫穿西京鬧市的東西大街就上了公路，前馳，陪都的城廓終於在眼底，漸歸消逝。與鐵路並行着一小時，便到達歷史上的古蹟地咸陽。車停後，就有憲兵上來檢查，在他凶稜眼光掃射到我時，忽停頓的向我注視了。我長衫外罩的灰布軍大衣，確已引起他的注意。經詳細盤問着直等我拿出印有我服務機關名刺，才結束這次檢查。所以查問得這般緊，是因爲青年穿得如此半軍半民的是有去延安的可疑。從咸陽至醴泉，途中二次抛錨，機件的有毛病，加上用的是柴油不易燒着，不能行走時，就須從速推行方始能繼續燃起，如熄滅長久的話，那非得有別的車拖着跑半里路是不會再移動半步的。

我眞要咀咒了，我們所遇的司機是那么暴戾無人性的，當車發生阻礙，他是妄大的暴聲的命令乘客下來推車，絲毫沒有客氣的成分。旅客出了錢還得受這種待遇，眞是寃枉。下午一點到乾縣午餐，我們在吃罷飯後，得着第一次的教訓，那是到緊傍汽車站的飯館裏去吃飯，是靠得住會給敲竹槓。飯後繼續前進，路上見到西北唯一的運輸工具——拉拉車。有着塲車一樣的粗的橡皮胎，橡皮輪上架着一塊厚厚地木板，貨物就裝在上面，有些堆疊起極高用繩索攀着，車是賴牲口拖曳的，通常是兩匹馬，也有些是兩頭牛和一匹馬，或騾驢，趕車者手持長鞭接連着不吝惜不憐憫的向牲口身上抽去。這是我最不忍看的一個現象，當我們所乘的汽車疾馳過牠們身旁時，立刻就能見到從牠們發生一陣紛亂，牲口因爲目覩這龐大的怪物向牠們衝去的時候，拚命的想掙脫覊拌逃走，極端的驚懼，高聳着背，緊縮着四足，向麥田裏橫倒下去。趕車者更是束手無法使牲口們安甯的前進。一路來我們的客車引起不少牲口不幸的遭遇，我心中感覺到老大不忍。車已開離涼縣有二十里地，我們這可憐的車子又宣告癱瘓了，雖經全體乘客奮力半小時的推行，但終無法上坡。結果原車載我們回乾縣。站方電西安另放救濟車，當天我們只好下車找地方下宿。乾縣僅有的一個小客棧早已給老出門的和一些行李少的人佔去了，我們三人徘徊街上一籌莫展。後來有一個護路兵，他願讓出他所住土坑的一半給我們，他們領着到他的屋子，那是一間不透光線的暗房，坑髒得與煙黑了的灶頭一樣。每想像上面會有蝨子我就覺得肉癢，放好行李，我們去街上玩玩，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滿處張貼着的標語如：「歡迎張專員爲民造福」「歡迎愛民如子的張專員」……本地人民的腦筋裏還存在着青天大老爺五個字的。店鋪都聚集在一條橫街上，市面尙熱鬧，店屋均甚低矮，在每家天花板上貼着密密的紅紙條，上面全是吉利的五字句，如「招財童子來」「招進四方財」「利市百萬倍」……街坊上的人，對着外來的陌生人，眼光中常透露着希奇並且跟住你看。晚上的夜市是較有趣的，毗連的吃食攤都點上一律的白紙瓜形燈，在黑暗裏閃耀着好像新年中的繡球燈。我們在一家小館子吃湯麵，但是天曉得，一般強烈的酸味使我要嘔吐，眼看着黑黑的麵條再無法咽下第二口。其他的飯店已熄爐，祇得犧牲晚餐了，回轉吃了些餅乾敷衍住飢餓。八點鐘睡覺，上土坑還是第一次，底下是硬硬地，與西京招待所席夢思的鬆輭，水汀的溫暖，是享受中兩個極端。但由於一天旅途的疲乏，我還是很香甜的入夢。第二天清晨，同車的乘客都已擠擁在車站盼望着救濟車的來到。可是直等到當天西安開出的客車已離開乾縣，救濟車還杳無消

息。站長用種種哄騙方法想扼止乘客的申斥和焦急，並且常以「就來了」三個字答覆着。下午五時，站方得到電話，說是從西安放出的救濟車駛抵咸陽機件損壞，在修理中。救濟車尚須救濟眞所謂——我不願講了。這裏我要講述關於乾縣的牛市場。那天是乾縣的集期，（西北沿城小縣都是規定着三，五，八或二，四，六爲集期）牛市場就近靠汽車站，那裏集攏着來自離城十里八里鄉上趕集的賣牛者，大概有百餘頭牛雜亂的縱橫在一片草坪上。只聽得人聲鼎沸，夾雜着黃牛的叫聲，眞喧鬧得頭昏。倘使你在場，你也會感到有興趣的。當中間人溝通於買者與賣者之間，他們是相互用手指藏於衣袖中通話，並說定價錢的，種種神情，眞堪發笑，賣者因中間人所示價目太少，他拉着牛就跑，口內咕嚕着他甯願不賣。同時中間人使用剛柔兼施的手段，有時凶狠的威脅，有時又溫和的對賣者陳說那頭牛是得不到再高一些的代價的。中間人是這樣地靈活。當這方面已成僵局時，他又抽着旱烟轉變方略的去慫恿買者稍多加幾個錢。於是買者再拉過那頭牛在空曠的草地上蹓上幾圈，很仔細的審視牛的腿有無毛病？是否壯頎？再沉思並考慮牠的代價。結果中間人輟合買賣兩者，使他們成就交易。在交涉時，流露他們臉上的神情，使我看得出神。

但我起初不明白賣者與買者爲何不直接交易呢？後來才曉得非經中間人說項，牛是賣不掉的。並且成功了交易，買者既不會知道賣者實得多少，賣者也不知道買者所出幾何的。出乎意料之外，我們找到一家館子，東西甚好且價格便宜，自後我們每餐必到這吉盛飯店來，直至離開乾縣，飯店是一樓一底的，那矮矮的樓，算是雅座，臨街的一面沒有窗格，從樓上看街心的動態是最淸楚不過的，眞好像舊小說書上的酒樓一樣。拉野汚我是毫無經驗的，但抽水馬桶的享受已成過去，即屎坑也不能從乾縣找到，於是逼上梁山的實習登坑式了。兩天的空等，心中萬分焦急，幾十次去汽車站探聽消息，站長回覆還是用兩端論法——倘使西安開出，今天可到，不開出，那末——第三天下午三點鐘，我們是得到救濟了。小小的乾縣，給我「還不差」的印象。四時車開始在山地上前進，從此直到華家嶺，所經過的旅途，完全是起伏的高地。客車有時很費力的爬上山頂，因爲公路是傾斜盤旋而上下的。故下坡時須不斷的使用煞車和小轉灣，有些轉灣的地方非常危險。司機如無相當經驗，會使乘客起驚慌。西北的山雖禿然沒有一草一木，但許多是高巍而雄壯，不遜於圖中常見到的落璣山。穴居的人民，把他們的窰洞雕鑿得圓整非凡，鯽毗鱗次的排列在山頂，遠望很饒意味。六點鐘到監軍鎭停宿，我們住在中西旅館，設備尙稱淸潔，房間很明亮，土坑也寬敞。監軍鎭是隸屬於永壽縣的

三四—四一三

一個小鎮，有一小段市面，店舖都在公路兩旁的坡上，大都是飯店和雜貨店，我們晚飯是在一家較清潔但還是髒的飯館內吃的。買不到花捲，只有涼而硬的鍋塊，再炒了二個菜，胡亂的混過去。飯店牆上一張紅紙佈告非常發噱，寫道「現時百貨價格高漲，人挑水買炭燒，眞是不賒不欠好，欠三不如現二高，放賬好比三結義，討賬好比請諸葛，諸葛難請三次來，討賬難還失故交。」似乎寫得很透澈，但令人捧腹。第四天清晨把行李都搬上車頂，車站上有鄉人叫賣仁茶，一毛錢四碗，是一種膩湯上面飄着幾顆杏仁，我們每人喝了二碗，倒是滾熱的，身上也升起一股熱氣。我以前意想中，到西北各處最低限度大餅油條和豆漿總該有的，雞蛋不見得沒有吧？但可憐的，我的猜想完全錯誤，這些最起碼的食品——大都市裏黃包車夫的食料——竟然無法買到，有幾個早晨只有讓肚子餓着了。（現在我已習慣的從每天三餐改爲二餐，）八點鐘從監軍鎮開車，我心裏很急，本來三天能到達華家嶺，可是注定的命運，我們僅走了全程的五分之一。在路口我們看見紅槍會，他們正上着操，手中握帶有紅纓的槍，由一人前領，因爲遠的關係，我們不能再看得仔細些。當我發現在公路上走來的駱駝羣時，覺得很新奇的。記得以往只有難得的看到駱駝，相面者牽着瘦小的做樣子的駱駝。這次有百餘隻，牠們一樣的是西北運輸上不可缺少的過載者。牠們全像老翁一般掛着長長的鬍子，並且像行軍般浩浩蕩蕩而來，當我們的客車走過時，牠們如同其他牲口也引起紛亂而蹤跳。中午到邠縣，邠縣正在羣山脚下，客車從山上下駛，我們能窺見邠縣的全部，小小的城樓和一座古塔，還有土屋瓦房都歷歷在目。炊烟飄浮在半空，一縷縷一絲絲地，徒然覺得心頭爽快而安靜。邠縣城內午餐後，我們又被載着出西門了。車中有人叫道「前面不是花菓山麼？」我精神百倍的等着一覩這神怪小說中孫大聖的發源地，可惜車子不會體念我的心願而給我方便的。我僅僅地瞥見無數靈巧精緻的山岩洞佈滿在山嘴上，我聽到一位乘客講山上有一個已乾涸的洞——水簾洞，一個數十丈高的如來佛像，人們爬上樓閣的頂上才能夠望見佛身，佛的耳朵內可容四人，手掌內能舒暢的擺一桌酒席……我們的車傍着山曲折前進，右旁一片銀白，那就是涇水（涇河）了。這有名的巨流，是整個的躺在羣山的懷抱裏，蜿蜒着從這個山頭的前面打灣又轉到山後去。因爲河水的低落，使我們所看到的僅是狹窄的一線，並且已冰凍得厚厚地，貨商們經過河床的沙灘，再踏過堅凍的涇水，就走上對岸的山路。除去有一處水流湍急沒有冰結外，我們很難看見流水。三時到長武站，在上來兩個奇形的回教和尙後，我們的車又加速度的奔跑想趕到平涼住宿。

瞧着落日跨過山背，隨卽天地漸漸地從淡灰，而迷糊而黑暗。見到鳥雀的歸窠行起了流浪者的悲哀。夜已深但我還給車子的拖曳，背着家鄉愈行愈遠，愈遠了！我們沒有趕到平涼，在白水鎮就住下了。那是離平涼三十哩的小鎮，我們住的土坑較在乾縣睡過兩晚的那個還髒，底下且燒馬糞，我關照把出氣孔塞住，否則那氣味會使我頭漲的。那客棧內有馬廐，一切與舊小說所記述的相符。當晚的晚餐是麵塊和牛肉。第五天我起得很早，客棧所供給的洗臉水眞嚇人，恐怕比我們家裏抹過灶頭的水還要不如哩！早點是羊肉泡饝，也是生平第一次嘗到，滋味還好，但食後冲上的一股腥味使我雖過半天。十二時我們安抵西蘭公路的中點——平涼，到華家嶺要另換客車，因此我決定在平涼休息幾天。平涼有旅行社設立的招待所，我剛踏進門就遇到我的好友袁孟雄君他在平涼招待所當會計。他鄉遇故知是如何的值得快活的？那裏的主任，也是我在漢口時同事，我留涼五天，除了睡得很舒適外，更得到他們誠意的款待，天天給拉着上館子吃飯，化了他們不少錢。平涼是西蘭路中的大城市，一條四里路的長街自東關貫穿西關，倘使要形容平涼城的形狀，那末，這條長街就是他的形狀了。店鋪相當的多，各種日常用品都買得到。我在一家名爲衞生理髮店內剪髮，那理髮匠的手藝眞該稱頌的，他替我剃的偏分（平涼土語頭髮兩邊分開的式子叫偏分）竟是與山峯一般的參差，我指點他修了兩次看上去還是不慣。但這是無法的，到西北來本來就說不上講究二字，轉運公司在平涼叫過載行，街上很有幾家規模大的過載行。我在街上看見一個流動宣傳者，矮矮的身材，手中拿着面鎰鑼。在「嘭！嘭！嘭！」三聲後他提起高聲的嗓子喊着「到第○醫院種免費牛痘，自明晚起。」並且再重複一遍，於是又「嘭嘭嘭」的響起來了。西北的嫁新娘我在平涼目覩到，那是極簡單的，一頭驢子背上覆着一條綢被，被上端坐着穿紅衣服臉上塗粉的新娘，新娘的小脚掛在驢腹上，驢子前面有一個人捧了盤領走，一切儀仗都如上面所說的了。崆峒山離平涼八十里，因天氣寒冷沒有去。我本想在平涼休息二天，但車座定不到，等至二十日早晨八時我又辭離袁君而登程了。這次所乘的是敞車，我化了二塊錢的車費與司機同坐——是最適服的位子。車行一小時後，我們就上了六盤山著名的和尙峯，車子循着公路盤旋直上，費一小時之久才上了峯頂，情形與登寶塔同。一幅五彩的圖畫展開在我面前，他是美麗得眩目的。從峯上下望，縈繞着的萬千重疊交錯的山峯，似乎是很活躍的攢擠着並呈現各種豔麗的色彩；有的如葡萄般的紫，有的如瑪瑙般的紅，也有翡翠般綠的，更有像咖啡色橘黃色的顏色中除了純白外他們是都佔

三四—四一五

有了。朵朵鑲着邊的白雲，蕩漾在天際。這般構成的美妙畫境使我陶醉了，我願車子停留半天給我做半天仙子。靜甯站中餐後，到下午七時我們就抵達目的地的華家嶺。天已暮黑，我們急急地找了二個本地人挑着行李送我們到新屋子——現在的住處。

在我們見着先我到達的二批人員時，大家都歡呼了。以前他們六七人宿於這孤居山頂的巨屋，每晚擔心着土匪的襲擊。但我們一夥人到後，他們覺得壯膽不少。洗臉前，我照一下鏡子，呀！眞可怕，嘴唇是紅的外其餘却是灰白的一片，倘使要扮曹操的面相是不用再化裝的。五百六十公哩的路程，已完全跑完，或許是因爲我所坐的位置優越的關係，我覺得這次在公路上跑一趟並沒有受苦。到華家嶺的第一個晚上我是睡得頂舒適的，到此後首先感到寒冷的是兩足，我雖穿着家中所做的烏絨棉鞋，還是澈骨的冷，第二天我就花了二塊錢買了一雙毡窩兒，式子與蘆花蒲鞋一樣，但是用三層厚毡圍成的。有了毡窩兒穿在脚上，立刻是暖烘烘的再不覺冷了。此間早晨與晚上最冷，白天室內生爐子，寒暑表內水銀的最高點，仍停留在零度的標記上。我身上的衣服多得不能再加了，計衞生衫，頭繩背心，皮背心，皮袍等將身子綁得緊緊的尙不覺得十分冷。鷄蛋凍得像固體，自高丟下會似有彈性的跳起來，須置開水內煮後才能融化。晚間睡時從口中吐出的熱氣，到翌晨被端均水濕。

華家嶺招待所的右邊是華家嶺的新車站，院落與招待所差不多寬大，在車站，招待所的四角上築着四個碉堡，是預備給護路的軍隊住宿的。碉堡外就全是山地，公路在招待所門前分而爲兩，一至西安，一至天水，到漢中。招待所前後左右的山溝裏都住着本地人。以前人家對我講的華家嶺附近三百里地沒有人煙是過於荒謬的。本地人的性格很爽直，他們的言語極容易懂，聲調非常急促，他們集攏了幾十家合住一個山溝裏，有些蓋有瓦屋，大般是住的土屋。麥子是他們唯一的收獲。華家嶺車站現在還在離此三里路的鎭上，那裏有六七十家住戶，平時什麽東西都買不到，逢三，五，八是集期，才有麵粉，鷄蛋，糖，柿餅等東西買。我來此二十天還未下過雪，不過天氣是非常有變化的，每天必有數小時是在霧氣裏面。太陽時露時隱，與山風忽起忽歇，往往明朗的晴天，在幾分鐘內陰雲突然密佈，立卽變成一個陰鬱而滿蓋愁意的天氣了。

近有大股土匪在離此百里路的地方暴動，現已由軍隊圍剿中。前幾天我們深恐土匪西竄而感不安，今已知在剿滅，已覺安定。

我愛看環繞着我們的重山，每天清早，我跑到招待所後面的山岡上去做深呼吸，呀！我面前的山峯是此起彼伏的錯亂着，像大海洋中的怒濤巨浪，洶湧！澎湃！我看不到那裏是邊際，在眼簾中的僅是浩渺寬闊的一

片，我只覺得我是在汪洋裏一個個山谷是巨浪衝激成的漩渦，深淵！迴旋！這些美媚的景象使我愉快。我每次用我生命之力哼着不成調的音節，於是心頭便感到萬分輕逸和舒暢。大自然已是我的了，但有時候由於心意的轉變，我又把我自己比喻成大風浪內孤舟的操蹤者，不幸的遭遇使他迷惘的不知如何轉舵回家。孤舟還是在風浪中，我又替我的運命悽傷了。山谷裏的村莊是我最愛去的地方，我已逐日的玩過附近的宋家老莊，翠花灣，曹家溝，孟家窰等，雖然翻山令我疲乏，但所獲的樂趣是足夠給償的，繫上圍巾，拿着木棍（本地人都隨身帶着木棍防備狼和狗）就出發了。下坡非常省力，蹤跳着飛奔而下，有時會留不住脚步，當踏進村口時，準有幾隻狗跑出狂吠着，有些凶狠的更向前撲來，這時只須用木棍一陣威嚇，就會都不管事的跑走。山谷裏吹不到風，所以是非常的溫暖。鄉人們都在空場上工作，男的趕牛耘麥草，女的都跪在地上播麥粒中的「敗籽」，他們是十分恬靜的工作麥場的四週堆疊着人糞，牛糞，驢糞，那一家場上堆得高，就是大戶，那家少，就是表示貧窮，畢竟是窮的多，窮人家的老幼在現在這樣的嚴寒時，還沒有一點棉花穿在身上，他們僅有夾衣和單褲禦寒，小孩子且有下身赤裸者，見之深感不忍。大戶人家也祇穿着棉襖棉褲，在看到這種情形後，我覺得南方人是不應該對食宿再有不知足的慾望。我經過他們身旁時，一種對於陌生人的新奇的神情，可以從他們的目光中看出，尤其是村婦們好像有熱鬧看，一般都躲聚在麥堆旁有的從矮圍牆裏伸出頭面來張望着，我的絨繩帽子和圍巾確已使她們感到特別而注視，並且竊議着。有時聽見她們笑起來，但當笑聲還未曾完全透出，突然地好像是因爲羞澀而中止了。她們的每一個是小脚，就是四五歲的小女孩已纏得小小的，她們是不會知道或相信女子要不纏足。每個村落旁有着山澗，澗水是冰凍的，鄉人打開冰取水作飲料。村落的所以都在山谷裏也就因水的供給問題。每個村上有一二十棵樹木，內以梨樹居多，在這個地方能夠看到樹和水很覺高興，下濃霜後的早晨，這些樹都染成了銀白。從高處遠望山谷，村莊是模糊的，但一棵棵銀樹把整個的山谷點綴得富有詩意。鄉人們白天將他們豢養的山羊放到山頂上，暮晚他們大聲的呼喚牠們歸家，羊羣在山巔移動着，從遠處只能看見無數白點在蠕行，有着晚霞的背襯，眞是一幅絕妙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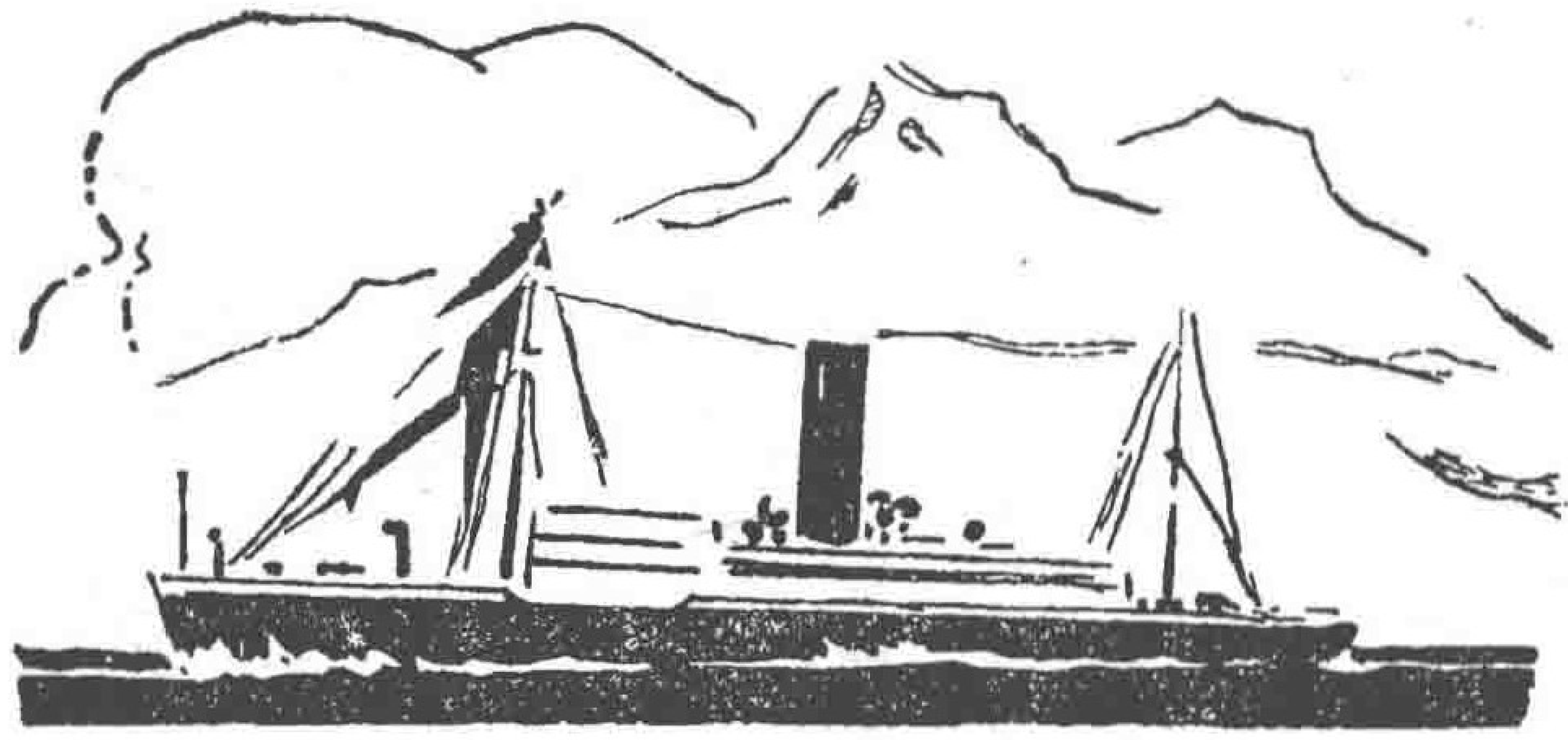
有一晚，圓整的明月給繁星拱衞着，銀光遍照了山谷，萬物從她得到光亮，可是我覺得畏怯，我不敢向她正視，因爲我明白她溫柔的目光會使我更難受的。

我想我應該止筆了，實在有着很多的話，很多的事，是紙上寫不完的呀。

三四—四一七

搭太古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啓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常川載客來往下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移玉至

南泰恆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恆記支行　廣州西堤大馬路二十四號　粵華酒店内電話一二四二五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恆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船此佈

香港　太古洋行謹啓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G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 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回頭、經庇能、回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爲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汕頭、并接駁長江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永茂生記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電話二一四十七號

香港渣甸洋行啟

三四—四一八

西北行

(四)

麥羣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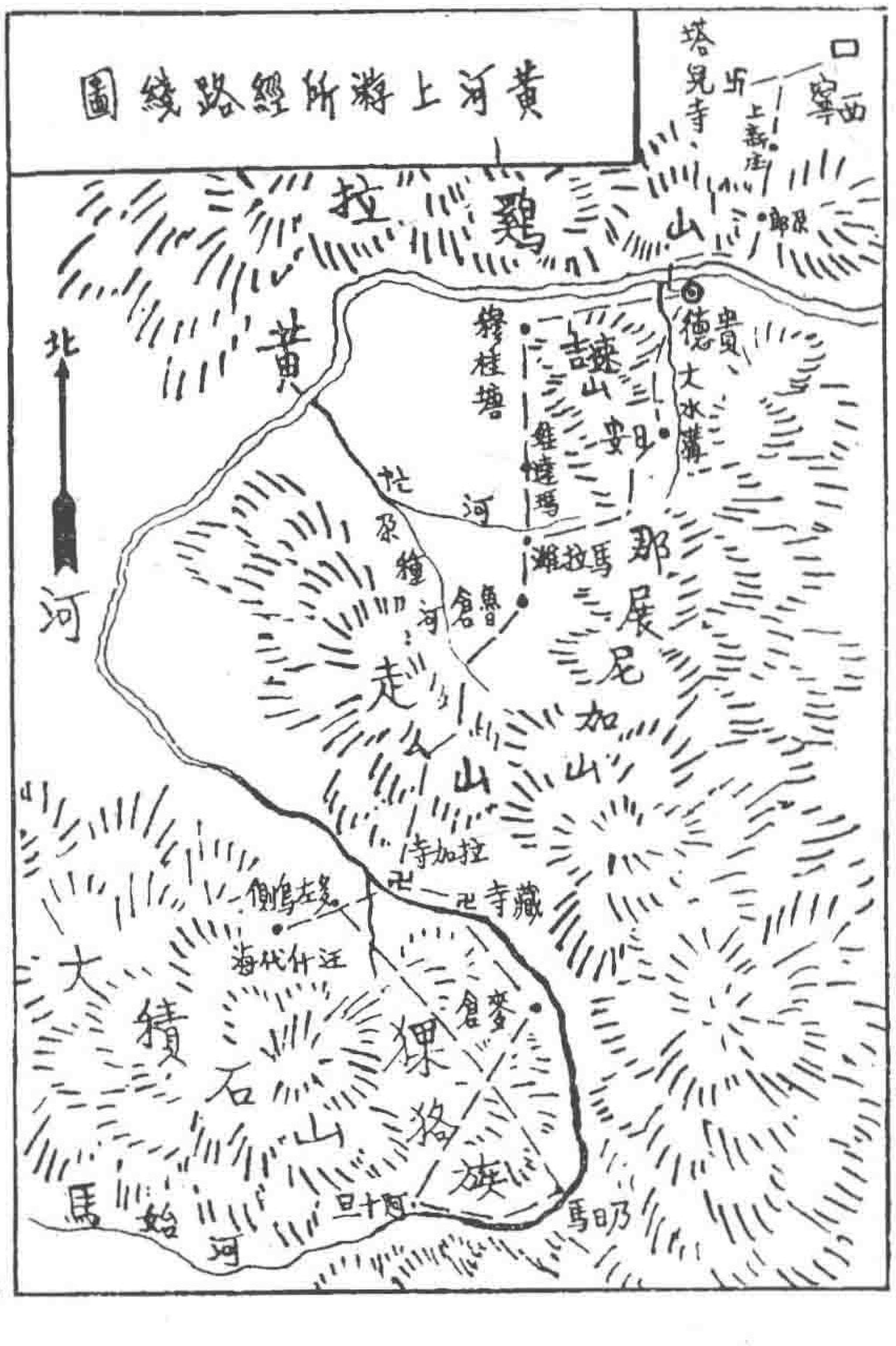
西寧貴德途中

我們的公司從祁連山南麓遷回西寧後，卽籌備往黃河上游探礦得馬主席步芳先生之助經廿餘天之久，遂告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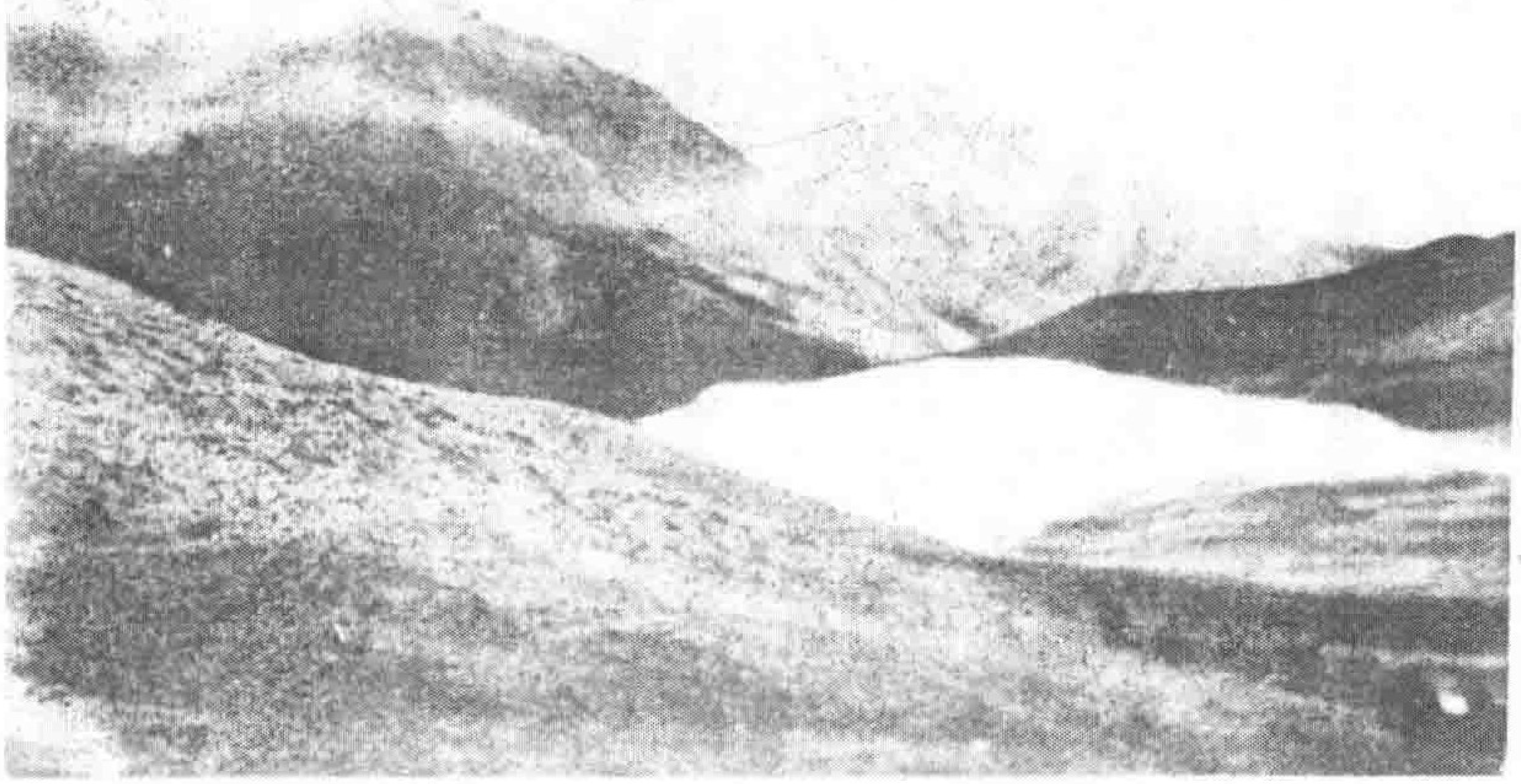
五月廿日開始長征重度馬鞍生涯，諸友皆來握別。我們一行，除我與黃張二君趙壽彭先生一家外，尚有馬主席派遣爲通事的副官二人工人十五人馬五十餘匹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踏上「兵工」所築之公路，向貴德行，沿途濃陰夾道廿里經馬塘站，時已中午赤日當空溫度達九十二度，又廿里經許家宅有歧途：一走塔兒寺一走貴德，乃取道南行，谷地遼闊，戴白帽耘田之農婦雜坐於綠野之中，風景如畫。暮宿上新莊。店內之騾馬臭味，不近已月餘，今驟嗅之，幾爲之嘔。

翌晨大雨不止，不能起行。

廿二日黎明，奔向拉鷄山入口處而行。雨後溪水渾如黃泥，綠陰叢中，盡是人家。五里入山道，路隨山高，番子帳幕牛羊，盡入眼簾，十餘里有歧路：西南爲通夢旦峽之汽車大道，東南行者爲小路，小路近而大路遠，隨小路行，泥濘載道，馬行不易，幾歌行路之難，四十里達拉鷄山最高處，此爲共和西甯兩縣分境處，拔海一萬一千五百尺，路旁有亂石一堆，有羊毛繩牽於其上，名爲鄂博，乃蒙藏人所奉之山神也，鄂博是蒙語。隨卽循山經曲折下嶺十五里抵南麓之千戶莊，居民廿餘家，中有漢人三家，回人一家，餘外是山民。藏民皆築屋而居，衣漢服，通漢語，且能稼穡，想其爲漢人同化久矣。沿阿店尾河東岸南行，此爲產金之地，但加拉千戶不許在其管轄之地開採，誠可惜也。又七里經魯沙爾羣加什士房卅餘家爲各



民族雜居之地。夜宿拉鷄山中之尕郎，此離上新莊七十里。尕郎食物及馬料較上新莊高三分之一，店主極刁滑，態度難着。山中氣候，夜寒如冰，非棉被不暖。



大積石山東麓之汪什代海

廿三晨取道貴德，冒雨而行，路側山峯盡是積石岩；阿店尾河西岸爲藏民所居，田舍相連，寺院羅列。卅里入羊轉灣，長十五里皆爲產銅之地，皆無人跡，灣盡爲石峽，怪石如林，景象奇偉，峽南綠柳滿野，此卽阿店尾河與黃河匯合處，西越土山卽尕讓，叢林深處，有人家五十，幾盡是藏民所居，有回人飯館數間，可供行客午尖。黃河浩蕩西來，騾夫遙指黃河南岸綠野，乃是貴德縣治，此去尚有八十里之遙。尕讓隔黃河爲沙鷄山，層巒聳翠，獨秀雲端，風景不讓桂林。此處女子極美，想毓秀鐘靈所致。沿河西行四里，已不復見蒼綠田野矣，而黃河亦爲沙舟排列矣。從此西行盡爲荒僻之地，見番子三人荷鎗迎面而來，騾夫對余而言：「此賊也。」前數里果見一人被殺於路旁。廿五里經石子灘，始見草叢中土房兩椽，背河而立，工人在此打尖，余亦飲馬黃河，又卅七里，靑靑田野，綠楊載道，盡是番子房屋，此卽賀而加。經此折入黃河之和德橋而入貴德縣境。和德橋爲大船十隻，上鋪木板闊八尺之浮橋，拉以鐵鍊，築於民國廿三年六月。河水湍急，每年必須修理一次。橋之兩端題有「渡北濤傾」「利西海槎」「利涉大川」「南邊要津」諸額，爲老主席馬麟所書。橋南有專設之收過橋費卡局，每次過渡需洋五分。沿南岸東行，垂楊牽衣，綠野滿目，黃河浩蕩東奔，風景秀麗，宛如置身江南，四時抵貴德縣治。

在歷史上，貴德是南北朝時吐谷渾之國都；現有之城牆，乃明代洪武初年之遺物，城週里餘。位居黃河南岸的河水冲積成南北廣二里之平野中，拔海六千五百尺，本爲高寒地帶，但四面羣山合抱成爲谷地，冬季西北風，多爲連綿的山嶺所阻，氣候與蘭州相差不遠，城之西郊，土地肥沃，產麥類，靑粿及



東裝遠征到黃河上游去

薯，梨杏，櫻桃，尤以梨杏爲大宗，且產魚。

貴德爲青海境內黃河上游的最大都市，握海南往省城之要道，海南司令部卽設於此。人口七百餘家，分居城之內外，爲漢回蒙藏雜居區。商業皆在城外南關中，城內祗有縣政府和住宅而已。居民多貧苦但較亹源所見爲優，生活程度極低，一家數口，每月生活費僅二三元耳。市場是海南各部落番子的皮毛唯一傾銷場所，而番子所需，亦均由此供給，街道行人亦多屬番子，此市場無形中爲番子而設，商業鼎盛。商場本爲山西人所獨佔，近來回人得環境之力，拚命插足其中，已成後來居上了。市面以皮毛及土產的價格最廉，外來貨物極爲價昂。

在青海自我經過之地而論，居民都度着窮苦生活，推其因是。青境所產皮毛以最低價格出售，收入極微；是外來最賤之物，一入青境，卽變成驚人的價格。因之，收入與消費，適成反比例，人民焉得不窮呢！

到大積石山去

黃河上游之行，困難很多。離貴德而去盡是荒山野嶺，數日不見人跡，卽有所見，亦不濟於行旅。凡作上游之行者，帳幕鎗炮和日常必需之物必須具備，尤以糧食爲最，非有十分之準備，決不敢輕易嘗試。我們得馬主席之助，凡所經之路綫，皆有省府公文飭令各部落幫助糧食接濟皆由軍部發軍用票向貴德兵糧站領取，對於鎗炮除自備者外，軍部亦有發給。

我們認爲最困難是糧食接濟和運輸的馱牛。糧食早已解決了而馱牛則在貴德得馬司令和縣長之助，不二日已將五十頭馱牛僱妥，趙先生亦已將家眷安頓妥當，預備明日（廿五日）離貴德。可是到兵糧站領糧，

三四—四二一

站長祗發一月，其餘的在同德領取經數次交涉無要領，於是不得不拖延起程時日後縣長說有主席電來囑站長照交我們以爲問題已解决了，再前往領取副官仍幫着站長說我們祗能領一月的，我說「主席來電囑照交，是縣長所說的。」他說：「縣長不識字。」見其橫蠻如此，與其打電話請示，及其聽完電話，驚得面如土色，始緘口無聲。記得在西甯時主席勖勉其兩位副官教其必須聽指揮，可是一到貴德就出亂子，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們所僱之馱牛，每站每頭是四方斜布的代價（每方布爲二尺）每四斜布爲廿四方，値銀六元七角，僱價是很便宜的。番子稱馱物之牛羊爲「烏拉」

廿六日於鞭影嗁聲中離貴德作萬里長征矣。

素白羣山，蒼翠郊野，眼界頓然一新；路旁柳絲，頻牽遊子之衣，使人眞個銷魂。西行渡大水溝，見有番子男女，束衣腰際，下體裸露涉水而過，這是另有一種觀感。遙望黃河奔流處，已爲山掩矣。沿大水溝西岸南行，夾道垂楊，已入山道矣。路隨山高，山坡多藏寺及清眞寺。隨即登華指拉嶺，山路艱險，且空氣薄弱，想蜀道之難，莫不及此也。五十里達華指拉山之巔，拔海一萬一千尺，山中多野菊，馬蓮花點綴，風景不差。遙望貴德已沒於綠叢深處。隨山嶺行東折入大水溝之日兒哇，番民廿餘家，有客店以利行旅，番女皆裸上體。八十里抵日安，有馬司令別墅一所，我們架帳幕於其別墅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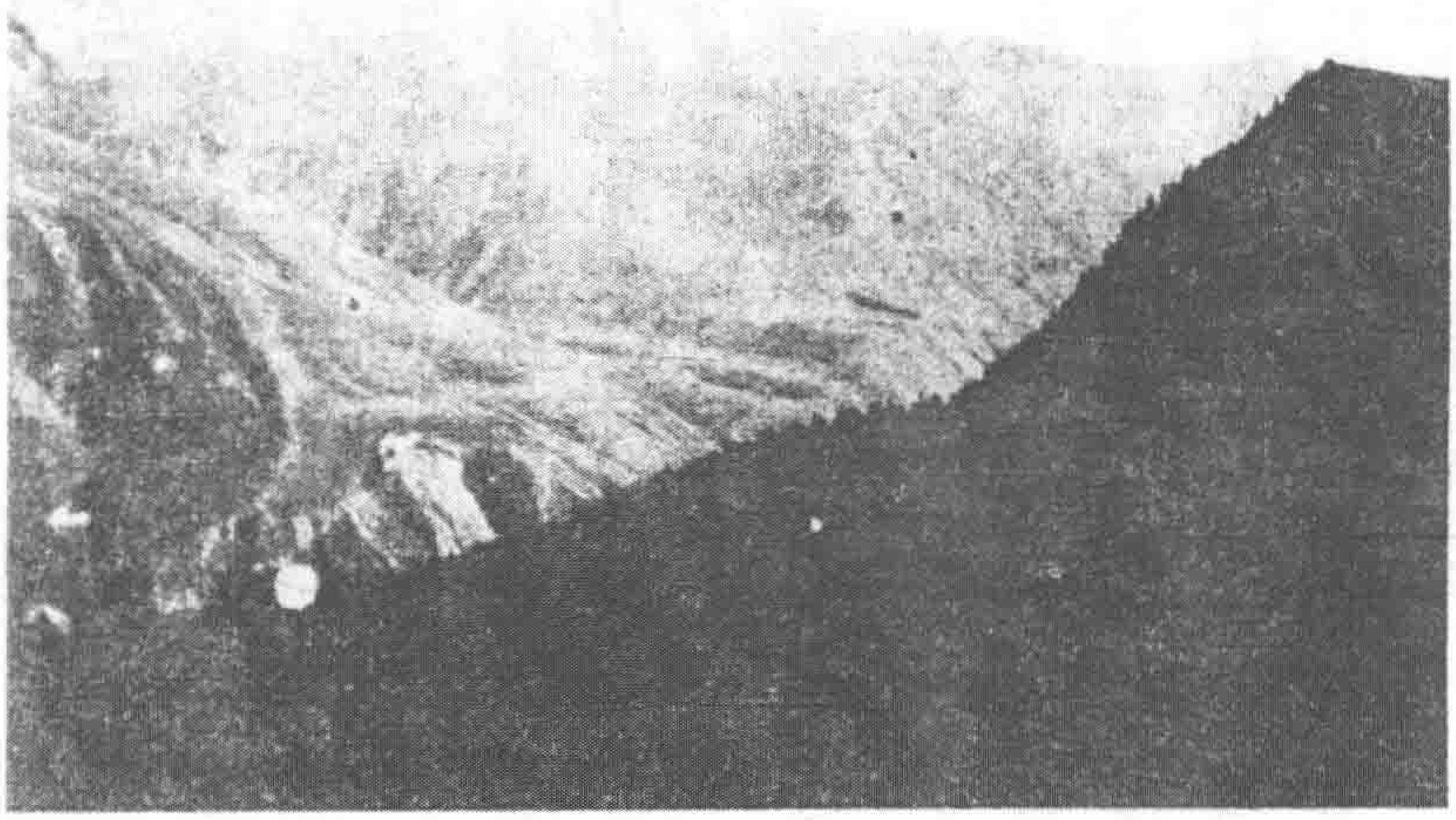


遠征武裝及帳幕

在日安我們得馬司令派來之副官招呼，不覺番民兇悍也。山野寂寞，祗犬吠馬嘶，衝破寂野耳。地高拔海八千尺，夜間溫度在華氏表十八度，日間溫度爲九十度。

翌晨往大水溝發源處探礦，成績不差。

廿八日換牛而行，此是換牛站。數里經草崗取道西南登伊拉山，然山嶺崎嶇，無正路可行，且牛行極慢，隨行隨吃草，遙望崖前雙雙男女，度其銷魂生活矣。是時同行張君亦


大櫓石山之一角

宣告失蹤了。沿途產山金之地極多，惜不能採，祇望而興嘆。中午拾牛糞打尖路旁，以候張君，但終不果來。山多壁立，碎石滿舖無草，路極險阻，有數處牽馬匍匐攀登，山形曲南向，嶺上有嶺，經四疊始達山峯高處，拔海為一萬三千五百尺，西北風極大，衣所穿之藏式皮衣，羊毛長有八寸，而風如針般穿過皮衣，直刺肌膚，大有不勝寒之慨。西望諸峯盡是素白，移時，已為彤雲所掩，寒氣較前為烈，已而冰雹大如拇指，迎面襲來，雷聲隆隆余所乘之馬受電光驚駭而狂奔，幾難控制，取寒暑表視之，已在零度下二十八度矣。經卅分鐘，雹止而雪花紛紛，大如花瓣，舞空而下，凾蓋山峯，盡砌銀屑，歷一小時之久，紅日高掛，炎日如焚，雖着單衣，亦汗流滿背，山中氣候，一日中四季具備，氣象萬千。經掛攬，那攬之山峽西南行，盡是羊腸鳥道，過此入泥濘路途，長僅十里，費三小時之久，幾經艱辛，始盡其程。隨即循斜坡行，由崎嶇而入坦途，心神為之一爽，馬步亦輕鬆，且歌且行，番子調漢回調，馬嘶聲牛蹄聲冲破山野寂寥，及那展尼加山時，山嶺巍然當道，歌聲具寂，祇聞蹄聲呼吸聲而已。越嶺下山行，堅冰滿道，易滑馬足，偶一失足，永成千古之恨，過此，必須小心翼翼，此「如履薄冰」之謂。又十里抵山麓，見帳幕八個，羅列山坡之中，今日全程，至此始見人跡，但導者迷途不辨東西，乃借問番子，及近帳幕，狗聲大作，狂奔而來，狀極可怖，及詢番子，其言語舉止，皆表現野性之至，遠不及祁連山者之溫和可親也。此處名灣少離魯倉尚有日餘之程。番地中不知里程，僅以日程估計路程之遙遠耳。

我們選擇有水之山凹處下帳幕，恐番子來攻而有所守也。帳幕駐紮後，即拾牛糞打尖，生活漸化為番子矣。

夜間銀月如鈎，照遍寂寞荒涼的原野，遠聞番子男女歌聲互答，悠揚悅耳，此踏月色而尋歡樂之情歌也。為防番子進襲，「枕戈

三四一—四二三

待旦」并發鎗以示威，深夜我們所帶來之犬忽吠聲狂作，工人卽分伏於隱身之處，一夕數驚。

次日起來晨風翊翊，手足殭凍，昨晚取水之河，盡皆冰結，華氏表降至零度下二度，隨卽向西南踏草原平野而行，已燒之草原，換了嫩綠鵝黃顏色，怡情悅目，十餘里涉芒河，雪花亂飄，傾刻山野盡白，「六月猶飛花」之景，於此見之，經二小時之久，雪止日現，工人歡呼若狂，趙先生言如此雪景，不可無煙助興，乃吸煙食羊肉，雖不如圍爐賞雪之雅，但亦不辜負景色矣，午抵馬拉灘，卽駐紮於此，灘圓千里，爲大山繯繞，爲最好牧地，此處番子之衣服，較祁連山所見爲好。

訪百戶，商換牛之事，其立卽答應，百戶名羅這，其所居之帳幕與普通之番一式，不過較爲大些，幕之內分兩部，一邊爲百戶自居，一邊爲阿卡所居，阿卡是百戶之代表人，專司唸經之職，如有發生交涉時，則代表百戶前往交涉。百戶夫人招待賓客極有禮貌，雙手奉酥油茶鞠躬如也，敬客茶味極苦，名爲胡胡茶，乃自採之山中。隨卽以羊肉酸乳，搾喝（炒麵）請客。羊肉極生，割之血液外流，初視之不易下咽，食之味甘，第心中疑惑，不敢多食。

馬拉灘爲海南通貴德必經之道，北爲沙漠，地拔海九千六百尺，終年霱雪，山峯常白，最熱爲一百一十八度，這是我所經的。



青海商人之白帳篷

三四—四二四

昨夜天氣極寒，在零度下五度，晨起爲零度，番子男女皆裸上衣，而我輩着大皮衣，仍覺寒冷，確信「適者生存」之理不謬。八時半溫度達七十度，單衣亦覺熱，四面山野羊羣如點點銀星佈滿矣。

向西南行，盡踏草地，無正路行，我們行不計程，隨處宿營。向峯嶺最低處之南山入口，此是阿力忠山，巔有鄂博，番子過此口唸「過足多」之語，拾石向鄂博投擲。山高一萬二千尺。抵南麓平野千餘里，番子言巴（魯倉）堪布所在之地。夜宿野原，冰雹橫掃，五月天氣如此，堪爲「避暑地廣寒宮」矣。

卅一日，微雨瀟瀟，向着漠漠野原西南行，卅里在南錫河打尖，據說爲最好打尖之地，若過此則無水可飲了。草原黃羊成羣，鑿之無一命中。暮宿丞種，河水南流，番子千餘聚族而居，女子佔全數百分之八十，有察漢諾門罕諸喇嘛。此處番民較來路所見較爲野蠻，當我們將公文交給其部落（千戶不居於此）時，并言換牛之事，他們經阿卡看過（番子皆不識字，阿卡因唸經之故，非識字不可）之後，謂爲沒有註明取牛之事，不答應供給「烏拉」。副官幾經唇舌，始勉強答應，然巳費時三日矣。在此數日中，得識此地番民社會情形。我們駐紮之處，近於寺院（是帳幕式）之旁，見一阿卡與番女通奸，由佛爺科之以罪，結果判阿卡五十大板，打得臀肉血花橫飛；番女無罪開釋。

番婦後背之裝飾



三四—四二五

番民對黃教極信仰，每個帳幕番子（男的）皆誦「烏蘇你那百哀訇」手執搖經，每唸一搖。其所生之兒子，不論多少，祇留一人在家，其餘盡爲喇嘛，於是女多於男，成爲女子過剩。女子十分之七無夫，僅靠野合以解決性慾而已。因之男子亦以家室爲累，不願有妻，於是花柳毒遍佈而生產減低，壽命短促。他們居於山野，受風俗之陶冶，女子在十四歲起無一完璧。

彼輩篤信佛教是有兩種意義：謂八子爲喇嘛，則爲父母者死登西天；另是借寺院勢力以對外。

清代之民族政策，是至慘至酷。對於強悍之藏民，將黃教地位極力提高，獎勵信佛；對部落猶長，封以王爺之號，大佛與王爺數年拈見一次，使彼輩受寵若驚。其背後伏藏着消滅政策，現在之藏民之優點，已非唐代清初之優秀矣。政府若不早日設法補救，若干年後，自滅於無形矣。

從此西行入于地在沙簡阿陀山發現金苗，但山勢峻險且高，無法工作。經宅公山工作於南麓數日。南行越拔海一萬二千尺之和氣山，麝香獸滿山，猞猁出沒林巖中，曲折西南行，拉加寺之衝冠山在目矣。而同行之番子，向山五體投地朝拜。午後遙見黃河如沼，金壁輝煌之拉加寺在河之北岸斜坡中，三時駐紮寺旁。

拉加寺本名嘉祥寺，因寺在拉加而得名，爲海南黃教聖地，寺院勢力之中心。寺築於明萬歷末年，因興薩（宗氏之母）與阿嘉（宗氏之父）不和，興薩佛離塔兒寺建寺於此。衝冠山岩下，仍存舊觀。及清康熙時，興薩十六世天資極厚，撥庫款增造寺宇，卽今之拉加寺，寺佔地二千餘畝，土房三百餘所，大經堂爲金瓦，阿卡千餘人，地高拔海九千六百尺，寺之四週皆大山環成長形十里之盆地，十里外之黃河，皆在絕壁中奔流。寺之兩旁，遍植青粿，野生蔬菜很多，可以佐膳。氣候不常，中午溫度達一百廿度，午後下雪，卽是隆冬。

每年五月至九月期間，松潘，拉卜楞，貴德各處客商，雲集於此，以物易物，儼如上古社會。

寺之西爲拉加舊城故址，相傳明初有漢人在此築城屯墾，及至明中葉漢人與番子不和，爲番子所廢，居民盡皆殺死，現在山坡中尚有殘跡可考。

寺前河岸產金極富，拉加寺之金瓦，皆由此處掘出。河水每當冬季盡成冰河，春夏時節，水淺見河底，而水極清，秋季雨候，山洪暴發，水驟漲十丈，黃河偉大由此可見一班。渡河工具祇有皮筏，皆爲窮苦之番子操作。

河之南岸，番子聚族而居，窮苦不堪，彼輩專靠寺院過活，番子以操舟或替寺院操作；女子以肉體出賣於客商而夜度資僅斜布一方或銅鐶一只而已矣。（拉加寺記事另文述之）

在拉加寺從事試探，余因公司之事作汪什代海之行，且得寺中陳曼雲先生之助，僱一名阿卡任嚮導，遂渡河登玀嫫山西南行，一路登山涉水，歷盡艱辛，快馬二日抵目的地。路經所見之番子，極爲兇悍，皆認話不認人，若說話不對時，則舉刀照頸砍來，余得阿卡之力，一路平安無事。

汪什代海位於大積石山（阿爾門青山）之東麓，地高拔海一萬二千尺，綠野如茵，雄渾之大積石山盡白，高聳雲表，帳幕散居於斜坡中，此即與薩十八世佛爺產生之地。

大積石山林密山深，從未有作攀登之嘗試，山上產白獅，及各種白毛野獸；物產以麝香，牛黃，大黃，熊胆，寶石，鹿茸，牛毛，皮毛，狐皮爲大宗；產金極富，但無敢冒大險前往開採金礦耳。此處居民多是蒙族，但生活風俗習慣語言，皆爲番子同化了，氣候稍異於拉加。余在此三日之久始返。欲前往開採，但所攜帶之物不備，無法前往，至今思之，渴慕之忱，油然而生。

在拉加寺前試探畢，得寺僧助，乃作猓狢族探礦之行，循往汪什代克之路在西河隴試探，隨即西行經多左烏側，過與薩大佛爺由猓狢養痾囘，乃趁此機會請其幫助，以通路上困難，蒙給一黃旗，據說持此可以通行無阻。據云佛爺管教千戶百戶管其部落之政；佛爺位高於千戶，且爲各部落所尊崇也。

佛爺駐紮處，各地番子男女絡繹於途而來碰頭。當他們碰頭之先，必須在佛爺帳外由左而右繞行三次，隨即在帳口五體投地禮拜，禮拜後俯首捷趨入帳中跪於佛前，佛即以棒或手向頂禮者之額撫摸，據說足以延年益壽，百災消除，如是小孩，則以口吹之。

佛爺所用之物，皆爲黃緞製成，帳幕則白，帳頂外表飾以金，其所乘之轎，亦盡爲金裝，以馬抬之，而馬之韁繩，亦皆金飾。

自多左烏側折向東南行，則入猓狢之境，且行且工作，觸目盡是積雪峻嶺，峯巒重疊，山路崎嶇險阻，無正當之途徑，祇隨指南針定方向而行，而所經之山嶺皆超過一萬二千尺以上，番民較汪什代海所見更爲野蠻，入猓狢境給我最大之印象，就是番民之碗，以人頭之頭蓋骨爲之，有錢者邊鑲以銀，窮者僅將邊磨平而已。當我帳幕中去，他們很客氣相待，問我索碗盛牛奶（到帳幕去必須自帶碗，番子以此爲最有禮貌，當主人敬客時，先向客人索碗盛食物）但我忘記攜帶，彼即將腦蓋骨盛奶給我，看見已不能下咽，然又非食不可，此是對主人的禮貌。

番子頭腦簡單，不知世外事，看到我們時稱爲南京堪布，因其知有南京也。他們知道中國古代名人，祇有三國時代諸葛孔明，黃教始祖宗喀巴，近代的祇知與薩佛爺，達賴，班禪，阿嘉及青海主席馬步芳，此外一無所知。聞諸葛亮曾以兵力達此，故番子知其名也。猓狢族性兇且酷，尤好鬥殺，時有兩族械門之事，每有戰事發生，男女勇往直前，視死

三四—四二七

如歸，且在民國十八年聯合各部落對抗省府，經輿薩佛爺調停始罷戰，彼輩心目中之諸葛亮如此萬能，尚征他們不服，故時存有驕心。

彼輩因私仇而殺死人者，僅是負賠償之責，而賠償之款，非殺者自負，乃由全部落負之，此亦獎勵好殺之原因。

沿途所經之帳幕，女多於男，有的簡直找不到男子，因男子多是當阿卡去，女子十分之八沒有伴侶，女子之追求男子，簡直發狂。我曾有一次到帳幕中去購羊，見一妙齡少女，旁有一老年男子向其喁喁而說，女子報以微笑，已而其母來說項(?)嚇得我一跳，原來如此，當時我即宛詞拒之。據言凡有男子借宿於其帳幕中，女子則效「毛遂自薦」以求性之滿足，若其父母有所見，以手掩目，待其事畢始釋手，亦坦然無事。女子有外遇，出外數日不歸，家屬亦不追問；假如看中一個女子，可以隨便對她說，定不拒絕；與之相約，則依期不爽。未嫁者所生之子女，由其父母撫養，反以為喜，番子社會中多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但亂合之故，整個番子民族十四歲起之男女皆有花柳病。

嫁娶極為簡單，僅以紅斜布八方為定禮，娶時男的先騎馬帶數匹牛馬往女家居住，經一月或兩月之久，女家將男女送回男家，以牛羊馬匹及帳幕為粧奩，并將男家帶來之馬匹送還。粧奩即女家分家產而女者所應得之物。

已嫁之女子，極盡婦道，絕不與外間男子往來，倘有外遇，定為夫壻鞭撻或分離。

家庭工作，全是為婦者操之。如放牛羊，榨牛乳，打酥油，烹茶等工作，終日營營不息；為夫者則坐於帳幕中，搖經，喝茶，食糌粑，倦則往外散步，終日無事，但最辛苦的是九十兩月購糧時節，皆荷鎗結隊而行，以防盜刼，他們到的是拉卜楞或魯沙爾去，這一次購糧，足供一年之用。

猓猓是強盜產生地，每於夏天降臨，瘦馬腹肥之際，彼輩匹馬單鎗，帶上一些炒麵，四出搶刼，往往數月不回。他們所帶之炒麵非主要之糧食，僅是有特別之事時始食之，其主食之糧乃是獵獸食肉，茹毛飲血，以充飢渴。

我們所見之帳幕無男子者，而女人又戴多量之寶石者，皆是賊家庭，而婦女戴寶石越多，即表示其夫壻為英雄人物，以誇耀於人，故擇壻者亦以英雄為標準。漢人名之為「搶家」而番子亦習此語引為自豪。

南行近大積石山，番子更為野蠻，我們每夜巡查守衛，蓋恐番子來攻也。而所經之路，皆不知名，亦不知里數，祇知曉行夜宿而已，再南登大積石山之幹脈，人馬隨行隨坐，山路雪積冰堅，嶺上奇寒，以前所經之山嶺，皆不及此山嶺之可怕，地高拔海一萬六千尺。越大積石山南行，食死屍之害鷹滿野。害鷹立於地上有六尺高，嘴銳利形如鈎，毛色蛋

黃，兩翅伸開時長有四丈，爲食肉之鳥。專司天葬之職。

在路途中，我曾參觀過番子天葬之禮。他們對於死者，請紅教唸經，其所用之物是銅鈴小鼓號角小鑼，及唸經時一一皆次第而用，號角乃是死人的脛骨成之，吹之聲音極哀。唸經畢，將屍身衣服剝開而棄之於野，吹以號角。傾刻一羣害鷹從天而降，分列於屍之兩旁，肅靜似有待，有傾，另一害鷹飛至，站於屍之頭頂，立即啄食尸之兩目，隨發出「喳」一聲，羣鷹亂啄，不五分鐘即盡，所餘之骨，由害鷹合抬飛起，於空中向有石之處放下，骨觸石即碎，所流出之髓，亦爲彼輩所食，這是名爲天葬。

我們離大積石山三日入乃日馬族境，沿黃河西行，盡是產金之區。五日之久，爲糧食所限，乃作歸計。

猓猓族出經之地，皆是瘴氣滿佈之區，我們吸紙煙或口含大蒜子以護。而物產礦產極爲豐富。

歸途

我們在猓猓工作已有廿餘天，所探得之礦區，使我們很滿意，本欲繼續下去，但糧食所限，加之天氣日近寒冷，不得不早作歸計，七月廿日踏山野而歸，取道東北行，經十日之久入麥倉境，地近黃河，可種青稞，番子皆植青稞於嶺間，其耕種之法極易，祇將地掘開爲一坑，播種後再塡之以土，種播後即搬往他處，任其自長，至收割時始回原處。麥倉是出產富饒之地，客商每屆夏秋之季，多雲集於此。

八月五日渡黃河北岸而達藏寺，寺傍有原始森林連互數百里，多毒蛇猛獸。西行五十里抵拉加寺，黃河已非舊觀矣。

六日起程循舊途而歸，經馬拉灘北行入娃打瑪，此處爲盜賊出末之區，搶刼時有所聞，早三天前有商人經此，被掓去價値二萬元之貨物。再北行至穆桂塘，穆桂塘是一大沙漠。據聞前十年有乘馬過此者，發現沙漠中有一木箱，貯有純金萬兩，以後時有發現純金製成的馬蹬馬叉子及首飾。當我在貴德時馬司令子涵先生說及此事，幷將其在穆桂塘拾得女子收飾十餘件給我們看。相傳穆桂塘爲古代大城市，爲一女王建都於此，後爲狂風刮沙所掩，遂成沙漠之區；沙漠南北長三百五十里，東西廣一百五十里。

貴德的人皆傳說此城是三國時之物，但據金飾之圖案而定，應是隋唐以後之物。

十日回貴德，田野之青稞早已收割矣。晚讀報章，知盧溝橋事起，滬局亦很嚴重，乃整裝東歸。

床不許靠近

按照美國客羅列那州北部的法律，任何一家旅館裏的雙人房，那兩張床的中間，至少要距離兩英尺。夫妻們上床安臥之後，如其爲着說話的便利，把兩張床推得近一些，那末被警察查見了，就不免自討一場麻煩。（震譯）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為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五六五六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海上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圓山紀略

鄭子瑜

「圓山面面蒼蒼翠，
流水灣灣曲曲清。」

這是一首咏圓山的律詩中的一對對句，發現於漳州南門洲尾頂的一隻四脚亭的壁上。是一位遊客從那裏經過，與筆題上去的。從這兩句詩句看來，未到圓山的人，也可以想像出圓山是一個多面而又蒼翠的大山，山麓有一條清溪，好像帶子一般的縈迴着的。

提起圓山，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世界唯一的水仙花的出產地。地名大辭典所記的『圓山在福建龍溪縣西南十里，前後望之，分十二面，產水仙花，爲全球特產。凡日照圓山，影之所至，皆產此花。過此一步，卽不生殖。每年出口約值十餘萬元。』大概是根據龍溪縣志和近年來縣政府的報告而來的。縣志卷之二「山川」門中有一則云：

『圓山，在城西南十里，前後望有十二面，如覆釜然。上有石池嘯台，每雲氣覆之必天雨。』

至於世界特產水仙花，外地人大都誤以爲是生於圓山的上面，其實乃是在圓山的「影之所至」的鄉村：如大梅溪，蔡坂，新塘，田中央，小梅溪，九寶塘……等處。

傳聞福建在上古時代本沉淪海中，及至中古，才突出而成陸地。閩南有句俗語說：「沉東京，浮福建，沉福建，浮東京。」圓山據說是由東京的地塊積迸而來的。這話是否可靠，我非史地專家，不得而知了。

圓山與南靖縣交界。自山麓至山巔，有三里路光景。體本圓，大概是以形名的。不過現在的山頂上却是平坦的，面積有兩畝大小，可容千餘人。這，據民間傳說：民族英雄鄭成功攻漳城時，很久不下，問計於軍師劉國軒。國軒向圓山一看，就對成功說：「這圓山是玉貓穴，號爲『玉貓守灘』，我們須用大炮向圓山尖頂射去，把那隻玉貓打下，其穴先破、則其城方得破。」於是鄭成功便把他所持的那枝大龍槓裝滿了七十二担的火藥，對準圓山的尖頂開去，就將「玉貓」的頭打掉了。而漳州果然也破了。

圓山跟普通的山無異，幷沒有什麼古蹟名勝可玩——有的只是縣志所載的嘯台，石池，和山的前麓的一個岱仙岩而已。宋郭祥正嘯台詩云「縹緲臨諸峯，幔捲濃雲開，秀特不可攀，擘天碧崔嵬。」描寫嘯台情景甚是週到。石池在山之上，中嵌有一足跡，形之小，石長二尺許，闊八寸左右，厚四五寸。五趾之痕俱全，和足跡無異。這石人稱之爲「仙人跡」。復據民間傳說：當淸初乾隆時，天上的赤足大仙，不幸失足，墮落凡間，湊巧踏在圓山頂的這一個石上，所以

鐫入痕跡云。明鄭懷魁遊仙跡詩：「鍊石仙人不可求，獨留履舃寄丹邱，高蹤寥落浮雲外，遺跡分明古洞頭，龍伯虛疑凌海嶠，巨靈漫擬副河流，鐵橋飛渡他年事，白石蒼苔滿地秋。」

岱仙岩原名岱山岩，在圓山麓琵琶坂處，四面松竹圈繞，中多遊人題詩；內祀康仙，香火挺盛，每屆初春，漳城士女，多往遊覽，絡繹於道。岩前有悾惚樹甚多，聳立作聲。我去年初春往遊其地，曾有斷句題壁記其情況云：「岱仙岩外悾惚樹，呵向琵琶作傲聲！」今年因爲圓山附近，如大梅溪等處，時遭×機之轟炸，所以未曾往遊，想已不若昔日之盛況了。

康仙的事跡，據龍溪縣志卷之十一所載：

『康仙，不知何時人，嘗賣藥於市，自言姓康，家在琵琶坂，語竟不見。後人立祠琵琶坂祀之。唐中丞黃碣，嘗朝退於市，遇一賣藥者，舉止非常，揖而問焉，曰：「姓康，居清漳圓山之下。」後碣轉運安南，過漳，問圓山康長史家所在，咸曰：「山已在目，康之家不知也。」碣驅車逕造其下，覩一祠，神像宛如長安所見，始驚悟；及來典郡，欲移祠山椒，一夜月明如晝，小直防城使陳僚夢一羽衣人授以詩曰；「賣藥因循未得還，却因躭酒在人間，有心只戀琵琶坂，無意更登山上山。」乃止。宋屢有封號，祈夢多靈驗。嘉定間孫昭先，紹定間孫叔謹相繼修葺。後圮。國朝乾隆二十七年里人鄭蒲昌修。』

我想這一段的故事，完全是流浪客隱士之流所杜撰出來以發洩自己的情感，而借託在「神」的上面的。

圓山的西面，有石數塊，在日中望之，恍如金塊，近之則白石；有泉，泉中有沙如米，似被火燒過者。俚語所謂「石變金，金變米，」即指此也。

圈繞圓山東南麓的一條清溪，叫做九龍江。唐書輿地志有云：『龍溪隋縣有九龍山，（九龍山在治北三十里——龍溪縣志。）其下有九龍水。』宋陳堯佐詩：「人生五馬貴，山有九龍游。」

圓山的土質，係是沙石和泥土混合而成的。裏面有金鑛甚多。聽說幾年前，美國人欲開闢此山金鑛，曾與我政府當局接洽，但并沒有得到允諾，不知是條件不能互相同意，還是什麽原因。我有一位同鄉在美國讀書，給我寫信說：『這裏有一位先生常常來問我圓山的形狀，圓山的什麽，他說你們福建人眞是幸福，能夠看到圓山。害得我無話可說。到底圓山是圓是扁？我還沒有去看過半次也。』足見美國人對於圓山之注意了。

劃時代的空中旅行

凌雲

在最近，我們從報紙上看到幾條關於國際民航的新聞，那是：一，泛美線巨型機「波音」飛剪號由舊金山至香港的遠東處女航；二，英帝航線機中緬試飛告成，外國民航機飛入我國領土者，以此為嚆矢；三，中俄間策劃直接飛航，在重慶與阿拉默都之間，將實行載客運郵；和四，中越間航空，由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昆明直飛河內，亦告完成。由於這幾條飛航路線的樹立，事實上，對國外……當然我們不能忽略了國內的渝港，渝滇，等幾條重要的航空線……的交通，非但沒有受到威脅，反而促進了若干國際間通航的成就。生在這時代洪爐中的我們，看到了科學結晶所賜予的空中旅行，進步如此神速，自將驚嘆不已；可是另一方面，我們深切知道，這許多都是由於「人為的」。西洋的科學家，咬緊了牙齒，埋頭苦幹了數十年，纔產生了這燦爛的果實。我們可以欽羨人家收獲的豐厚，却不能忘記了他們耕耘的血汗；我們應該拿建設的精神，來解決許多旅行上的困難。如果再抱着吟風弄月，優游林泉的姿態，來對付這個動盪中的大時代，那就有些不合時宜了。

太平洋空航的進步

橫斷太平洋的民航飛行，開始於一九三五年的秋季。其始由美國的舊金山出發，到菲列濱的馬尼剌為終點。一九三七年春，全線展達至香港為止，於是完成了中美間的直接空航。這段航線全程達八千七百五十英里，就空間來講，因為飛行時常昇高至上層空氣中，氣候便成為太平洋空航中最應該考慮的一點。在沒有正式飛航之前，沿途先須設立許多無線電的氣象報告所，隨時把飛行的方向，飛行的適宜高度等，通知駕駛員。就是燃料……汽油的需要量，（每次飛航時，須多儲百分之四十之油量，以供臨時急需，）到達目的地所需的時間，和沿途氣象預測等，也由氣象所負責通知。氣象情報的來源，從美洲中部到西比利亞，由河拉斯加達南海，多至三百五十處。駕駛員一天中可以兩次獲得這種材料。天氣預報的材料，大部份由航海的船舶供給，再由無線電隨時直接通知航行中的「飛剪」號。上層空氣界的氣象測量由沿途各站司其事，他們利用經緯儀和小氣球取得氣候的示數。火奴魯魯與舊金山間之二千四百英里航程中，另由經過特殊訓練的「麥松」線各輪船船員，輔助供給氣象報告。

正確的風行速度，和風吹方向，通常可測至二萬尺，但是泛美線的機師，利用裝置自動報告儀器以無線電傳達的有聲氣球，其氣象測量的功效，遠在經緯儀示數之上。從事於太平洋氣候研究的氣象，和通訊專家，其數在六十人以上，此外並在菲列濱島添設報告所，專司大風和熱帶氣象的報告。由於各方面努力的結果，泛美線飛船的航行時間常極準確，而且駕駛員因對於沿途氣象的變化了然於胸中，在航行中可避免雲堆等的阻礙，俾旅客獲得舒適的旅行。但是這許多工作的最大目標，還是在使航行於太平洋上空者，獲得完全的安全，這是泛美線所已經得到的成績哩。

航行術亦為重要事端之一，這里當然又少不了無線電，利用無線電來測定方向，這是許多人所知道的。但是向來習用的天象航行術，仍舊是海洋上空飛航的主要方法。依靠太陽或星象，作為航行方向的目標，每隔一小時或一小時半，駕駛員另就無線電測向器來較準方向。

「飛剪」號上的無線電機一直沒有停頓的時候，因為每隔一百五十七分鐘，這大飛船便要和地上通消息一次，每隔半小時，把航行的位置通知各站。在每一站上，有幾個領有執照的無管線電理員，當着二十四小時的服務工作。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每一艘「飛剪」號上，都帶着一架風箏，其大小等於小孩子所玩弄的風箏一般，所不同的，「飛剪」號上的風箏，是用鋁合金和製造飛機的蔴布所裝成而已。如果這大飛船被迫降落海面上，這風箏便能隨便在每小時六英里以上的微風中，

冉冉上昇，拽起了「飛剪」號無線電的天線，這種風箏外面漆了亮紅的顏色，在海中數哩以外便能叫人看見。

泛美線在沿途各島航空站，設有現代化的修理廠，所以「飛剪」號的機器引擎都能維持着最高的標準。總檢查廠設在阿拉米達地方，那是泛美線的重要設備。「飛剪」號的機械障礙，發生的機會非常少，因之從來沒有一艘「飛剪」號，因機械的障礙而被迫降落海面，雖然降落這件事是很安全的。當一艘「飛剪」號回返故鄉阿拉米達時，船長和飛航機師把所有的報告交給區機師。飛航機師在來回航程日記中所記載的事項，多至九千六百條。修理廠中的機師根據了這些報告，胸中便能了然於那飛船的行動，和它馬達的工作情狀，然後施行統體的檢查和修理。

爲供應過夜搭客的需要起見，泛美公司在瓜姆，威克，及半程島上辦有旅館，每個旅館有一個總管事，一個女管事，（常由管事的妻子担任，）一個廚子，和十個由瓜姆島來的侍應生。旅館附近闢有游泳場，網球場，並備有乒乓及短波無線電等。小小的珊瑚島現在已成爲著名的遊覽地區，……半程島以優美的游泳場，垂釣，賞鳥，及有益人體的礦泉，爲大家所稱道。加以島上的陽光充足，氣候溫暖，更屬錦上添花。威克島有半熱帶地區的氣候，划船，游泳，垂釣，和從玻璃底小艇中可以望見珊瑚園的奇景，都叫人到了這地有出塵之想。

來往於舊金山香港間的「中國飛剪」號，共有船員七人，都曾經過嚴格的訓練，其中爲船長，大副，駕駛員，無線電管理員，機師，低級船員，和管事員。這一架二十六噸的大飛船，在太平洋上空已經飛航過了三百多萬英里了。

泛美線開航以來，載客運郵的成績，一年好似一年，足見空中旅行大有進步。雖然不幸的事件也曾發生，不過通體說起來很稱安全可靠。論到航行時間的準確，據前年美國郵務總局的計算，泛美航機的時刻準確率達百分之九〇・六四。

巨型機「波音飛剪」號開航

世界上最大的載客民航機，泛美線橫斷太平洋的巨型新機「波音飛剪」號，已於三月三日由舊金山飛抵香港。這機的載重達四十一噸半，排水量和重量都較「中國飛剪號」加上一倍，可載客七十二人，泛美公司共化美金四百萬元，造成一隊六艘的大飛船，「波音」號便是這六艘中最先完成的一艘。他的姊妹船將來完工之後也要加入太平洋線，和現在航行中的「中國」及「菲列濱」兩剪風號共同飛行。

新「飛剪」號在大小寬暢，和客房的裝飾方面，都可以說超過了任何大飛船的前例。全船共分三層，客房的一層分爲九間，其中五間爲標準客房，每間載客十人，第六間爲半間大小，載客四人，中間的一部是一個大房間，可以佈成餐室或客廳。船尾有一間[illegible]華麗的客房，可供新婚夫婦度蜜月之用。廚房和男客洗盥室設在靠近船首的地方，婦女梳裝室在後部。

十人一間的客房中，都設有長方形的客廳式座椅。靠右舷，面對面安放兩隻椅子，每椅可坐三客；左舷也是兩椅，每椅可坐兩人。三人坐的椅子可改成上下兩鋪，設在橫裏；兩人坐者在縱裏，亦可改裝成舒適的上下鋪。

客房層的房間都作四方形，比了其他飛船上作斜削形的，自然寬暢多多，房間中的傢俱，設計新穎，用堅緻的鋁作成架子，坐墊中實以澳洲所產的羔羊毛，輕鬆舒輭，兼而有之。其他如簾帷，地毯，鏡條等的顏色，配置適宜，各室不同。每間客房咸闢有雙門窗洞，配以百葉窗。

華麗客房可備新夫婦住居者，內部陳飾非常動人，有三人座椅一，（作長方形式，可改成上下兩鋪）梳裝台兼寫字台，兩人座桌，着衣鏡，洗盥台，衣櫥，及折椅等。餐室備有餐桌及臨時用之折椅，每次可供十四人進餐。除進膳時外，餐室即爲客廳，有客座十四，隨時可改成臥鋪。

客房全層，及其上層之駕駛管理台甲，咸用最新式之隔音材料建築，故其內部異常安靜，不爲雜聲所擾。

「波音飛剪」號的全部差不多是鋁金屬造的，不過中部因爲受重壓力的緣故，係用精鋼製造。四座發動機……臘脫式馬達……每一發動機可產生一千五百匹馬力，平均每小時可飛航一百七十英里。單翼的內外部都用鋁金屬所造，內部作縐波式，外面則鋪以光滑的鋁片。

油櫃築於水安定機的裏面，安定機的表皮，卽作爲油櫃的外壁。

新機製造費時十八個月，一切建造工程與造海行的巨舶相彷彿。一九三八年夏在潘格桑地方舉行落成後，泛美公司卽施以各種嚴格的試驗，嗣後又經過華盛頓方面民航部派員試飛，認爲合格後，方准正式飛航。

可載百客的「揚基飛剪」號

泛美公司繼「波音飛剪」號後，又在製造一艘極大的飛船，名叫「揚基飛剪」號，已於上月三日由羅斯福總統夫人主持命名禮。這艘大飛船將來飛航於大西洋上空，作歐美間的定期航行。比之他的姊妹船「波音飛剪」號，其載重載客的數量，增加將及一倍。「揚基」號的翼子長達三百尺，有六座發動機，載重一百噸，載客百人。橫渡大西洋的時間爲十二小時，比之海船自要快上好幾倍了。

近一二十年間，大飛船的建造，其進步可謂一日千里。若然用已往的成績來推算將來的成就，那末二十年之後，我們準可以看見裝載六百人的大飛船，往來於兩大海洋的上空了。關於這一件事，美國的陶格拉斯飛機製造公司，已經把製造這樣大的飛船計劃，開始在研究之中哩。

載重一千五百噸的大飛船，它的船身非常龐大，等於現在海軍中的水雷驅逐艦，縱三百五十尺，幅五十尺。全船分爲好幾層台甲，有客房，升降機，娛樂室等。船尾有洋台式的酒排，間可供跳。望走廊直達六百尺長的翼翅，搭客可在離太平洋或大西洋三英里的高空中，任意在玻璃房中跳舞或打網球。

這樣的大飛船自然也能在海面上駛行，與普通的船隻一般；而在平穩方面，因爲有兩個翼翅的平衡關係，可格外感覺舒服。一經昇空之後，從一萬五千尺到二萬尺之間，每小時可飛行三百英里。引擎不是「地塞爾」便是燃用汽油的，發動機或六座或八座，將視將來情形而定。

晝以繼夜的航空服務

世界上任何大火車站，沒有休息，沒有睡眠；這情狀和今日的大航空站相彷彿，也是不分晝夜的。總站的夜職員接着日班的職員繼續工作；在航空場中，日間飛行的快航船到達後，接着便是載有大量郵件和貨物的飛機起飛。因之在二十四小時之中，如以英帝國航線的情狀來說，竟是一點鐘也沒有空閒的呢。

倫敦總站的旅客一天到晚出進不歇。這總站所轄的各航線，合起來不下三萬餘里。維多利亞總售票處，日夜都有職員上差，接應着各方來問訊的電話，代客預留艙位，工作亦頗忙碌。夜班職員常常接到客人緊急的問訊，像訂艙位或特別租用一架飛機，以應急需等事。這些搭客之中，往往是一個醫生，要到遠處去爲病人施行急症的手術；或者一個病人在臨終之時，要召他的親族去作最後的會面；或者是一個商人要去出席外埠的緊要會議。

遇到這些問訊時，帝航線的專家便會爲他們籌劃一切，在極短的時間中將各種事情步緒好，把急需的客人送達到遠方去。除了醫生，外科手術醫師，及商人之外，參與賽馬的騎師常常搭了飛機到歐洲各地去比賽。休假旅行者亦儘多在週末租了一架飛機，趕着到歐洲各城市去遊覽，電影明星在他們的作品初次獻映時，駕着私用機去參加典禮的，更屬數見不鮮之事。

除了日夜班職員隨時招呼旅客之外，現代的大航空站中更有許多機師，做着夜班的工作。他們專爲航船的引擎修理或檢查，這是極關重要的事，也是大航空站中設備方面的一大特色。每架大飛船完畢了一天的航程之後，便入修理站經過刻班的檢查，每一機件的部份，均要經過機師及專家的悉心查考。另由航空部派員監視，以昭鄭重。機件的各部份，查之又查，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務使危險不致發生。凡是飛船沒有經過責任機師簽字於證書上面，證明它的機件完好無毛病的，第二次便不能加入航班之中。

總站航務處之工作，每天一早就要開始，尤其在夏天，開始得很早。晨間有特快班開航歐洲各大城市。如果從倫敦出發的話，一個商人可以在下午進茶時，到達哇士羅或斯篤克姆等大都會。旅客由早班飛船離科羅東者，

在當天就好到達瑞士的任何地方。最近帝航線另闢了一條新路線，在七小時之中便能從倫敦抵達威尼斯。如果在地面旅行話，那便要二十五小時了。

在維多利亞每天大汽車載運旅客到科羅東航空港，搭乘英帝國航線各飛機往歐洲之外，更有許多搭客乘了特備的普爾門車從滑鐵盧到南衆浦頓；抵達埠頭之後，便登帝航線的大飛船，直飛埃及，印度，馬來亞，中國及澳洲各地。

航空旅行最大的收獲卽為時間經濟，近來因為飛機製造術的進步，航行的速率，一天高似一天。凡是商人或遊覽旅行者，現在在週末很可以搭了飛船上埃及去遊玩。譬如說，星期四晚上從倫敦出發，旅客們在星期六中午便可在開羅進午餐。星期一從埃及回返英國，恰好在星期二的傍晚到達倫敦吃夜飯。此外如單就旅行來講，任何人如果有三星期的餘暇，便可搭飛機到中非洲去遊歷，在那里以十四天的地上交通，歷觀洪荒曠野的自然生活，再從非洲返回英國，達頭搭尾總共不過二十一天而已。

英國的做生意人如果有緊急事件的話，在一星期內可以完成印度的來往行程；如果他再有與旅行的說法，他可以從英國航空到澳洲，在那裏玩上一拜禮，再行返英，一切的遊程可在二十六天之內完畢。

要是有人上現代航空站各部份去參觀一下，那末最有趣味的要算是問訊部的工作了。這里，聽電話的是一個饒有經驗的專家，他對於各種航運上的知識，非常充足而熟練。無論在如何短促的時間中，他們能為客人解答一切空航上的疑問。問題的性質至不一定，且舉幾個例如下：一個古董商人要把一隻珍希的花瓶，從空中運往海外某地的主顧；一個純種犬的蓄殖者，要把幾頭值錢的動物從空中運到歐洲某城市的展覽會去；倫敦的一家服裝店接到非洲某主顧的定貨，要利用飛機運送許多貨色。

問訊部又常常接到遊覽旅客們的問話，有些人要想作環歐洲的旅行，預備計劃一個特殊的行程，歷遊各重要城市。另外有些人想在航空旅行的途中，另用汽車或小輪往各地遊覽。凡是上面所說的各項問題，問訊處的專家都能很快而很圓滿的作答，他們對於現在帝航線六萬英里路線中的各種細碎問題，咸能詳知無遺。凡從倫敦購票出發，帝航線的飛機可以到達歐洲二百餘城市。

還有許多長途旅行的客人，他們要搭了帝航機到海外各遠地去，便要打聽許多問題，好像：到某地去的天氣變化如何，應該帶些怎樣的衣服；空中的膳食如何；某地對於航空旅客所攜帶的攝影機，如何取締等等。問訊處的專家對於這些問題總是有問必答，餘下來的時間，還要為客人們作各種有趣味的談話哩。譬如，其中最有興味的，就是商人們怎樣利用飛機旅行，他們比了其他各類搭客為多。倫敦的大商行如果要採辦貨物，他們就叫辦貨員搭了飛機往各大城市去，幾乎成為慣例。大機器行家如果派專家出門的話，也已非搭飛機不可。其他如汽車行，汽油行等大實業家的代表董事等，為業務上而搭乘飛機往來各地的，也已成為家常便飯了。

據帝航線航空總站問訊處的專家說：最近有一家英國烟草公司的董事，從英國出發到印度，馬來亞，中國，澳洲及紐絲蘭去，作商業上的考察，他在空中一共行了一萬六千英里。另外一個英國紡織業的出口鉅商在空中走了二萬英里，到各地方去訪問。帝航線給予旅行者的服務，不但是時間和行程上的快速，對於長途旅行者個人的舒適也是至要特色之一。這種搭客們尤其歡喜在安靜閒適的吸烟室中，互作小談；寬大的跳廊，可供他們舒適地展伸兩腿，從窗洞中遠矚山海野景；至於飛船上的飯食，也是他們所極口稱賞的呢。

空中交通指揮的一幕

航空雖然沒有像陸地上火車的有軌道，但是除了有一定的航線之外，當起飛和進站時，對於高度速率及避讓其他飛機等等，都要十二分的小心。因為航空站出進的飛機很多，正像上面所說的大火車站一般，偶一疏忽，難免要肇巨禍，所以空中的交通指揮，正是一件繁複而重要的責司。我們且看下面潘特萊民（美國「文摘雜

誌科學編者）所紀美國紐亞克航空港指揮航空交通的一幕，便可瞭然了；

……我們站在飛行場最高點的一間小圓頂屋中，看見一架銀紅色的小飛機從雲端裏慢慢地打旋飛來，站在鍵盤前的那個人，便拿起了播音器，輕輕地說道：「如果你裝有無線的振翼爲號。」

那架飛機在上空逡巡着，先右後左。那個人道：「好了，飛行場上沒有阻礙，不過要留心啓飛中的聯合航空線飛機，飛向幹道停降。」

我（潘氏自稱）看見那架小飛機翱翔着，在鍵盤前的羅斯邱君對我說：「這是一架私用機，雖裝有無線電收音機，而沒有傳達機，要是它不振翼爲記的話，我早就給他燈光的記號了。」燈光分爲兩種：紅的表示繞場飛航，但是不要下降；綠的表示場內無障礙，可以下來。羅斯邱一面用手在鍵盤上把握機紐，一面還說道：「在白天，這光線在三四英里外便可見到，入夜可遠達七八英里之遙。」

突然間，小屋中的兩個揚聲機發着隔雜的聲音。羅斯邱君很快的向簿籍上作了登記，然後再向着播音器說道：「東航線二十一號機向紐亞克飛來，風向東北方，每小時六英里；飛行場的氣壓三〇・〇二，注意聯合線機即將啓飛往支加哥。」

這樣一來，便少了一個聲音，可是另外的一個聲音還是繼續響着：「……預備啓飛了：聯合線機二十九次航程往支加哥；高昇四千尺，對麼？」羅斯邱答道：「四千尺對的，繞場飛行一匝，然後由大跑道下降；風向東北，每小時六英里。注意東航線機由華盛頓飛來；剛從伊利沙白發來報告，在三千尺高度飛航。」

管理員從這小屋的玻璃頂遙望東航線機的來臨。「那裏是她了！」雲端裏發現金光一亮，那機直向我們站立的地位飛來，剛剛離場起飛的飛機，已經遠到望不見了。

指揮室中又充滿了揚聲機的聲音。其他的兩架飛機正在報告他們的方位和高度，他們正向機場飛來。羅斯邱君答完了這個電話，又向那個電話講答。他眼睛時而遙矚天邊，時而注意到他面前的風力表。鄰近已經有十五架飛機，其中的八架正向機場而來。

在晴天已經如此了。要是在深夜霧天，那飛機在上空翱翔，同時又有他機在上下左右鼓翼而來，情況如何，可想而知哩。這時候惟一的方法只有在機場上空盤繞着，等到適當的時機到達時，然後降落。要時那駕駛員能看到指揮室中圖表的話，他便能知道他飛機在三千尺的高空中打旋着，從克利扶蘭來的飛機在二千尺的高空中翱翔着，和其他……一切都很明白的表示着，所有的飛機咸受他指揮而動作。

所有進機場而來的飛機，除去不裝無線電的像私家飛機之類，在五十英里之外便和指揮室通訊。一日之間，到達或離去紐亞克的飛機，總數約在一百五十架之間，……忙碌的時間中，平均每隔五分鐘一架。非經指揮室的人給以訊號時，任何飛機不能降落或起飛。如果不聽號令，那末駕駛人便須下降受罰，甚至於吊銷照會。曾經有一個人，因爲在機場上空故意阻撓，受罰三百美金，……這是無可饒恕的犯規。另外一人因不依照指定的高度而低飛，罰款百元，一個私人駕駛員因轉灣錯誤，付罰鍰二百美金。……

給小賬違法

在美國的渥華州內（Iowa）假使有人給付小賬，那是有罪的。酒菜館和旅館裏，時常有警察去巡視，許多外來的旅客，往往因爲給付小賬而被處罰金。這種法規，以前在美國各州是很通行的，但最近已陸續廢止了。（震譯）

水之國荷蘭

程志政

記者在比利時京都布魯塞爾勾留了三天，第四天可巧是星期四，旅行社有遊覽荷蘭的專車，我於是決定去遊荷蘭。旅行社規定遊荷蘭每星期僅有兩次，一次是星期四，一次是星期日，整整的一天遊遍荷蘭的各大城市，代價是七十五比國佛郎（每一比國佛郎較法國佛郎價值略高）時間經濟，都很合算，這自然是一個旅行的好機會。

早晨六時就起了身，七時旅行社的汽車也出發了，天氣是十分晴明，雖然八月間在上海還是很熱的季節，可是比國已是在初秋光景，穿上夾衣，絲毫也不覺得熱。車內的遊客擠得滿滿的，導遊的人分析了各人的國籍，說「這裏一共包含英美德法捷比波中八國，好似一個國際會議，我呢，就是這個會議的主席。」大家不期然而然的笑了。他很詼諧，沿途聽到他不少有趣的笑話。

出了布魯塞爾，在郊外風景線上首先接觸我的眼簾的，是歐戰時的比國防禦工事，據說：歐戰的時候，這裏在戰事發動的第一天就遭了德國的襲擊，雖然比國人民激於愛國義憤，紛紛的前去保衞國土，結果在當天這裏便失陷了。現在除看見一些壕溝以外，還有一個陣亡將士的墓地。

荷蘭的風車和兒童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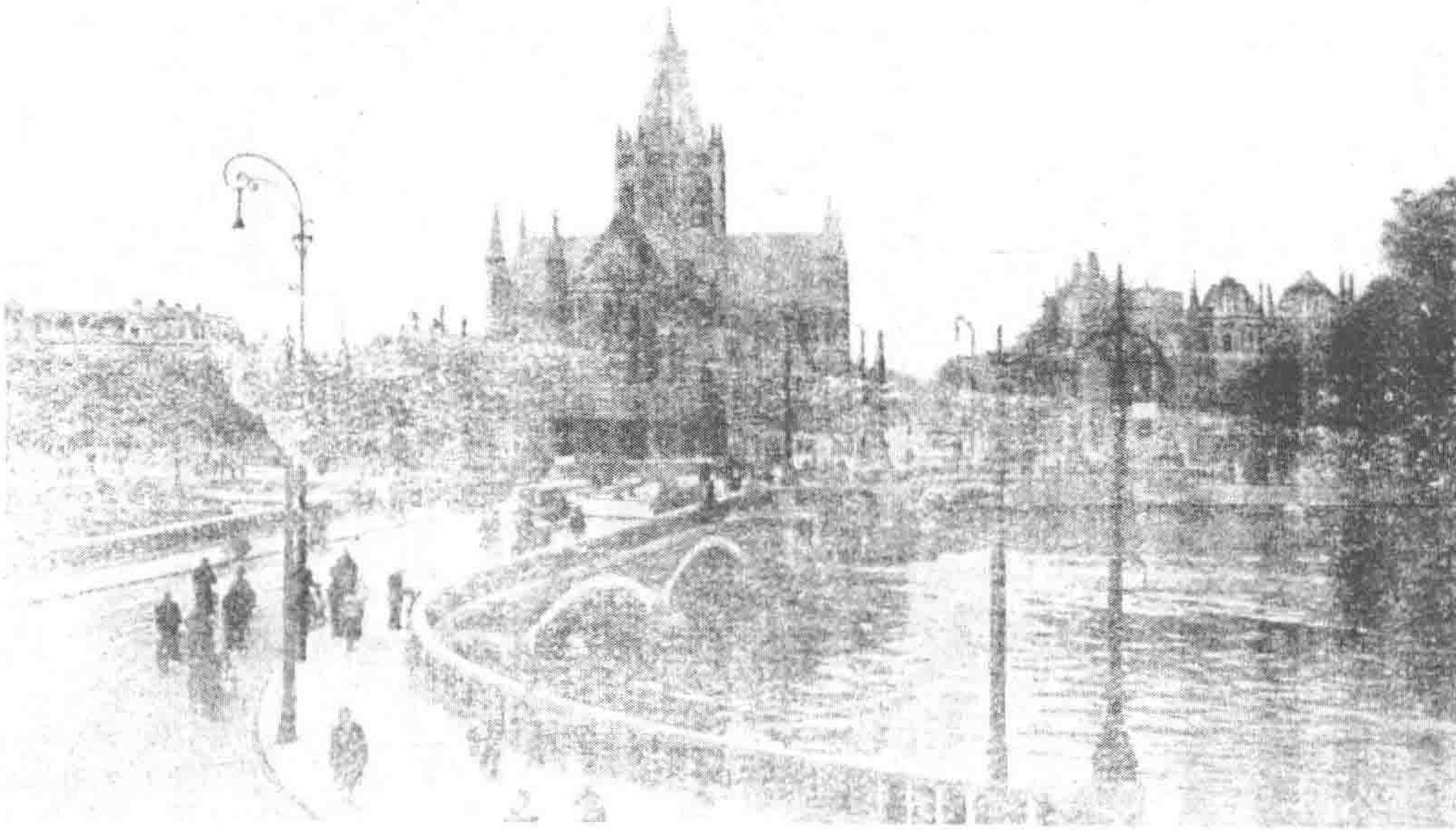


在比國境內汽車行了一小時，穿過了著名的Antwerp城，便到了荷蘭的境界，關員戴着高高的帽子，來查驗各人的護照，我祇領着比國的遊歷護照，却沒有荷蘭的，幾乎因此發生問題，後來經過導遊人的解釋，方纔通過。比國原是屬於荷蘭的，她和荷蘭劃疆而治，還不過是五十年前的事，但是一到了荷境，情景便和比國大不相同。屋宇整潔樸雅，油漆得和新建似的，庭前蒔着姹紫嫣紅的玫瑰花，使人看到，驟然間覺得景物清麗，耳目一新。尤其可愛的，是恬靜曼妙一碧無垠的原野，裏面三五成羣的黑牛白犢，悠然自得的

徘徊着遠處正在飛舞的風車也可以在車廂裏望到這些景物都是荷蘭的特色，在其他國家裏是不容易看到的。

荷蘭的人民也和比國不同，大體的說很儉樸而富於守舊性，他們的衣服有許多還是古代的式樣，婦女的衣裙往往連穿五六襲，女帽也很特別，有些像中國式的風帽，孩子們喜歡穿木鞋，因此在街道上常可聽到雜沓的木履聲音。其次，河道縱橫也是荷蘭的唯一特色，在我們汽車的途程中幾乎常常遇到河流。入境不久，我們到了繆思(Meuse)河出海的地方，汽車停了，人們都得下車，然後有一艘龐大的渡輪開來，把人和車都渡到對岸去。由此向首都阿姆斯道登進發，公路時而傍着河，時而跨着河，在沿途可以看到無數偉大的橋梁和堤閘。許多住宅前面多架着一頂小橋，跨河通到大路。最有趣的，便是許多公路，築在水平線的下面，據說，荷蘭大部分的土地是在海面以下，萬一堤防有失，那麼整個的荷蘭便要變爲澤國了，因爲如此，荷蘭人對於水利也研究得特別高明，現在聽說還在計劃在南海方面，拓出二千方英里的地方，那種人定勝天的精神，是何等可佩呀！

午刻到了首都愛姆斯道登，是一個摩登的都市，也就是名馳全球的「北威尼斯」水城。全城的河道，密如蛛網，大小運河，不計其數，因爲河道多了，所以橋梁也很多，據導遊人說：全城共有橋六百五十座，也可謂洋洋巨觀了。荷蘭的生活程度，在歐洲算是最高，果然一頓午飯的代價要一基爾特又四分之一，合起英幣來，要在三先令以上，普通日用的東西，也可想而知了。許多同遊的旅客，都帶些麵包來果腹，我因事前沒有準備，祇得在De Beursbengal飯店用了一次荷蘭便餐。飯後，乘汽艇環遊全城，汽艇在運河裏緩緩地駛着，一個嚮導員用着荷法英三國的語言報告各處名勝，運河走完了，汽艇又駛到港灣裏去看大閘，如果運河的水位超過某種限度時，大閘便得要關閉，使海水停止內灌。沿途看到的地方很多，比較有些興趣的，是在大教堂旁邊的「泣塔」，爲什麼叫做「泣塔」呢？原來在十五世紀的時候，這一帶還沒有由人工造成陸地，海水直到塔下，飄到遠東去的船隻，也以此塔爲出發點，妻子們送別遠行的丈夫時，都到這塔來，那時航海是件很危險的事，妻子們眼見丈夫遠去，站在塔上揮巾惜別的時候，自然忍不住吊下淚來，這便是「泣塔」命名的原來。塔是一四八二年造的，鼎鼎大名的西印度公司，也設在運河的出口，房屋已破舊不堪了，這是公司的原址，另外有一座新建築的大廈，我們却沒有能看到。舊愛姆斯道登一帶是利用運河代替馬路的，所以根本上人家門口就是運河，這和威尼斯有些相似。其他各處運河兩旁都有馬路，所以雖然同樣是水城，愛姆斯道登却沒有威尼斯澈底，況且威尼斯的河道是天



荷蘭京都愛姆斯道登

然的居多數，而在愛姆斯道登十分之九係人工開鑿的運河，這也是南北威尼斯所不同的地方。

離開了荷蘭京都，遊覽車向着海牙前進，這一段的途程，風景很值得留戀，火車路，汽車路，電車路，脚踏車路，人行道，運河六件交通工具，完全排在一條直線上。說起脚踏車，也是怪有趣的，荷蘭人民使用脚踏車的程度，恐怕任何國家及不上，當我們在各大城市的時候，看見盈千的脚踏車，如流水一般的在街上往來，據說：荷蘭的女王也常騎脚踏車散步，大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造成一種風氣，我看到許多乘用脚踏車的人們，男女老幼都有。因爲脚踏車在荷蘭有特殊的勢力，所以政府建築道路的時候，也特別將脚踏車路另行劃開，這又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海牙，大家往往認爲是荷蘭的首都，其實海牙非但不是首都，也不是省會，（瑞士的日內瓦也不是首都。）首都是在愛姆斯道登。但是最使人不解的，便是名義上海牙雖不是首都，可是王宮以及政府的各部都設在海牙，理論上似乎有些矛盾，然而習俗相沿已久，他們也沒有「正名」的必要，好在海牙和愛姆斯道登相距極近，公路一二小時卽到，算海牙是愛姆斯道登的郊外，也未始不可的。

在海牙所見到的，是一個氣魄雄偉的海濱浴場，這裏有最講究

三四—四四一

的大旅館大飯館大跳舞場，可是海濱沙灘上的浴客，却是寥若晨星，我問嚮導爲什麽這樣好的地方沒有人來享受呢？他說，這裏的浴場雖然很講究，可是代價也着實驚人，能夠負担這筆費用的，畢竟是極少數呀！我在海濱閒步了一回，買了幾張畫片，匆匆的又上了汽車，一路經過王宮國會各項有名的建築，汽車都沒有停留。但是到了國際法庭的時候，嚮導員很鄭重的說了許多關於這個法庭的話，我看了這座古雅的建築，又想到王寵惠部長曾經在這裏做過法官，不禁也感到相當的興趣，可是國際爭端，能由國際法庭解決的，總居極端少數，這座莊嚴的偉構，也早和國際聯盟同樣的失去了功能了。

由海牙到洛特頓（Rotterdam）的一段公路，是歐洲最現代化的代表作，路線固然毫不灣曲而且路面的堅實，佈置的美觀，也是值得稱道的。我覺得荷蘭雖然是一個小國，可是它的建設力量，却不在任何國家之下，水道不消說，公路鐵路航空無一不是登峯造極的，這樣一個埋頭苦幹的國家，怎能不博得國際間的贊嘆呢！在洛特頓又過了一次渡，這一次乘客們並不需要下車，一座大橋正在趕造，明年完工以後，就不用再上渡輪了。

歸途所經的公路，一律燃着彩色的路燈，有一部分是深黃色，有一部分是翠綠色，景象愈加顯出十分綺麗，回到布魯塞爾的北站時，時鐘已經指着十二下了。

我在荷蘭雖然祗有短短的一天，可是印象却很深切，那些敦厚的人民，美化的家庭，田野裏的牛馬，林薄間的風車，街頭成千盈萬的脚踏車，海濱雄奇壯偉的大建築，都時時的縈迴在腦海裏，幾時再有機會去重遊呢，我在夢想着。

影星的合同

平考斯貝和任何一家電影公司簽訂合同時，總是要求他們在合同內特別規定，無論那一幅廣告上，必須把影片的名字列在他自己的名字之前。

勞勃蒙高茂萊和喬奇勃倫等幾個人的合同上，都規定不准作馬球戲。

卡倫朗白的合同上，規定准許她選擇自己歡喜的攝影師和服裝設計師。（晨譯）

歐美采風記（十）

沁明女士

進坎拿大國境的前夕

七月五日　八時起來，因爲我們人多，而洗澡間祗有一個，等了半天洗澡房才出空，因爲昨夜另外到了許多旅客，上下一共兩間澡房是絕對不夠用的。我們在外面吃過早飯之後同房東太太合攝一影，以留紀念，隨後即到附近的木湖（Lake Wood）遊覽了一會，這裏有一家戲院，自命是『梅痕之百老匯』，每逢夏季，許多來此避暑的優伶和影星，多半事先由該院預約聘請在這裏登台，往往編劇家有新編的戲劇，大都先在這裏試演，如果在此能得好評，就可以移到紐約或別的大城市去正式出演。當時我們走進戲院略爲瞻仰，但覺裏面湫隘黑暗，在外觀上似乎是沒甚特殊之點，無非是個普通小規模的戲園，倒是外面的湖非常美觀，那天的氣候很好，有許多人在湖中泅水，但沒有絲毫囂塵的景象，清清靜靜的，洵是個消夏的好地方。湖濱還建造了許多小木房，以備遊客租用，大約夠一家兩三口子，簡單的居住。我們在湖旁走了一回，走進一家規模很完備，設備很精雅的飯館去吃午餐，餐畢修又給各種賭博機器吸引住了，他獨自將各種遊戲都試驗遍了，據他回來告訴我們大家說他並未輸



『木湖』的長處是在週圍樹木的秀麗，再加上湖水澄清，雲霓盪漾，風光佳勝，超脫塵凡，堪稱『世外桃源』，消夏的美境。

三四—四四三

錢，並且他發現一種賽馬的機器構造得異常靈巧，極其好頑，堅邀我們大家亦去加入同頑，我們被修纏擾不已，祇得放下冷飲品，跟隨他去頑這架機器。原來是十五匹『馬』用機器推動，每次比賽，得獎的馬，從不一定，有時某號馬『跑』到將近終點線前，忽然停住不再前進，有時最落後一號的馬，也許很快的『趕』到前面去；我們大家賭錢，幾乎輸得很多，最後李君忽然以五分錢換到四十幾枚五分的輔幣，大家認爲滿意，就此歇手。上車再向前進，此時我門是向坎那大而去，在將入坎境的半路上買些美國香煙，又將車箱內汽油加足，因爲一旦步入坎境，這兩樣東西都要貴得多。二點鐘達到坎美交界邊境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坎那大移民局的職員，講一口法文，音容面貌就和美國人大不相同。據說坎那大的叩白克(Quebec)一省之中，百份之八十的居民，是講法文的；移民局的辦事人員應接也還客氣，他們翻查存卷，知道我們早先寄去的信件業已收到了，略爲查問幾句，就放我們入境。我們踏上坎拿大國土之後，第一件事是在一家飯館裏吃點心，在那裏休息一會然後再走。坎那大的公路雖然也很寬闊，可是沒有美國的公路那樣平坦，沿途所看見的，祇是大塊大塊的空地，曠野之處和田陌之間，就不見什麼樹木，似乎好像沒有人耕種一般，多一半的農地是放着牛羊在吃草，同時房舍也很少見，更不必說人煙不稠密了。依我的觀察，這大約是貧瘠之地，祇能用作畜牧場所。我們經 三四—四四四
過些市巷村落，也都破舊凋敝得很。中途唯有一小段的山景非常壯麗，所以我的推測是：這一帶地方大概不是坎拿大的富庶區域吧？將近叩白克省會的時候，沿途所見的人漸漸多了。村莊中小孩子們都向我們招手吶喊，表示歡迎，我看這班孩子們所穿的衣裳頗現襤褸，猜想這地方的人民必是生活清苦的。坎那大每年吸收遊客，地方上所得的收入，爲數頗不貲，因此居民見了遊客，都竭誠的表示好感。同時在遊客的心裏，覺得他們親熱遊客，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也必是愉快的。

六點左右，汽車由渡船上過了河，對岸便是叩白克省城，我對於這城的第一個印象是覺得牠很古老陳舊的，我們在美國時所見的一切都是新穎的，美國城市中的房屋，人民的服飾，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一律的，凡百種種大同小異，幾乎人人的日常生活，是一個模型裏刻印出來，單調得可怕。可是在坎拿大就不同了：城市中的房屋是亂糟糟的，各種式樣全有，街道也不是一樣的闊狹，有的小巷灣灣曲曲，高低不平，一切的景象就像是市政是逐漸擴展，由最初時的簡陋狀況慢慢的進步，而不是大規模設計預先規劃的城市。街中的行人，也和在美國街中所見的神情略有不同，因爲沒有美國人那般整潔。叩白克省內的居民，想是由英法

兩國僑民的面貌湊合在一起的了，最初佔據坎拿大東部的是法國，後來纔給英國奪將過去，他們的婦女沒有美國女子長得漂亮(Smart)肥碩的多，可是她們富有女性美。(Feminine)



『叩白克城的江岸和昌興公司的巨輪『不列顛』皇后號，新舊對照，頗饒趣味。圖中古堡式的大廈卽是芳脫娜宮Chateau de Font-enac)大旅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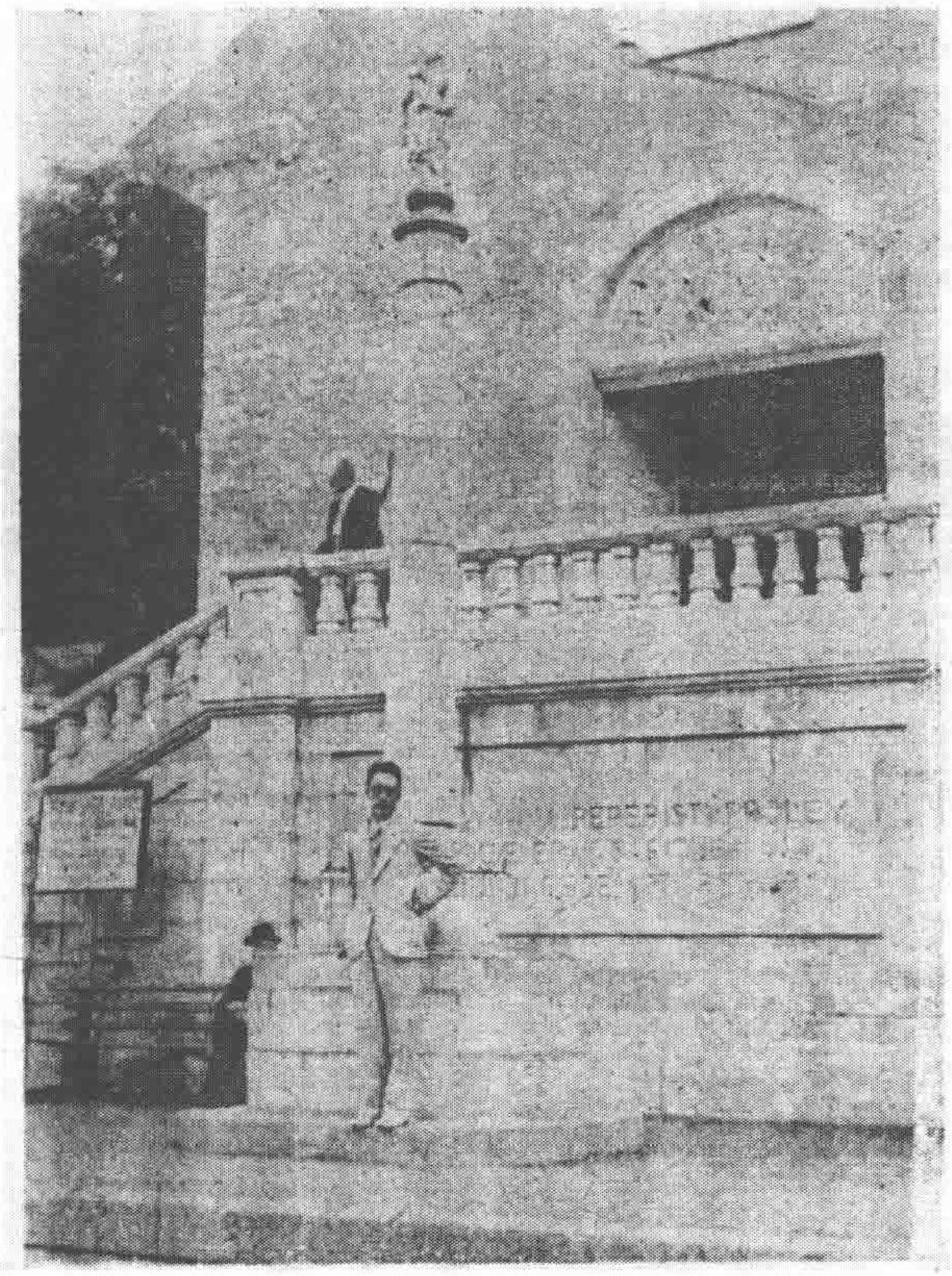
我們抵達之後，第一件事是找地方住宿問訊幾家都已客滿，每至一處，均由房東轉輾的介紹，最後尋到一家法國人的家裏，租下幾間房間。這家的房子很高大，可惜收拾得不甚乾淨，價錢却很便宜，每間的房金只要一元二角五分，記者按：坎那大的幣制和美國錢價值不相上下，一樣大小，只是錢鈔的印鑄不同而已。房間內有洗臉盆水壺漱口盃之類，唯獨洗澡間格外的金貴，我們發現全屋祗有一間，使我聯想到租房間要臥室帶浴室的，只有新興的美國才到處可以找得到這種普偏的奢侈設備。晚上出去吃晚飯，街上的行人看着我們似乎有些詫異的面部神情，好像我們是那個博物院裏的古董復活後逃出來的，有一個小孩並且大聲嚷：『中國人呀！』大概他們不常看見中國人吧？我們走進一家飯館，可巧是我國人開的，裏面的侍者，乍見國內來的同胞光顧，就像遇見自己的親屬一般，和悅非凡，這樣的熱誠，也提起了我們大家的興緻，卽席要了些酒喝得不多，已是微醺，大家就互相致送頭銜，你叫我『紅燒猪頭』，我叫你『醬汁肉』等等，因爲都不是善飲的人，偶爾乘興喝兩杯，就不免半酣到面紅耳赤了。

今天所聽見的語言，全是法國話，我雖然從前在校時也曾念過兩年法文，不知怎的現在全不能應用，對方稍爲講快了些，就簡直聽不淸楚，可見得學語言書本與實用，完全是兩事。幸而這是坎拿大，生活的速度比較美國已是鬆懈得多，不然像美國那般的趕得緊，人人急不可待，那就休想我這『二百五』的法語可以通達。就

三四—四四五

是大家走路也沒有在美國那麽快，總叫人作事也還可以轉得過一口氣。

七月六日　我們九點鐘預備好，便坐車出城去看此地最負盛名的教堂，是奉祠女聖婆蒲安妃(St. Anne de Beaupré)的禮拜堂。一路上看見許多的小孩子們，化裝作老婦模樣，用手搖紗機在紡紗，或着古裝，頭上插帶鮮花，有的還將身體很大的狗，拖輛僅能容坐一人的小車，狗的頭上也帶上草帽，以吸引經過的路人注意，請他們賞錢，這也算是一種賺錢的方法！試想一條狗，焉能拖車，更



『這是婆蒲安妃禮拜堂的舊址，也就是從這裏擴充到於今規模發祥的起點；這所教堂在大路的旁邊，是一六九〇年建造的；圖之左角有一塊牌子上寫着：『教士領導遊客參觀，解釋聖壇及各主要聖蹟之略歷，每日兩次，，第一次在上午十時半，第二次在下午三時，在此處聚集，不受報酬。』

如何能載得起一個成人？遊客們當然不忍果眞去坐小狗拖的車子，但是也會覺得這是新鮮的頑意兒，就有許多人集合了一羣孩子們在狗車旁邊給他們一起攝影，以留紀念，同時看着這羣天眞爛漫，奇形怪狀的孩子們，一方面憐憫他們，一方面又覺得他們好笑，隨便給些小錢給他們，以致沿路都是這種貧寒行乞的小孩，是變相的童丐，有的還拿着幾張舊畫片在手中，以賣畫爲由，向人討錢，修特意找了幾五六個孩童，集合他們在一堆，給他們照了一張相。在城郊的外廂，我們來到堅安多巴配的天主教堂，這教堂的年代已是很久遠了，最起初時，不過是一間頭的簡陋小寺，後來因爲奇蹟百出，遠近傳聞出了名，教堂裏積多了錢，前來禮拜，求醫，懺悔的教徒日衆，香火於是興盛起來，教堂的產業和建築也逐漸的加添。不久以前，新教堂落成，美奐絕倫，規模至爲宏偉，外表很富麗堂皇，裏面則有許多神像，每個神像之前，有燭臺和貢桌之類，備有白臘燭，供敬神的香客們，買了燃點在神座之前，我看起來，此類的教堂便與中國的廟宇差做不多，一樣的接受香燭，不過禮拜堂中不燒香而已。正中也掛着長明燈，聖母像旁，還懸吊着許多錦繡的幔幡，

壁上玻璃橱內還陳列着許多金銀飾物，全是信徒們許下願心心誠則靈得了好處之後，還愿孝敬的，這與我國廟內善男信女報效



『這羣「要飯」的孩子們的小手和小臉都髒得很，他們穿的衣衫也很襤褸，可是他們的面色倒還看得過去，譬如像圖中的這四個，不能說是不康健，用強壯高大的狗來拖塊車子，總比用瘦小微弱的狗要仁慈的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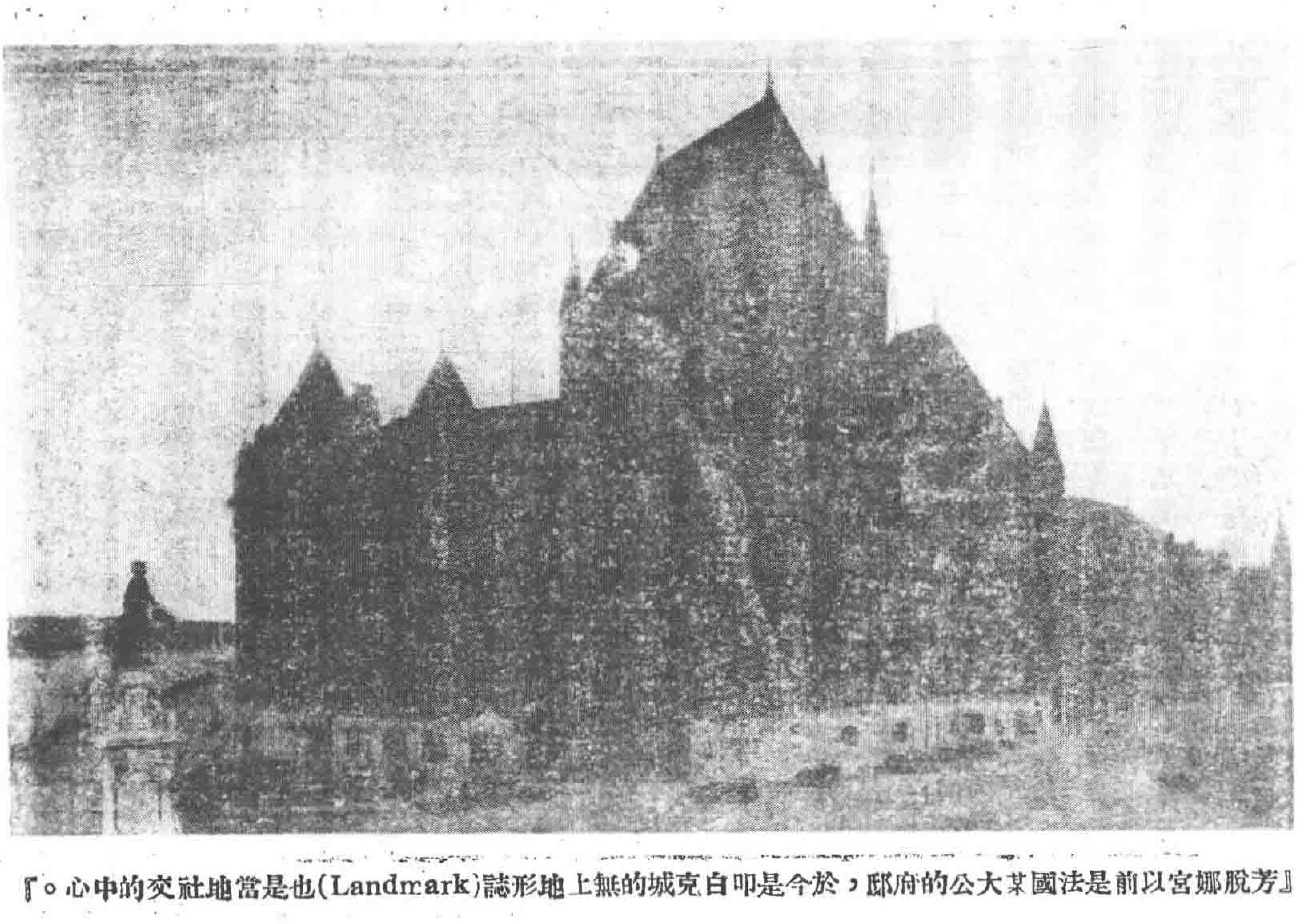
給菩薩的東西又有什麼分別？有一位聖哲的壇前，擺滿了舊的拐杖，據導遊者說，這位大教師生前善醫跛的因爲他感動人行善的力量很大，所以他成『聖』以後，還是一樣的能治人足疾，前來許愿的，醫好的頗不在少數，蹩躠者一旦治癒，便用不着拐杖了，拿來供獻在神像的前邊，權作宣傳的廣告，也是以廣招徠之一法；我們在每一個小單位的禮拜堂裏面巡行一番，實在不啻是外國人在我們中國參觀廟堂一樣的心情，並不爲敬神，却是爲好奇心所驅使。

不過，我認爲我們遊歷的人，旅行所經之地，必須抱定『入國問境，入境問俗。』的宗旨，儘量的採訪。譬如參觀這所教堂之後，使我對於坎拿大叩白克省內居民的富於宗教信仰心理，有了切實的認識；來到這聖安多巴配教堂端誠禮拜，和求醫懺悔的香客，大有山陰道上，絡繹不絕的形勢，無怪乎這教會的事業蒸蒸日上，產業逐漸增加了。

回城時繞道至孟木蘭仙瀑布(Montmorency Falls) 停車處須出兩角五分錢才得到一塊停車的位置，不過這二角五分錢不是白出，因爲拿着出費證，如果走進一家餐館內吃東西時可以折合現金付賬，這家餐館外形和內容都非常講究，屋外的園林更是富麗，是英女皇維多利亞后的父親堪脫大公以前在坎所置的別墅，現在出賣給私人組織，改作飯店。我們吃些冷飲品後，由屋後花園內轉過去，老遠就聽得水聲潺潺，抹角出去看見遠遠一支白水，自十餘丈高的崖石上，傾盆而下，水聲隆隆，壯偉無比。我們徐徐的

近瀑布，越走得近，越覺得瀑布的體積龐大，和人的比例愈相差得遠。因爲這瀑布高二百幾十尺，寬約五六十尺，水望下瀉時，層層白霧，在太陽光之中顯出五顏六色來，在瀑布的脚根，還有五彩虹，走近去時，空氣中迎面飄來毛毛水珠，像風送細雨一般。我們在各種角度仔細的欣賞了一會，囘到餐館再休息片刻，參觀這所『別墅』內的裝飾和各種有歷史價值的遺物，然後坐車囘城。

中飯後去看省議會，由嚮導者解說一切，我們每人都坐在總督椅上留了一影，以作紀念。因爲此時適值夏季休會，議會內可以任人隨時參觀，可惜一切的桌椅，全用布套罩住，頗像一家久不住人的房子。上議院比下議院的裝璜講究些，一律紅色，修飾得非常富麗，天花板上全刷的金色，上面旁聽席的圍欄和扶梯的擋手很精細的木工雕刻。看完議會，纔到叩白克一條年久失修最古老的街道名叫蘇樓夾街(Sous Le Cap)的，這街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一面是叩白克的最顯要名勝芳脫娜宮(Chateau Trontenac)是一座古堡式的巨厦，於今已經改作家一最考究規模宏偉的飯店，聳立高原，離開此宮僅幾百步外，降下去幾百尺底的地方便是貧民窟，(Slums)要達到這地段，須坐電梯下去，我們購票搭電梯時，見電梯的容量很大，並且也有收票的人，使我們忽然想起有生以來，室外的交通利用電梯，這確是破題兒第一遭。踏出電梯的門便



『芳脫娜宮以前是法國某大公的府邸，於今是叩白克城的無上地形誌(Landmark)也是當地社交的中心。』

三四—四四八

是一條一條窄小的巷道，店鋪破舊，人民窮苦，問路去找我們想看的一條『世界最窄之街，』可巧有兩個小孩子在街中嬉遊，我們向她們說了街名，她們便給我們帶路，到達那裏之後，我們給那大一點的孩子二毛錢，然後自己向這條街中走去，所謂世界奇蹟之一者，原來不過是一條窄小的羊腸道。既髒且臭，街道的兩旁是二層樓高的市房，每家樓上的窗口，懸掛出一根一根的繩子，晒的衣服，旗旗招展，五光十色，眞可以說是弄堂而兼晒台了。我們纔走進弄口，便有一羣野孩子圍攏來向我們要錢，費君拿出一個二毛五分錢的輔幣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分，這可弄出事來了！他們分配不勻，包圍住我們成鐵桶似的不放，幾乎不得脫身，祗得再掏出一枚來給與他們，總算這纔解圍；將要出弄堂時，看見幾家人家的廚房和後門，聞見一陣陣叫人作惡心的腥氣，如是而已，總算是賞鑑過了坎拿大年代最久遠的街道。若在我國的話，別的不說，像這種樣的弄堂至少也有幾千百條，實在不稀奇，決不會想到拿來作爲吸引遊客的號召工具。

看完之後，仍舊坐電梯回到上面去，重新回到富麗堂皇的大都市，和方纔所見的貧民窟兩相對照，確是再好不過的兩大極端的反比例。我們在大飯店前邊的小公園內閒坐一會，俯視下面低處的全景，然後上車動身他去，這樣總算是走馬看花似的忽忽忙忙



『這條大橋，橫貫聖羅崙斯河，祇有兩座橋樁，是橋樑工程界偉大的傑構，是肱木橋(Suspension bridge)中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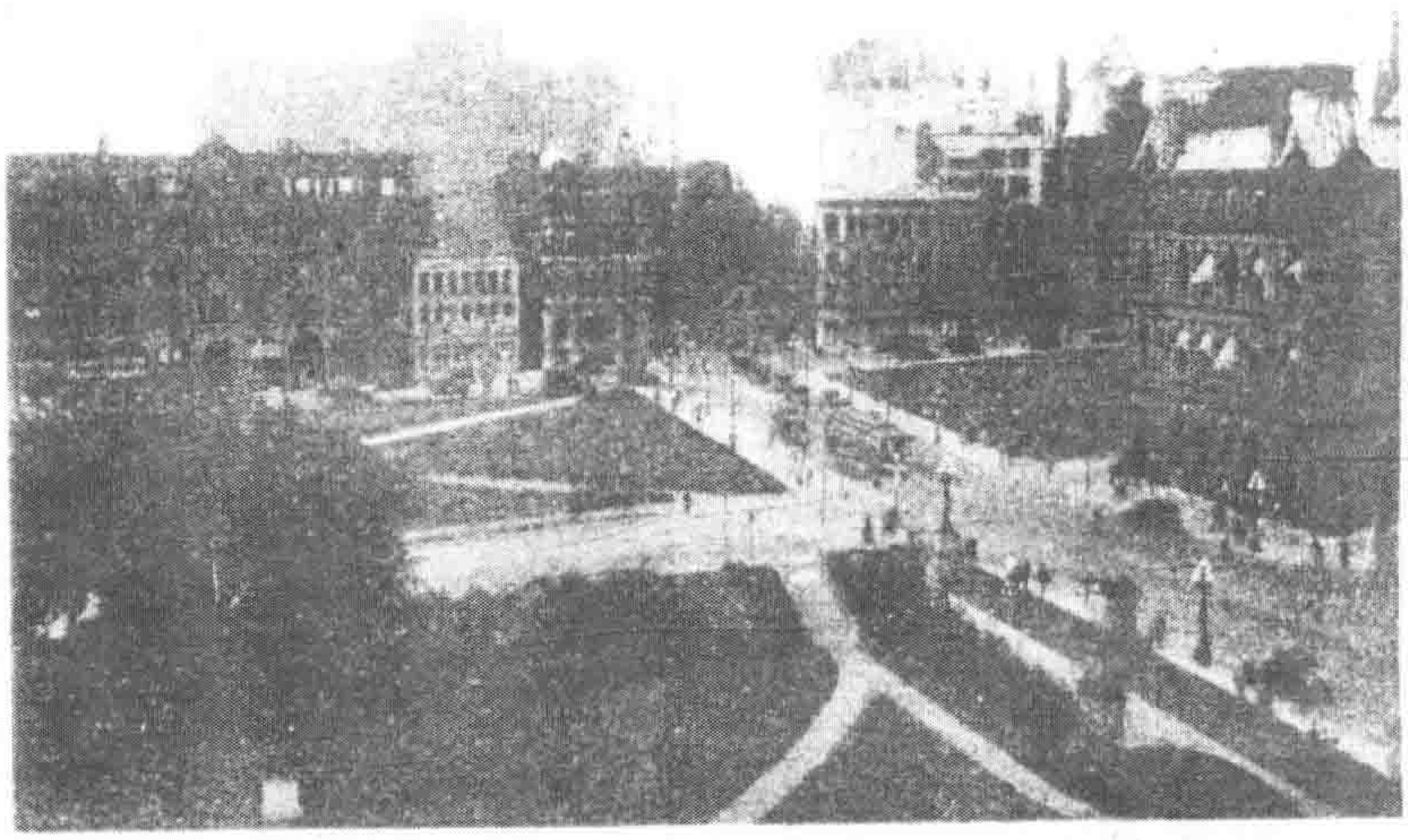
三四—四四九

看過叩白克回到住處收拾行李，晚上六點出城，未幾經過工程宏偉的闊板橋(Quebec Bridge)是一條建築很艱鉅的肱木橋，看上去極其美觀。在途中約四小時之久，晚上十點半到達一個比較大些的城市名叫三河的(Trois Rivieres)這名稱的來由是因爲三道河流在此地蹤頭，當下找定一家該城中最講究些的旅館住下，這旅館名稱是勃勒劃夏督(Chateau)『廈督』(Chateau)之譯意是宮堡，形容其華貴也，所以房金昂貴些，不過以前幾處所住的都是壞房子，現在不妨稍爲享用舒服一下，必須如此，纔能將好的與醜的全都嚐試一遍，好的咧。我們放下行李，洗盥完畢，就走進那旅館的點菜餐廳(Grill Room)吃壹頓美味的夜飯，這才定定心心的預備好好的休息一宵，我在臨睡之前，還洗了些不能不洗的零碎小件，在路上旅行，除了大件的衣着可以交旅館代洗外，小件的東西連等候着洗畢乾晒的時間都沒有，我以爲如果時間上不很從容的話，旅行時最好攜帶幾件不易縐，不輕易顯出骯髒像，經得起拖的衣服，在路上坐車時穿用，另外再帶一兩件稍爲講究些的衣服，預備晚上或是在正式場合下，或是到上流社會所去的地方，掉換穿穿，以示新鮮。他們男子，因爲不便多帶衣服，西裝又嫌累贅，大半是平時穿一兩套比較可以支持長久的衣褲，等到一個新的地方，如果準備有一兩天的躭擱，再換上一身乾淨的西裝，來得及時，便吩咐旅館的人把髒了的衣服趕快洗出來，不過加急的工作，洗費要貴得多。中國婦女的旗袍，外國的洗衣作根本沒有看見過，更不必說是從未洗過，所以價錢從未一致，記得有一次開賬竟要兩元一件，照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國幣八九元，我做一件新的旗袍的代價也不過如此，想想實在不合理得很！

世界最大的皮貨店和藥房

七月七日　八時大家預備停當，吃過早餐後，動身向孟曲羅（Montreal）出發；一路上漸漸的走近以英文爲主要語言的區域，沿途的風景沒有什麼見長之處，不像美國的境界那般樹木成林，不特此也，有的地方甚且是荒蕪不毛。經過的小城市景也不甚整飭，人民的生活似乎隨便得很，看他們不像富有，可是也都逍遙自在，安居樂業。家家的老幼都坐在陽台上消閒，看路上的車子過去，男子們都閱報，婦女們有的結絨線生活，有的談天，小孩子們也坐在小椅子上望街，在小的鄉鎮村莊之中，居民看見外來人經過本地，多半是以爲很新奇的現象，注視着也是他們一種很有趣味的消遣方法罷？下午兩點鐘抵孟曲羅城，未進城之前，在一家汽油站上先要了城內街道的詳細地圖，並詢問有什麼乾淨一點的旅館可住，這地方的人已是全講英文的了，那經營汽油站的主人回答說本辟凡尼亞旅館還不錯，我們便開車進城，此城比叩白克城要

美國化得多了，通衢大道，熱鬧街市，都很熱鬧齊整，商店的氣派也很大方，我們找到汽油站所介紹的這家旅館，問明價錢房金要四元一間，這旅館又舊又髒，我們不懂汽油站為何會主薦牠家？祗得退出來；先到一家飯店裏吃中飯，菜還可口，價錢亦不算貴，吃完之後，再兜幾條大街上尋找旅館，依然沒有什麼合式的，結果還是找了一家『旅客的家』(Tourists Home) 安放下東西梳洗休息片刻，晚上到了一家叫麗都夜總會 (Lido's Night Club) 去吃晚飯並看表演。這裏的舞女遠不及美國的活潑伶俐，並且沒有什麼相貌冶麗的，當時祗見一位管事的走過來到我們桌前先施一禮，然後向他們幾個男子們攀談遞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的是：



『孟曲羅城的市政是融會歐美城市建設體裁的結果，圖中所見熱鬧市區中的廣大方場，綠茵鋪地，點綴着花草樹木，使煩囂的市廛中，能得到青鮮的空氣，和幽雅的環境，而免除物質生活的單調。』

『阿爾卡特辣斯公共關係指導員 (Director of Public
Relations 麗都飯店』

何謂『公共關係』？也就無需乎多問，想讀者也必定能猜想得到它的意義。至於『指導員』的作用何在，也不言而喻的是指男女友誼的媒介了。

七月八日　早上十時才預備停當，寫完幾封信，中午正預備找一家飯館吃飯，遇到一輛太克先(汽車)的車夫走上來徠生意，想打動我們的心思，下午由他領導去遊覽全市。我們也欣然答應，同他講定價錢，以每小時一元計算，解說，駕駛和汽油的代價一概在內。我們擱下自己的汽車暫時不用，由他先開我們去吃飯，飯後便坐他的車。遊覽全市孟曲羅的大街上非常繁榮，大商店不計其數，坎拿大的羊毛紡織品和皮裘最為著名，汽車夫帶我們到一家號稱為全世界最大的皮毛店名叫("Des Jardin"World's Larg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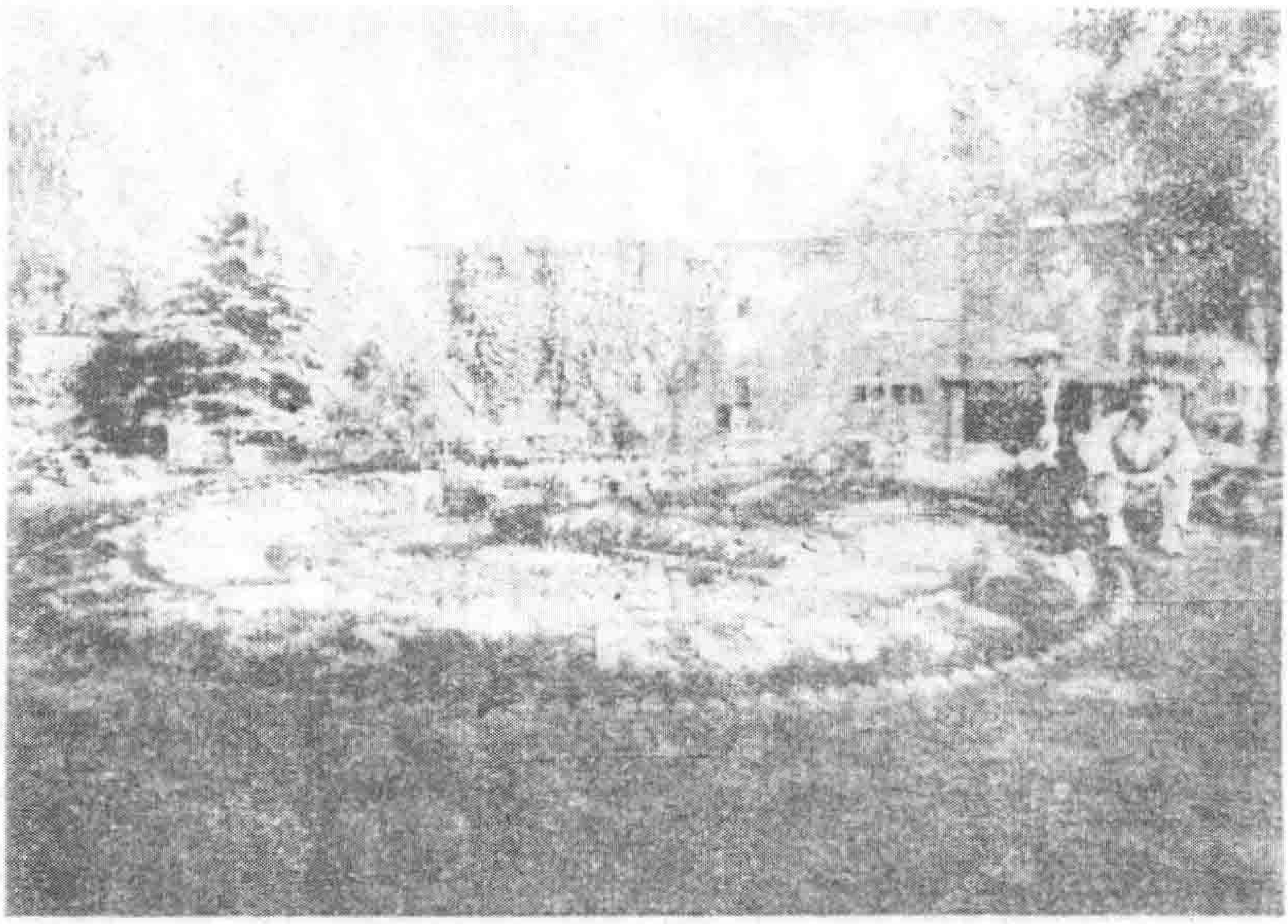
三四—四五一

三四—四五二

fur Store) 這家的皮貨着實不少價目確是比在美國便宜多了，因爲皮貨入美稅率很高所以許多美人來坎旅行大都每人帶一件皮貨回去據店裏伙計計算給我們聽誠然要便宜不少。該店的佈置和陳設倒有點像北平『瑞扶祥』這一類的大皮貨莊。當下李君定做一件皮大氅叫該店直接寄美；我們也各人買了些小件的皮貨，參觀完畢隨卽去看一家最新式的藥房。這家藥行也是號稱爲『世界最大的零售藥房』(World's Largest Retail Drug Store) 似此以『最大』『最高』爲口號的風氣想是受了美國人心理的傳染吧？若是在歐洲則常以『最老』爲難能可貴的了。能老最好如果不能稱爲『最老』那末不妨說是『最大』或是『最新』橫直祇要帶上一個『最』字，就算是號召的招牌。這家藥房，在管理經營上確是最新式的，且不說裏面的裝璜摩登就是他家所自製的化裝品也無不是用最美麗悅目而又引人入勝的瓶子匣子裝盛着。每日上門來配藥買物的人當然很多，但是送貨部的事務却超出門市生意五倍以上據說他家備有機器脚踏車五十餘輛，運貨汽車三十餘輛，飛機十架全是專爲送貨之用。病家不論遠近祇消一個電話，該店無不立刻送到管理得極其週到因此營業鼎盛。該店也帶賣印度人手製輭皮的靴鞋式樣很好看，我買了一雙。該店並預備下各種各樣的明信片明信片的一面印着該店各部份的照片，加上簡單的說明，任憑參觀的旅客們隨意取用，祇須在片上開具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不論世界上的那一角，均由該店擔負郵資寄去每張明信片上載明『我現在業巳參觀過世界上最大的藥店了，』如此可見他們做廣告不能不算道地，臨出門時每人還贈送兩小瓶的香水樣品，鞠躬如也很客氣時把我們送出門來。這固然可以說是由於外國商業競爭特別厲害所致，可是店舖內的伙計謙和有禮，也是因爲他們對於他們自身的職業有自尊心的緣故。因爲他們重視他們的職務所以絕對不會表些微玩忽不敬的神情。反觀我國的大小商店，不論其是生涯鼎盛，或者門可羅雀，似乎在處可以遇到不願服務的伙計，眞有天淵之別了。

繼續的去參拜聖約瑟教堂這教堂的建築，也是舊的上面加蓋新的，在新屋的前面，有寬條的石級的數十格；堂址在山頂，從這裏望出去，可以俯視孟城的全景，遊人和香客，都很擁擠，那時天氣既熱，人氣亦雜亂，沒多留連，就乘車下山。經過一帶有錢人的住宅區，甚爲雅潔清靜，某處一方小花園內，草地上有一具電鐘，斜坪之上，有一個直徑約一丈的圓形鐘面，完全用美麗的花草種植成鐘的外形，鐘的邊和鐘點的字母用各種顏色的植物點綴，分別得很清楚，兩根大針，上面也長滿了花葉。『花鐘，』就在路旁，所以過路的

人都可以看得清楚，倒很新鮮，所以修等特地停下車來，攝影以留。接着到蠟人館美國沒有蠟人館，歐洲却有很多我們便進去看看。裏面一大半的蠟像陳列，都是歷史上知名的人物及故事，其中最觸目的是一千六百餘年前羅馬人虐待耶蘇門徒的種種暴行，



『花鐘上面的鐘點是用羅馬數目字註明，外圈是臘丁文的字句，都用豔麗的花色分判出來。』

一幕幕的佈置得情景逼眞，再加上黝暗的燈光照着，幾乎疑心是設身處地親臨其境，我們目睹着以活人喂豺狼虎豹的慘劇，心驚肉跳竟忘了這不過是蠟製的。還有一部份演出當時基督教徒掘地道爲藏身之所的故事，形容地道內痛苦的光景，屍骨棄地，活人則男女老幼皆戰戰兢兢不可終日的神氣，實在叫人心有餘悸。我本來看蠟像就像死人再加裝扮出各種奇形怪狀，看了心中異常難受。不過這種教育的工具效能很大，我國應當加以提倡！出門之後，坐車經過平民住宅區，看見一所矮房子，有位矮小女人坐在陽台上的搖椅上在納涼，車到門口時，車夫忽然停住車，我們已經看清楚門首所懸掛的一塊牌子，上面寫的是『侏儒宮』(Midget Palace) 每人出五毛錢，買張門票，走進那所很矮小的房屋，進門處掛着幾張照像，我們至是方始明白原來這一家共有三個矮子：一個是爸爸一個是媽媽（即方纔坐在陽台上的婦人）還有一個是他們年方九歲的兒子，三個都是高不及三尺的矮子，據道矮人是不會生殖的，他們這夫妻倆是世間唯一的一對矮子父母，兩個成年人的年紀約模在四十左右，說話及行事都顯出非常老練。這所房子，是配合他們的身裁建造的，小桌小椅小床，小櫃以及小廚房，小洗澡間，簡直的像一所娃娃的房子，可是傢具用物一切除了尺寸稍小而外，材料和做工却是很精美的，成本並不貴。（未完）



『(甲)孟曲羅的坎拿大歷史博物館(Canadian Historical Museum)是全美洲最完善的蠟像陳列館，
圖中所示即該館陳設之一幕，是將基督教徒喂獅子的故事。
(乙)聖彼得講道的神情，活躍如生，奇肖逼眞，誠大觀也。



三四一四五四

西拉利昂黑人的食米

——非洲西部探險記的一頁——

By Dr. R. Eberl-Elber　蕭金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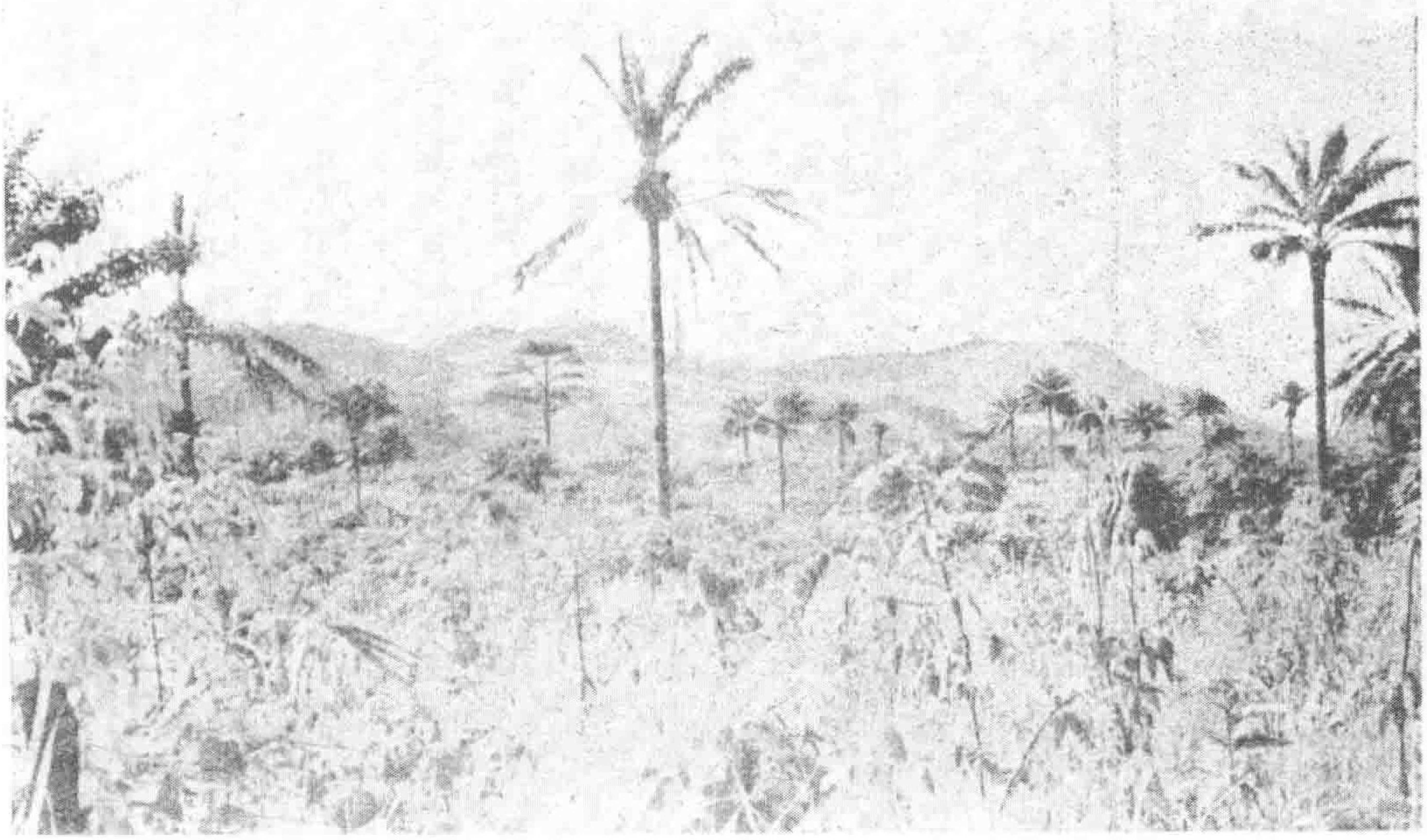
英吉利的保護國西拉利昂的東部，是向來絕少有歐洲人的蹤跡的，就因爲它這樣的偏僻荒遠，倒勾起了維也納愛爾勃博士的好奇心，使他毅然決然的去作了一次有關人種考察學的旅行。他在這向不爲人所重的菲洲西部的一隅，居住了相當的日子，時常和土人們在一起，湊這樣難得的機會，他就漸漸地看到了他們生活情况的全貌。

西拉利昂位於尼葛河發源地和大西洋西岸的中間，是菲洲西部英國最古老的一塊殖民地。

這塊殖民地的面積，最初是很狹小的，當一七八六年推行解放西印度黑奴運動的時候，由西拉利昂的幾個酋長自動割讓出來的不久就做了被解放的奴隸的避難所。後來，逐漸向內開發，到十九世紀的末，才劃定了西拉利昂現在的界綫。它的北部和東北部，都和法屬熱內亞接壤，在東南部，它就緊貼着黑種人的小共和國里比利亞。沿海有一小部份的地帶，所謂西拉利昂的委內瑞拉者，便是英國正式的殖民地；沿海其餘各處和內地的全部，那都是在英國法律統治下的保護國。

雖然要上西拉利昂去，儘可從海路直達，或者經由耿比亞塔飛機，亦可並且那邊自從建築了幾條公路和兩條狹軌鐵道之後，內地已有一部份是開放了，但在歐洲僑民的心目中，還是很不願意去，最大的原故就是氣候太不相宜。在西拉利昂，全年只分晴雨兩季。晴季大約起自十一月的下旬，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梢。打五月的頭裏起，有時候或許還要早一些，不很急的陣雨便開始下降了；到這個月的末，大雷雨和颶風接踵而來；從此熱帶雨就開始了，這樣足足有四個月，日夜下着不停的大雨，掩沒了全部的陸地。最後，到十月的初頭，兩點才漸漸稀疏起來，只有晚上和清早還得下幾陣，約摸到得十一月底，便完全停止了。因爲這樣長期的下雨以及晴季中的許多不舒服——難以忍受的酷熱，水料的奇缺和十二月一月間給颶風打薩哈拉吹來的大量的灰沙，往往使歐美人不能抵抗而感染疾病——在過去西拉利昂是一直被稱爲「白種人的墳墓」的，就是到現在，大家也還遠避着它。

就地形上講，西拉利昂是比較最參錯不平的所在：沿海一帶，地勢很低，有幾處簡直非常潮濕，無數的溪流縱橫交叉，形成了大量的泥沼，終年泥濘難行。在保護區的南部，有面積很大的平原，遍佈



西拉利昂的東部——喀喇亭區風景一般

着原始時代的森林；但在西拉利昂的中部，却又全是山地，並且長着顯然和別處不同的植物，大部份都是矮樹和灌木之類，只有很少的幾座山頭上，稀落落地點綴着數行高樹。朝着法屬熱內亞的方向再往東，連灌木也不見了，地上幾乎全是岩石，而在第喬列白的附近，——就是尼葛河主流的發源地——眼前所見的就祗剩無數又高又大的童山了，上下都是赤條條的花崗石，什麼植物都不能生長，一片荒涼蕭索的景象，很淸楚地告訴人家這裏是永遠無法推行殖民政策的。

三國交界之處

在這荒涼無人的原野中，屬於保護區的最東的一部份却顯着極堪驚奇的相反的情況。它的名稱是和它首鎮的名稱相同的，一般都是喀喇亭；這地方恰巧夾在兩條大河的中間，北面是莫河或稱馬考納河，南面是毛筆河。同時這裏也是英，法，和里比利亞三國的交界之處。

喀喇亭的南部和西南部都很平凡單調，只有極少的幾座小山，但靠近法屬熱內亞和里比利亞共和國的一帶，地勢就越來越高，簡直到處都是眞正的大山，其中多數均在海拔一千一百尺以上，有幾座甚至超過一千三百尺。這些山峯上幾乎全部長滿着濃密的熱帶植物，山坡上長的都是極大的灌木和各種有刺的矮樹，山



吉雪部落中的一家，正在進餐，以手捧飯而食。

頭上長的是大森林，地上還密佈着亂艸野籐，正好給松鼠，香貓，猴子和金錢豹們做巢穴。可是也有幾處不長着樹木的，只透出了赤裸的山岩，讓猛烈的日光，長期的陣雨和深宵的冷露侵襲着，使人看了，頓生不快之感。在這些綿長的山脈，樹木叢茂的高崗，和無數形勢奇特的崇山峻嶺的中間，分佈着許多寬廣的青綠色的村莊，各處山坡上瀉下來的清澈的山泉，環繞其中，使周圍的景物，越顯得異樣的秀美了。這些村莊裏的土地，在全部的保護區中，要算是最肥沃的了，氣候也最溫和，西拉利昂全境，沒一處能夠勝過它。

大約在四十年以前，行旅們要從馬考納河和毛筆河之間的地區通過，可說是很困難的，甚至是極危險的，因爲那些當地的酋長們，幾乎不斷的在發生爭執，而他們部下的武士，也特別的愛好鬥爭；但最近幾年來，這地方已是很平安了。在喀喇亭的首鎮上，英國政府有一個官署設置着，並且有一條公路向南可通本鄧堡，——便是一條狹軌鐵道的起點——這樣，就使這地方開化了不少。然而，喀喇亭區的東部却至今還是非常的荒僻，難得有歐洲的旅行家去涉足。

當我在喀喇亭區東部旅行的時候，第一件事使我最驚奇的是雖然這裏有大部份的村莊和着鎮相距不過二十五英里左右，而村中的居民却還是第一次見到歐洲人咧！但後來經我自已在這

荒涼的地帶上，四面八方的走過一遭之後，才知道以前的確不曾有一個白種人來僑居過所謂物質文明的勢力到這裏也就窮極而無所施了。

喀喇亭區東部的人口，雖是也很稠密，但和保護區的南部中部比較起來，却又不同。在這裏大一些的市鎮是永遠找不到的。到了晚上我往往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歇宿，因爲我經過的那些村莊實在太小了，他們的酋長再也不能替我弄到一間草舍。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只得勉強掙扎着前進，無論我是怎樣的飢渴疲倦，也得繼續趕路，再到前面別的村莊裏去碰我的運氣。

米米吉雪部落唯一的食糧

佔居在喀喇亭區這一角裏的黑人，就是所謂吉雪部落，他們的體質却和鄰近的各個部落大不相同；從人種學的觀點上看，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事。吉雪人的體格，比菲洲西部的各種黑人大概都要長得矮小一些，尤其是他們的女人，身材往往很纖瘦苗條，多數還有怪漂亮的臉龐，比起住在南部原始時代的大森林裏和東部荒涼的山嶽區中的女人來，他們眞是美麗得多了。

從前吉雪部落向來被認爲好勇鬥狠富於危險性的民族；但現在，自從英國當局禁止了他們的自相殘殺之後，吉雪人民的生活，已變得很和平了；並且，賴着他們的耐苦勤勉的精神，已克服了許多自然的困難，在農藝上獲有足長的進步。西拉利昂的主要食糧是米。他們也想試種熱內亞的小麥，可是到現在，還很少成功。就是稻這一種食糧的種植，土人們已經也累得很夠了。最初，先得把大塊的荒地上的灌木之類鏟除，才能改爲稻田；然後就把伐下來的樹木燒成灰炭，因爲他們家裏，大多數從不畜養什麼牛羊猪狗，所以除掉燒剩的灰炭之外，便沒有別的東西好充肥料了。到每年五月頭上，第一陣雨降下來的時候，稻子便得下種了；以後的幾個禮拜裏，所有的女人孩子都得出動，在田裏看守着初長出來的稻秧，以免給飛鳥，田鼠和蟲蟻之類傷害。到七八月裏，稻漸漸的長得高了，這種防守工作便格外的吃緊；及至九月將盡，田中的稻已經成熟，不久就要開始收刈了，那就更得日夜不息的看守着。但是他們雖然已防範得如此盡力，却不免仍有一部份的穀會給飛鳥攫去，因爲這些鳥不來則已，一來總是極大的一羣，使土人們無法驅逐的確，這些鳥是再可怕沒有的，它們的掠奪，往往會給土人們造成極不幸的結果，使他們在來年發生米荒，甚至完全斷糧。爲了這樣，土人們就只有趕快的提前收割，上緊把收得的新稻搬回家裏去。

在我的旅途中，曾經屢次看到土人在田裏收稻。凡是較小的田場（便是屬於一家所有的田場）這收稻的工作都是由婦女們單獨去担負的；雖然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然而他們每一個人都很

快活興奮，從沒有透出一些疲乏的神氣的。吉雪的婦女和孩子們的肢體，儘管長得很纖瘦，可是他們的體力却出奇的精壯，而且性質都很和平愉快，工作的堅固是絕不介意的。

他們從來也不知道用什麼鐮刀或鋤頭割稻的時候只用本地的鐵匠所打造的彎形的小刀把稻穗一綹一綹的割下來。割下的稻穗，就用一種富於韌性的樹枝分別紮成若干束，起初先在田旁堆放着，最後才運回去納入倉庫。當我在觀看他們收稻的時候，第一件事使我驚奇的是工作支配得太有秩序了，第二件是不論婦女或孩子，個個都能從清早做起，直到天晚，中間毫不休息。在每一處田場上一切工作都由一家的主婦指揮着，誰也不敢違背。

用幻術幫助收割

非洲西部的土人原是最迷信不過的，而在新稻收割的時期裏，他們更是分外的憂慮着會有什麼惡鬼來搗亂；因此他們總得獻出一兩頭鷄鴨來，連着才割下的第一束的新稻，做祭奠那些邪神惡鬼的三牲。此外，他們還得在靠近稻田的大樹上，縛上幾張藥符，以資抵禦；同時每家的主婦，必須用一種白粉很小心地塗在自己的前額和鼻子上，算是掩過了他的眞面目，藉此嚇退那般要來搗亂的神鬼。

當我還在田裏研究他們的收稻的習慣時，勃湖杜一族的大奠長——也是吉雪部落中位置最高的一個領袖——派了幾個人來通知我說，就在這最近的幾天裏大酋長所擁有的那些廣大的田場上，將有一番特殊的收稻工作要演出了。他們並不就告訴我這件事的底細，只反覆着說他們的大酋長急於要見見我，並且照他的預料，他田裏的一切情形，是必然會使我感覺莫大的興趣的。

於是我就決意立即動身，承那大酋長的美意，給我派來了一架抬床和八名轎夫；這樣我就初次在保護區裏嘗到了坐抬床的滋味。我們沿着一條狹小的山路走去，繞過了一座大村莊，約摸走了一個鐘頭光景，路便漸漸的高起來了，最後我們已到了一條樹木很稀疏的山崗上。從這崗上望過去，前面便是一行自南到北的大山，在它們的山坡上，都是屬於勃湖杜酋長的大塊的稻田。中央，最高的所在，有一方很大的空地，空地中間，搭着一座大草棚，才割下來的新稻已在那裏高高地堆積着了。在這草棚的中間和四週，有一大羣的婦女在攤放新米到平鋪着的蘆席上去，目的要使它們加速的乾燥起來。耳朵裏只聽得一片的歡笑聲，說話聲，歌唱聲，還夾雜着一下一下似有節奏的「蓬蓬」聲，那是另外有一羣女孩子用着又長又重的大槌在木臼裏舂米的聲音。此外，另有一大羣的人在烹煮大量的米飯，以便這些派到田裏來工作的工人和奴僕們果腹。

三四—四五九

據一個被派到田場裏來監督指揮的工頭告訴我，給大酋長服役的工人，男的大約有三百多，女的也有一百五六十名；可是即使有這麽許多的人工作，事實上還感覺不夠，不能將田裏已成熟的稻及時收訖，因此大酋長爲着担心要有鳥羣來攫食起見，特地召了兩個術士到他田裏來。這兩個術士是屬於一個很怪異的祕密團體，叫做「諸夫會」的，在西拉利昂的東都和鄰近的法屬熱內亞以及里比利亞共和國的境界裏，這諸夫會的聲名着實很不小呢！

每一個術士還帶着兩個助手和一隊敲鼓的人，他們這些諸夫會裏的脚色，身邊都藏著一種很祕密的藥物，大概用某種植物的液汁製成的，可以使人的體力增強到最大的限度。當這些術士和他們的助手開始工作前，必須先在自己的手臂上用刀子劃一條很長的創口，立即把這種神祕的藥汁滴入血液裏去，然後再用幾尺長的布帶緊緊地紮縛在創口上。

不消幾分鐘，滴進去的藥汁，就顯出驚人的功效來了。我自已曾經親眼看見一個術士把這種奇妙的藥汁滴進他的手臂去，只隔了十分鐘模樣，他就跳起來工作了，速度出乎意外的快，混身發出一種異樣的顫動。最初他傴僂着身子，裝得像一個矮子一樣，稻越割越快，後來，他突然又踏着很小的步子在田裏狂跳起來，一面亂叫亂唱，一面拚命的把身子和腦袋亂晃。這樣跳着，唱着，一刻也不歇，起初他還是一刀只割一穗，後來動作更快了，往往一下子就割下十穗或十二穗來，末了，他身體裏的藥性刺激得他越發厲害了，只見他抓過大把的稻梗來，只一刀就把稻穗全割下了。他的助手跟在他後面，也是同樣的跳着唱着割着，彷彿要和他競爭似的。無疑的，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至少要抵得四個或五個壯工，而且他們總是接連着幾個鐘頭的蠻幹下去，只偶爾坐在地上休息一會，但立刻必跳起來活動了。

這些諸夫會的術士所表演類乎幻術一樣的能力，委實要收到兩倍以上的功效。雖然在一個外來的人的目光裏，他們和他們的助手的行動都有些像瘋子，但他們的成績却的確很不錯，這是無從否認的。其次，他們這樣的做，還可以鼓勵其餘的工人也忘命的工作着，使他們即使在難以忍受的烈日的曝晒下，也不致鬆懈下去。所有在田裏工作的男人女人，受了那種驚魂蕩魄的鼓聲和粗野動人的歌曲的刺激，就是疲倦到馬上要死的程度，也不由他不自己掙扎起來繼續忘命的工作。（譯自本年一月份 "Geographical Magazine"

德國廢皇會見記

J. V. Kurenberg　　王仲鄂

世界上很少聽到關於威廉二世的消息，那個曾經喧赫一時的德國統治者。許多去造訪廢皇的客人們都不准寫文章說及他，但本文却是一個例外。作者是大戰前德國首相培羅親王的姪子。

時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清晨。一列在時刻表上沒有見過的火車駛到埃斯登（Eysden）的小站，該地是在荷蘭最南部的一個前哨區域。車廂的會客室中坐着的是德國廢皇，剛自佔領區域比利時境內的斯巴（Spa）遜位下來。德國的帝國大本營就設立在此。廢皇現在卽臨幸於中立的荷蘭國之安全地帶。

皇室的傾覆，是世界大戰漸趨結束最先的確證。

站長用電話通知在海牙的外交部長，外長非常驚奇於這個幾乎令人不可深信的消息。於是外長在他的臥室中用電話通知荷蘭的貴族，語氣非常迫切；並爲德皇設法找到阿美龍恩古堡作爲暫時的避難所，這是由培汀克族所慨贈的。

在這個悽冷的車站上，寒冬的驟雨正落在露天的月台上。德皇威廉二世緩慢地步行下車，面有愁容，兩手深深的插在灰色外套的衣袋中等待荷蘭政府的允准通過以達於安全地帶。

× ×

自從那年十一月起以至於現在，二十年的光陰已經逝去了。那個失敗而衰頹的人物自從那年來荷蘭居住後就一直非常平靜地生活到現在。他已達八十遐齡，不論作爲一個統治者有什麼缺點，他現在以怡靜的尊嚴過着放逐的生活足使人寄予無數的同情。一九二〇年，德皇因不得已而遜位，就卜居於哈斯杜恩（Hans Doorn）的城堡中。

杜恩是一個隱蔽的村落，位處荷蘭中部，有居民七千人。偶然到那裏去游歷的，不會想到有這樣顯赫的一個放逐者居住着。每個孩子都知道這所「屋子，」其實把這所屋子稱作城堡，就是依照荷蘭的式樣，還是覺得太小。在路上就可以望見造成半圓形的大門。有一個便服的偵探在門口詳細查問拜訪者，另外有一名憲兵在附近徘徊着。

拜訪者被引導到一間室中，裏面放有紅皮書兩册，一本上寫着一個W，一本上有一個H字樣，凡去覲見遜皇的，都要在手册上題名。在那些題辭中有許多表示忠誠的頌詞，慰藉的箴言，和摘自聖經的成語。拜訪者的手册每晚放在德皇左右，廢皇總是非常詳細

地閱讀的。

穿過花園有一條廣闊的道路，通達皇室；路旁是平整的草地，四周圍以年代久遠的叢樹。房屋作莊嚴的荷蘭貴族式兩層樓，紅磚牆上長滿着綠色籐蔓，襯着的是一塵不染的白色窗檻。穿過圓池，屋子前面的兩扇廣闊的玻璃前門敞開了，穿着黑制服的二名僕人鞠躬招待拜訪者入內。

在廳上，第一樣東西觸入眼簾的是荷蘭總督及其夫人的畫像。這就是威廉二世對於渥萊琪．那薩王朝（Dynasty of Orange-Nassau）表示敬意的意思。廢皇與他們有深切的關係。他常是非常高興的承認這種關係，只要看他數年前在倫敦溫星登宮中致送的禮物皇帝總督威廉第三的彫像，就可知道。

桌上鋪了一張軍事地圖，中國是繼西班牙與阿比西尼亞而成爲戰鬥的前哨，引起德皇深切的注意。有小旗插在圖上，標明軍隊的位置。德皇是大戰時軍人中的唯一遺留者；使拜訪者最注目的乃是室中點綴了不少鮮花。

餐室在後面，園景一覽無遺。晚上在餐桌上的人是愉快而莊嚴的。「柏茲達」新宮中的磁器就在這裏應用。但是如其以爲德皇的晚餐是豐腴的，却是錯誤了，相反的，每樣東西都非常簡單。每天食單之單純，恐怕在許多皇室中是無與倫比的。

在杜恩的家務管理是頗要用心的。某晚，德皇抱了一個小客人坐在他的膝上，問道：「現在，請你讀給我們聽吧，我們晚上要吃些什麼東西呢？」

孩子說是，「鴨——子。」

德皇再說「那末這星期中的第二次吃些什麼……」但是廚房管理者表示食物在第一次晚餐時，就要用完了。

× × ×

一隻非常小的扶梯通至第一層樓。客人們都授給鮮花一束，領入半黑的故皇后奧格斯他．維多利亞正寢的屋子。拜訪者把花放在覆蓋棺木的白氈上面。

上面掛了一幅加斯洛地方的圖畫，——作爲對於先前光榮時代的回憶。在她近窗的寫字檯上，有五十多個各別的鏡架，放着她子孫的照片。在寂寞的放逐生活中她常坐在那裏，感到自己和那些留在別處的許多親愛的小輩們聚在一起了。她有許多鍾愛的子孫，家庭生活却是單純而融洽，卽使在握權與光榮的時日，也是如此。

鄰近的璇閨是非常幽靜的，德皇的繼濱室明公主就在此間喝喝午後的香茗，這是英國的風俗，在杜恩却是非常審慎地遵行着。濱明公主博識廣讀，批判典籍時很見智慧和眼光。她的思想和行

動像一個近代婦人。在去年，她允許自己的長女和平民結婚，她非常坦白的承認愛好新德國的一切，而且個人也認得希特勒。

德皇是習慣地走來飲茶的。他以活潑的步武走到妻子房中，使人覺得非八十歲的老人所能做到。他穿的是深黑色的家中衣服，裏面歡喜穿白色的背心和綁腿套。現在他只戴幾只戒指，在領結上有一個很大的別針，紐扣洞上有小型的十字。

德皇有蕭蕭的白髮和非常審愼地編好的鬍鬚，看來確是一個顯赫的人物。行動安詳又瀟灑；一雙敏銳的眼睛顯示出老人的矍鑠精神。

使拜訪者非常驚奇的，是德皇的機警與壯盛，他的面容極爲動人。當他講起有許多記載德皇的書籍，其實只有少數作者能瞭解他時，常掛着一絲嘲笑，語音中帶有譏諷的抑揚頓挫。

談鋒有勁而滔滔不絕，無法去阻斷他的。記者想在某次會談中轉到別的話題上——我的機會恰好來了，德皇正在自己動手吃菓醬和麵包——但是他和我笑迎迎地使了一個眼色，又繼續講了下去！他從來不會忘記一個日期或一個人名。

他們談話直言無隱有時雜着俚話，但是講起的只及於自己的時代，從來不曾講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後的事情。

這些就是他的生活情形，是非常嚴正的生活，從來不想去作投機取巧，或陰謀叛亂等等活動。性格溫和，有老年人的愉悅。常常可以看見他被人干涉，眼光中有老邁的堅實的神情，檢討自己，保住着平和的脾氣。

他以溫暖的愛心，講起忠誠同情於他放逐生活的人們，以及他的友人們。說起英國，常常是非高興的。德皇覺得自己有一半像英國人。他愛好英國鄉紳的生活，即以自己的退隱來模倣。但是他覺得在他的心情中常常有抗拒的情懷。

德皇每晨起身的時間是八時至九時，晨餐後在園中散步一會。在村中散步時，他先知照警察，於是他們很謹愼的跟在他後面。其實是不用特別保護的，他同村人都很熟。

伐木已是過去的事情了。他現在歡喜園藝，看護玫瑰花。他常在鄉間駕車出游，或到北海岸去看朋友喝清茶，而常常是收到不不少少的郵件。

因此在午飯之後，就到書齋中去結束一天的工作。他常晏請杜恩的「工作社團」：他的朋友考古學家們。他在一九〇三年買了科夫(Corfu)島後古物學就成爲心愛的癖好了。在二十年的放逐生活中，他已完成了他的「事略」，古物學確已成爲最大的愛好。他覺得和科學家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所晏請的也就是科學家們。

這些就是一個放逐的君王的印像，簡括說來，就是：有老年人快樂的傾向，討論古代文化的興緻很好，在他質樸的杜恩住宅中，有許多欣欣向榮的鮮花。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廿四章　最後一計

雪芙說過的，她雖然很是恨靜怡。可是每次看到靜怡那可憐的樣子，這恨意就不知道消蝕到那裏去了。現在向靜怡說了兩句俏皮話，看到她內慚於心的樣子，這就明白了她轉變到這樣子，也是受了俊人的刺激。但是俊人不愛她了，就應當回到我身邊來。現在俊人寫來的信，却又是怒氣衝天的，大有絕交的樣子，分明還沒有回過心來，怎麼連方小姐也不要了呢？心裏在那裏前後思量着，說過了那句話之後，也就沒有把別的話接着向下說。兩個人靜靜的在松樹亭子下站了很久。西邊山峯上的太陽，慢慢的向下沉去，看到那山下衝裏，烟霧繚繞的，把所有的樓台樹木，全漸漸的糢糊起來。那烟霧最深的所在，已是有兩三星燈火，透露了出來。而對過山峯頂上，却還有一抹紅色的陽光。一明一暗，一高一低，頗覺相映成趣。雪芙道：我的小妹妹，天色晚了，你又是個林黛玉的身體，這晚風吹在身多麼涼，我們該回去了。靜怡站看沒動，倒是歎了一口氣。雪芙道：你也傷感着呢。靜怡道：我倒並不為的先前說的那番話還傷感着。剛才你又說了一聲林黛玉，我想起來在學校的時候，有一部分同學也是這樣和我開着玩笑的。可想我是一點振作的精神沒有的，簡直是個害癆病的女孩子。我也好幾回想着，要打起精神來幹一場。無如是扶不起來的蘆葦桿子。小小的風又把我吹着倒下去了。從今以後，我要改頭換面作一個英雌。這個雌字，送到雪芙的耳朵裏，很讓他心裏一動，接着噗嗤笑了一聲。靜怡道：你笑什麼？雪芙道有個朋友寫信給我，信裏有個雌字。照字面說，這是說我柔弱了。可是他的意思却正是恭維我有本領。我心裏想着，這恭維有一點不好受，不想你倒自己要作起英雌來。靜怡道：這朋友為什麼把這種話來恭維你？雪芙在說話時，已是離開了松樹亭子，順了這條山腰的松林路，緩步向前走着。她彷彿沒有聽到這句話，呆呆向路那頭出神。只見一個挑柴的，挑着兩綑青松枝，順了路迎面走來。到了近處，見他穿了藍布掛褲，橫腰紮了青布板帶，頭戴了寬邊草帽，腰前恰有一部黑的長鬍子。這裏正是山粱子上，太陽照着他，橫躺了一個影子在地面。等他過去了。雪芙見靜怡也走到了身邊，因道：你看，這個樵夫，不可以上畫嗎？靜怡道：原來你對他出了神。那是你上了中國文藝家的騙。他們總把漁翁樵夫形容得逍遙自在，像個陸地神仙。其實天下最可

憐的，最可憐的，莫過於樵夫生活。終日爬山越嶺，冒着豺狼虎豹的危險。砍了這樣一大担柴下山，幾乎壓斷了脊梁骨，而他所得的，不過是兩三角錢而已。假如他家裏還有個妻兒老小，那也總算是在死亡線上掙扎吧？那些舊文人糊塗透了頂，把他們當了隱士高人看待。雪芙點點頭，笑道：你的思想，和你的態度，眞是個兩極端。這叫不動聲色。這種人做起事來，那是最容易成功的。靜怡也笑道：你這話自然是過於謬獎。但無論事情成敗，我倒是那坦然處之，你總算對我有點認識了。雪芙道：你失敗了，也坦然處之嗎？靜怡笑道：我昨天生病，今天發感慨，你不要以爲我有什麼事失敗了。雪芙聽她這句話更是露骨，心裏想着，你敢說，我還有什麼不敢說，正想跟了她再緊逼兩句，却聽到山崖下有人大聲叫着。順了風聽時，正是方家女僕在喊叫，說是太太請兩位小姐快回來呢。她叫着，還一直迎上崖來。笑道：太陽偏了西，這山上多大的風。太太怕兩位小姐着了涼，請快點回去。雪芙向靜怡望着，笑道：這連我也成了林黛玉了。六月炎天，老人家會怕我們傷風。靜怡道：不過我們穿的都是單褂子，天越晚，也就越涼，回去也好。她彎身摘了草叢裏一朵黃色的小野花，隨手插在鬢邊上，笑了吟着詩道：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一面說着，一面隨了女僕下山。雪芙爲了她來，她已下山，當然也就一路跟着走下去。到了家裏，因爲山衡裏雲霧很大，已經點上了燈。尙太太端了一本大字的小說本子，躺在籐椅上看。雲芙笑道：姑媽好多天沒看小說了。尙太太道：過去都是讓你們攪亂得不安寧。現在你們不鬧了，我也可以復工了。雪芙笑道：你老人家怎麼知道我不鬧了呢？尙太太道：傻人走了。剛才你同方小姐在松林路有說有笑的玩着，你還同誰鬧？同我鬧，同廚子老媽子鬧？好好兒的兩個人相親相愛的，多好。一定要吃那罈子飛醋，把傻人逼上梁山。現在沒有事了，不鬧了。尙太太數說了她一頓，頭也不回過來，只把眼睛斜瞟了她一下，依然兩手捧了書本子看。雪芙坐在屋子角裏一把椅子上，倒是怔怔的望了她。很久，問道：姑媽，你又得了什麼消息嗎？聽你老人家這口氣，好像靜怡還是得着勝利了。尙太太把戴的大框眼鏡，由書本頭上伸了出來，對她看了一眼，接着道：傻人來信說走了，你以爲他是眞走了嗎？那一位生病，悶悶不樂，你以爲也是眞的嗎？因爲你處處留神，他們不能不做得像眞的一樣。你看吧？兩個星期以內，他們在北平同出同歸了，把你這傻丫頭寃死。一個走了，一個和你要好，讓你一點辦法施展不出來。雪芙聽了這話，把一顆空洞了的心，復又煩悶緊張起來。當晚回想靜怡的態度，實在也轉變得可疑。在枕頭上捉摸了一晚，到了次日起來，還是向靜怡取着監視的態度。可巧自這日下午起，那位男性化的張小姐，就搬到靜怡一塊兒來住。隨

了她那一羣女友也時來時去，靜怡竟沒有一個單獨在家的時候。想用什麼言語去套她的話，礙了別人當面無從開口，這又有一點可疑了。這樣有一星期之久，是正午十一點鐘附近，很大的太陽，照在院子裏花草上，騰起一些淸芬之氣。雪芙坐在屋外涼台上，背靠了籐椅的靠背，兩手捧了一本雜誌，放在懷裏，眼睛却是望到鐵欄門外的人行大路。剛才不多久的時候，靜怡又穿了短褂子短裙子，和她一班女友出門玩去了。要是跟着去，那一班是她的朋友，自己勢孤。而且靜怡也不會那樣傻，會在這個時候去找藏起來的俊人。現在放任她走了，假如她半路上借故離開女友去會俊人，是很方便的。也許這幾個女朋友就是她的私黨，正是引她去會俊人呢？越想就越覺到心裏頭煩燥，只是對那路上出了神。天上已沒有了一點白雲，樹杪上，全是蔚藍色的天空，微微的風，從樹林子外送了來，在草木瑟瑟聲中，偶然又有淙淙的水流聲，響一陣子，沒一陣子。而且天氣這樣晴，溫度也並不高，坐在這裏久了，風吹到身上，還有些涼意。這想着青年男女今天攜手同遊，是最好不過的了。那末，靜怡又換了出遊的裝束，準是上了這着路了。突然站起身來，恨不得跟蹤追了上去。可是就在這時，一個穿綠衣服的郵差，走到涼台下來。他手上高舉了一封信道：蓋圖章，姓朱的航空快信。雪芙接過來看，正是寄給自己的。那信的下款寫着陳俊人寄自上海奮鬬中學校。這不由心裏連連跳了幾下。立刻親自跑到屋子裏去，在信封上拆下快信回執，蓋了圖章，一面走着，一面拆信。到了涼台上時，那送信的郵差却不見了。老媽子在這裏掃地，她便道：朱小姐，那郵差說了，他到方家送信去，馬上就來收回條的。雪芙急於要看信，也沒有答這句話，將信封同快遞回執放在茶几上，便坐着看信。信上寫的是：

雪芙：你接到這封信，你以爲出於意外吧？在九江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尙姑媽，大概你也見着。當時逞一時之氣，糊裏糊塗就付郵了。事後我非常之懊悔，急於要向你道歉。但是由九江到上海，在輪船上沒有時間寫信。到了上海以後，我有許多事要料理，也騰不出寫長信的時間。直到今日，我忍耐不住，打了半個夜工，才把這信寫出來的。累你多焦急幾天了。現在第一件事要報告你的，就是爲什麼我突然到上海了。是我離開牯嶺的前一日，在捨身崖的懸閣上，遇到兩位舊日的同學，一姓張，一姓李，引起了我另找光明的路逕。張李二君，都是一位有錢的大少爺，往日身體文弱得很，這次見面，相隔不過三年，變得又黑又胖，強壯極了。我問他們由那裏來？他說，告訴我，我會不相信。他們是由俄國到新疆，由新疆經甘肅甯夏綏遠附平綏路南下的。當時，我除了佩服他們能作壯遊而外，還沒有說到別的。不瞞你，那時

我是和靜怡同去的。張李二君看到我和一個女性同遊，只微笑着沒有說什麽。晚上，我到旅館裏去拜會他們，痛痛快快談了兩三小時，我非常的感動。次日，我也沒有告訴靜怡，單獨約張李二君去登漢陽峯。這正是一個晴朗的天氣。我們在含鄱嶺上看到鄱陽湖烟波萬頃，天水相接，幾點青山遠在東邊水平線上沉浮着，眼界一空。看看崖下面是鄱陽湖的西岸，湖心的鞋山和姑塘一帶的島嶼，一堆堆的青翠浮在水裏，眞覺得我們身在天上。我把這話說出來之後，張李二君，都笑我眼孔太小。他說他們駕着飛機到萬尺高空時，便是這整個廬山也不過一個小土饅頭罷了。我這裏要追補着告訴你一句，他二位是學航空的。於是在遊山的時候，我們一面看風景，一面談些航空常識。他說到現在科學進步，時間十分寶貴，而空間却一天一天的縮小了。幸而我國地方大，暫時還沒有感到空間的擠窄。若在歐洲那些小國，鄰國的飛機一展翅膀，就把國境穿過了。但航空事業，世界上正天天進步着。我國既不能與世界隔絕，遲早總有感到空間擠窄的一天。不要看到今日的廬山，士女如雲，成了鬧市，等到空間擁擠起來了。必然另是一番現象。青年的思想是銳敏的，應該有這種感覺了。某種行政機關，移到廬山來辦公，自然有他的用意所在，整個政治中心移到這裏，這就不對。要說天熱不好辦公，熱帶的國家，就沒有政治了。再說到一部分青年，也到廬山來避暑，那簡直可恥。青年人在這種大時代裏，要餓得冷得也要不怕熱，把身體鍛鍊成銅筋鐵骨。中國是溫帶國家，根本就不算怎樣的熱。若是很短的一個暑季，都不能經受，這還能經得起別的磨折嗎？我聽了他們的話，我非常慚愧。他們又知道我正在做着桃色的幻夢，他們就正色告訴我，那是意志太衰頹了。又說，你在北平念書，覺得不太舒適了，要到南方來讀書。可是，在南方讀書，就能永久舒適下去嗎？中國的青年，都存着這個念頭，將來非搬到西馬拉耶山去上學不可。有一天國家必定需要我們每個青年都來獻身努力。現在雖還沒有向我們表示這個意思，我們却要事先準備起來。等到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立刻把所有的力量與學識貢獻出來。愛情自然也是每個青年所需要的。但我們還有比愛情更重要的東西，就是自身與子孫的生存。假使我們沒法生存在這宇宙裏，你看現在眼睛所看到的東西，那樣會是你的？那時，你的愛人，你也決不能保護。今日桃色的陶醉，便是他日的幻滅的悲哀了。我們在北方念書，早看到了此着，所以找個路線，趕快去尋新大陸。新大陸，我們是尋到了，但不願我們獨享，而獨享也就對我們前途毫無發展。因

之，我們又不辭萬里的跑了回來，多多找些同志向新大陸去吸取新鮮空氣。更學就一種國內所學不到的技能，預備將來回國開荒。這些話，使我太感動了，我熱血沸騰着情不自禁的喊了出來可以讓我加入嗎？他們並沒有說什麼，很熱烈的帶了笑容握住我的手。雪芙，你覺得我這舉過於孟浪嗎？記得我們由南京坐船來九江時，憑欄遠眺，我就感到我們這樣好的錦繡江山，實在不應該賞鑒賞鑒就完了。每一個山頭上都在等着我們去培植森林，每一個山底，都等着我們去開採礦產，還有……你一定明白，不容我囉唆了。不談遠罷，就說你久居的南京龍蟠虎號，祖先遺留下給我們的是太好了。我們對着如此江山，唯一的任務，難道就是遊覽？經過這樣一反問，也許你不怪我不告而別了。發這長信的第二天，我們一共有十幾位同志，坐船到海參威，換坐西伯利亞火車西行。終點何在，暫時還不能相告，可是你也能想像得之了。自然有機會我一定有信告訴你我的一切。在廬山上這一個短短期間的事情，我們把它忘了罷。那自然是我愛情不專一，但也由於你對我有激使然，你不否認這句話嗎？靜怡還不失爲一個好女子，態度沉靜，思想却很活躍。她也未必愛我，不過經你一刺激，就故意和我要好罷了。我已遠行，你和她就無所爭，願意你們作一對很好的朋友。假如暫時不下山，彼此也正可以解除山居的寂寞的。你不要疑心我，我總是屬於你的，至多三年，我也就回來了，你等着罷。當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在太平洋的航程中了。回首南望，還是覺得祖國和你，是依依不能去懷的。敬祝江山無恙，美人無恙，再見吧！姑母大人台前問好！

愚兄俊人謹啓

雪芙一口氣把這封信看過了，頭也不曾抬得。將信看過了，手裏捏住，昂着頭對天空裏注視了一下，接着自言自語的說了一聲怪事。這才把站在一邊的老媽子驚動了，因道：朱小姐，你說的是那快信回執嗎？郵差由方家出來之後，我就在茶几上拿起來交給他了。因爲朱小姐正在看信，我沒有敢驚動。雪芙道：拿去就是了。這是送快信的給方家也是送的快信嗎？老媽子笑道：朱小姐說怪事，不是說的這個嗎？雪芙道：有什麼怪事？老媽子道：這兩封信是一個地點，信差說，由一個信封寄來，省費多了。雪芙道：哦！方小姐也接到一封信。說時，不免回轉頭向後院子裏看了去。老媽子道：方小姐可不像你，拿着那封信到崖上松林路看去了。雪芙道：這樣鄭重其事。老媽子笑道：是陳先生寫來吧？好快啊！就到了上海了。男人都是這樣，見了面爭爭吵吵，一離開了，又該惦念着了。雪芙笑道：去罷，你知道什麼？老媽子笑着走了，遠遠的道：我們不過窮罷了，這些事還不是一樣嗎？

雪芙也不理會他，拿起信來，又緩緩的看了一遍。這次不是那樣看了上文，急於要看下文，每遇到緊要的句子，便重複的看上兩遍。這樣的看着，把那封信足看有一小時之久，偶然一抬頭，却見尙太太坐在對面椅子上，手裏拿了毛繩褂子，向他微微的笑着。雪芙道：姑媽，你看，他來了信。尙太太笑道：我早知道了。我怎樣的說着，男子們都是銀樣蠟頭，見着女人要搭架子，沒有了女人，又該對着女人念念不捨了。雪芙含着笑微微的擺了兩下頭，笑道：不對！他越走越遠了，而且走的是很遠，你看這封信。說着，把信遞了過去。尙太太接着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閉眼想了一想，將手拍着信紙道：這倒是我所不及料的事。果然他一怒而去，就從此作出一番事業，倒是你造就了他。男人是騾馬，女人是脚伕，沒有脚伕趕着，騾馬是不會跑的。雪芙笑道：這樣說，我的舉動沒有錯。尙太太道：錯是沒有錯，不過你這位趕脚的，舉動粗暴了一點，不知道牲口的性格。雪芙笑道：照你老人家說，方小姐是知道牲口性格的了。可是俊人要由着她那樣引誘，一定是落在溫柔鄉裏，那會有這樣的壯舉呢？尙太太轉着眼珠很想了一陣子，擺擺頭道：哼！靜怡這孩子，平常不說話，可是很有心眼的，焉知俊人這一走，不是她主使的。歐洲也好，美洲也好，西伯利亞也好，俊人能去，她也就能去，她不是也接到俊人一封信嗎？雪芙在信紙上所得到的高興，被尙太太三言兩語一說，又化爲烏有了。怔怔的半天，沒有作聲。尙太太回着頭，四週看了一看，招招手，將雪芙叫到身邊，低聲道：孩子，我看你可憐，替你出着最後一條主意，明天一早，帶了俊人的行李，悄悄下山，回南京去。雪芙道：那爲什麽？尙太太道：不要高聲，還有啊。到了下關，你不必進城，立刻坐火車到上海去。雪芙道：你以爲他還在上海嗎？尙太太道：早兩天，我無意在報上看到一條廣告，俄國郵船，在兩個禮拜後開海參威。他信上告訴你已經上了船，你以爲是眞的嗎？你趕到上海，至少離船期還有四五天呢。孩子，聽我的話吧？最後的勝利是你的。說着，掏過雪芙的一隻手來握着，搖了幾搖。雪芙想了一想，沒有作聲，立刻跑進屋子裏去。不到十幾分鐘，她手上拿了一分上海報，跳着跑出來，滿臉得色，笑道：對的，姑媽。報上登着，本月十五號，俄國郵船開海參威。尙太太向她擺擺手，又向屋後面努了兩努嘴。於是姑姪兩人進了屋子去，悄悄的商量一切了。依着尙太太的意思，本來叫她一早下山，但是雪芙還怕早上起來容易驚動人，吃過晚飯，就帶着俊人的行李下山了。臨走的時候，寫了一張字條說：

靜怡姐：我走了。如此江山，非徒供我們遊戲之所，再會罷。　雪芙留字。

寫好了，將一個小封套筒着，吩咐老媽子，明天晚上送給方小姐去。自然，這裏沒說什麽，可是言外之意，已經表示最後勝利必屬

於我了。當晚到了九江，住在旅館裏，恰是大雨之後，天氣涼快，着實的安睡了一覺。次日早上八點多鐘起床，梳洗之後，又吃過點心，約莫十點鐘附近，到中國旅行社去買船票。這天恰好有招商下水，雪芙就買一張大餐間的聯運票，由南京到上海的頭等火車票，也包括在內了。票拿到手，向職員問大餐間是兩人一房嗎？最好我這房間不要再搭客。職員答：不好辦。小姐是六號房已經有一位女客在先一小時來，訂了一張鋪了。她也是到上海的也許可以彼此照應。雪芙知道兩人一房是規矩如此，也沒有怎樣介意。下午三點鐘，下水船到了，雪芙高高興興帶了行李上船。走到大餐間外面船欄干邊，回頭看着九江後面的廬山，高插雲天，心裏暗暗叫了一聲方靜怡呀方靜怡，這回你總算失敗了。你還在雲裏霧裏，對不起，我上船找我的愛人去了。心裏想着，隨了搬運伕走進六號房，見同房的女客已先到，正背了臉在檢行李，她瘦小的身體，頭髮梳得溜光，穿一件綠點子白綢長衫，後影已是很熟。她因有人進門，回過臉來看來。四隻眼睛對照一下，各咦了一聲，那正是方小姐啊！彼此站住，怔怔的望着，接上微微一笑。這一笑，裏面酸甜苦辣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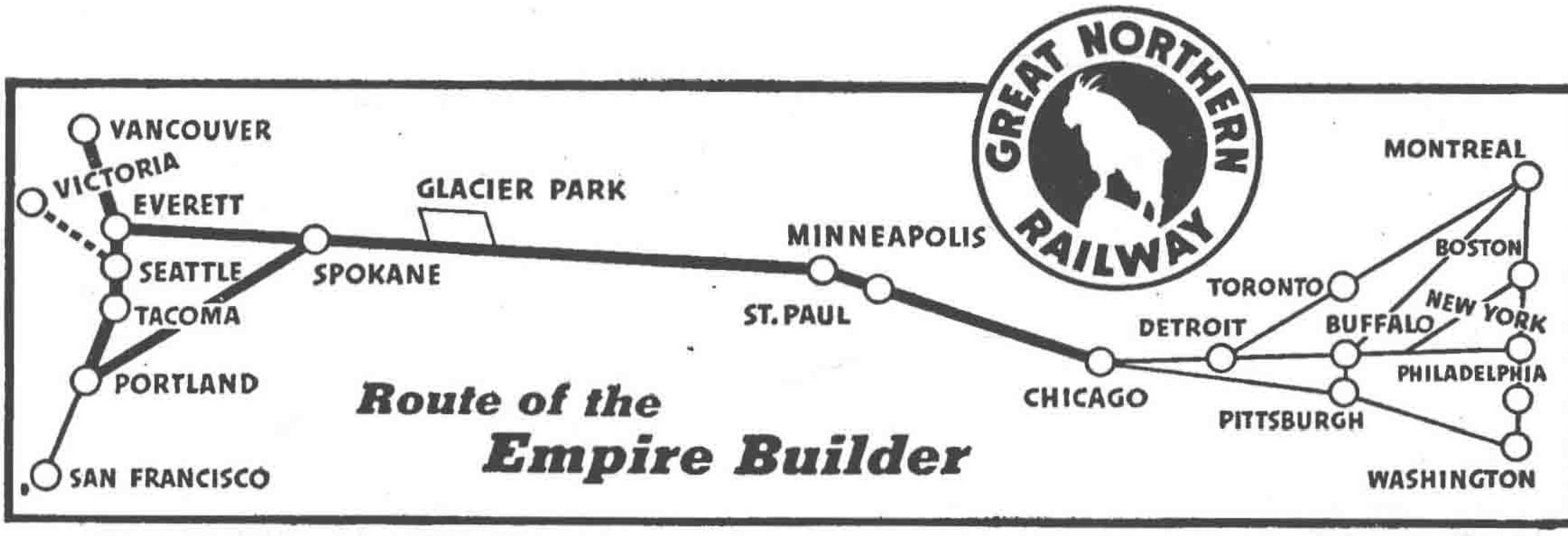
（全書完）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 All Aboard The Empire Builde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trains. Air-conditioned throughout. Staffed with courteous attendants, porters and waiters. 1600 miles of oil burning and electric locomotives.



● Enjoy the best food, prepared by skillful chefs and served in the cheerful atmosphere and air-conditioned comfort of the spacious dining c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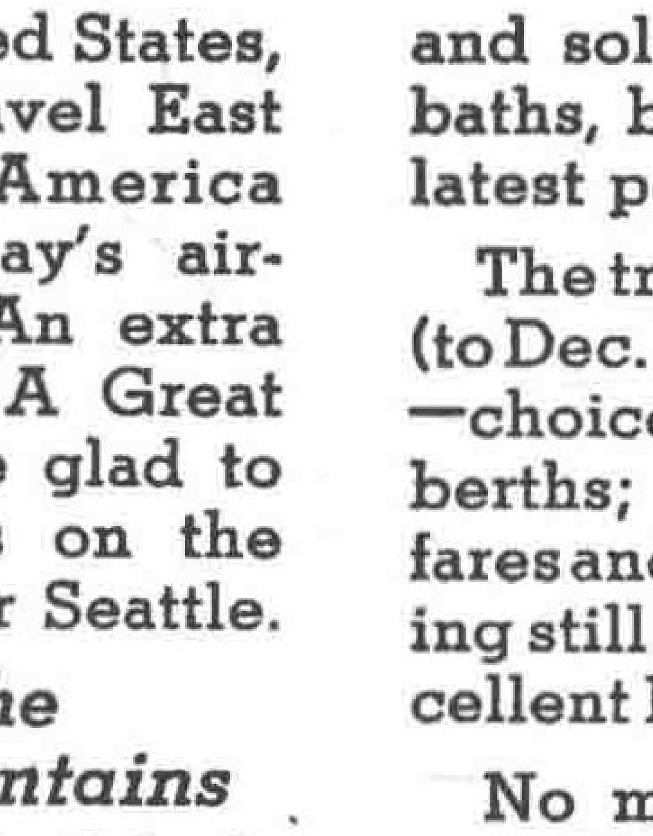
● Happy, carefree hours in the luxurious observation-club car as you glide through an endless variety of American scenery.

The *dependable* "Boat Train" to Chicago

● On your next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or Europe, plan to travel East from the Pacific Coast of America on 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s air-conditioned Empire Builder. An extra fine train with no extra fare. A Great Northern representative will be glad to make your train arrangements on the wharf at Victoria, Vancouver or Seattle.

Short Cuts through the Cascades and Rocky Mountains

One reason for the Empire Builder's dependable record is its singularly fortunate route thru the Cascades and Rocky Mountains. It passes easily over the Cascades, electrified from slope to slope, and thru the 8-mile Cascade Tunnel, the longest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t crosses the Rockies over low Marias Pass, and follows river courses most of the way through the mountains.



Every Luxury—Every Economy

The Empire Builder includes a spacious Observation-Club Car and solarium. This car provides shower baths, barber-valet service, buffet, radio, latest periodicals and refreshments.

The train includes Private Bedroom Cars (to Dec. 1); also Standard Pullman Sleepers—choice of drawing rooms, compartments, berths; Tourist Sleepers offering lower fares and berth rates; Luxury Coaches, offering still lower fares and no seat charge. Excellent Dining Car meals for as little as 50¢.

No matter where you land, arrange to travel East on the Empire Builder. Evening departures from Portland (connection from California ports), and from Seattle, with connecting service from Vancouver and Victoria. Third morning arrival in Chicago. Low fares every day, one way or round trip.

For details, write one of the following:

VICTORIA, B. C.
H. E. Douglas, Agent, 916 Government St.
VANCOUVER, B. C.
A. H. Hebb, Gen'l Agent, 683 Granville St.
SEATTLE, WASH.
R. C. Michkils, G. A. P. D., 1400 Fourth Ave.
SAN FRANCISCO, CALIF.
A. L. Scott, G. A. P. D., 679 Market St.

C. W. Meldrum, Ass't Gen'l Pass'r Agent
Seattle, U. S. A.

LOW ALTITUDE • HIGH SCE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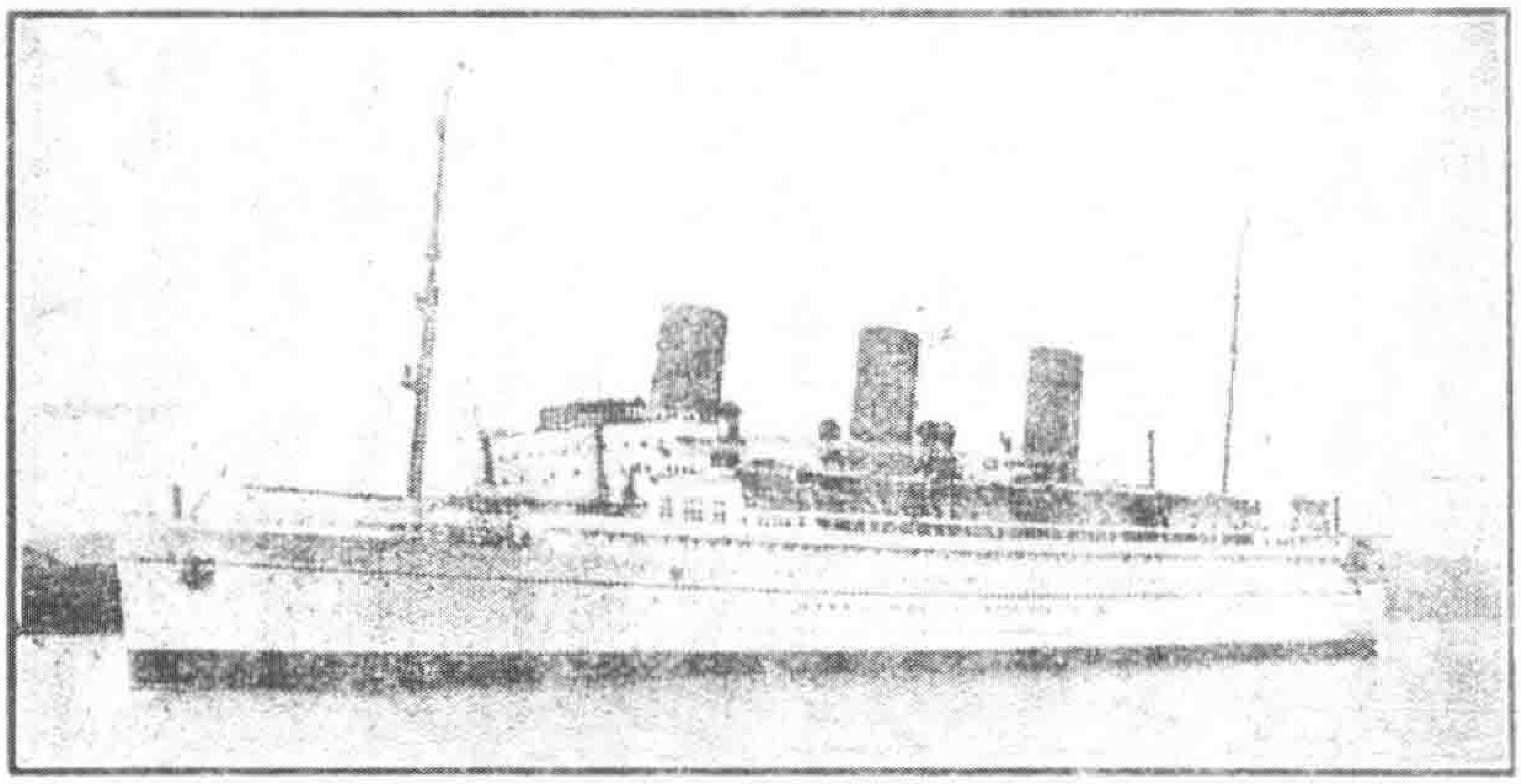
雙十牌

清真牙刷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製刷工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滙路

聖潔起見 製造此刷純用馬鬃不摻別毛柄上刻有雙十牌梁新記清真牙刷以資識別庶免誤購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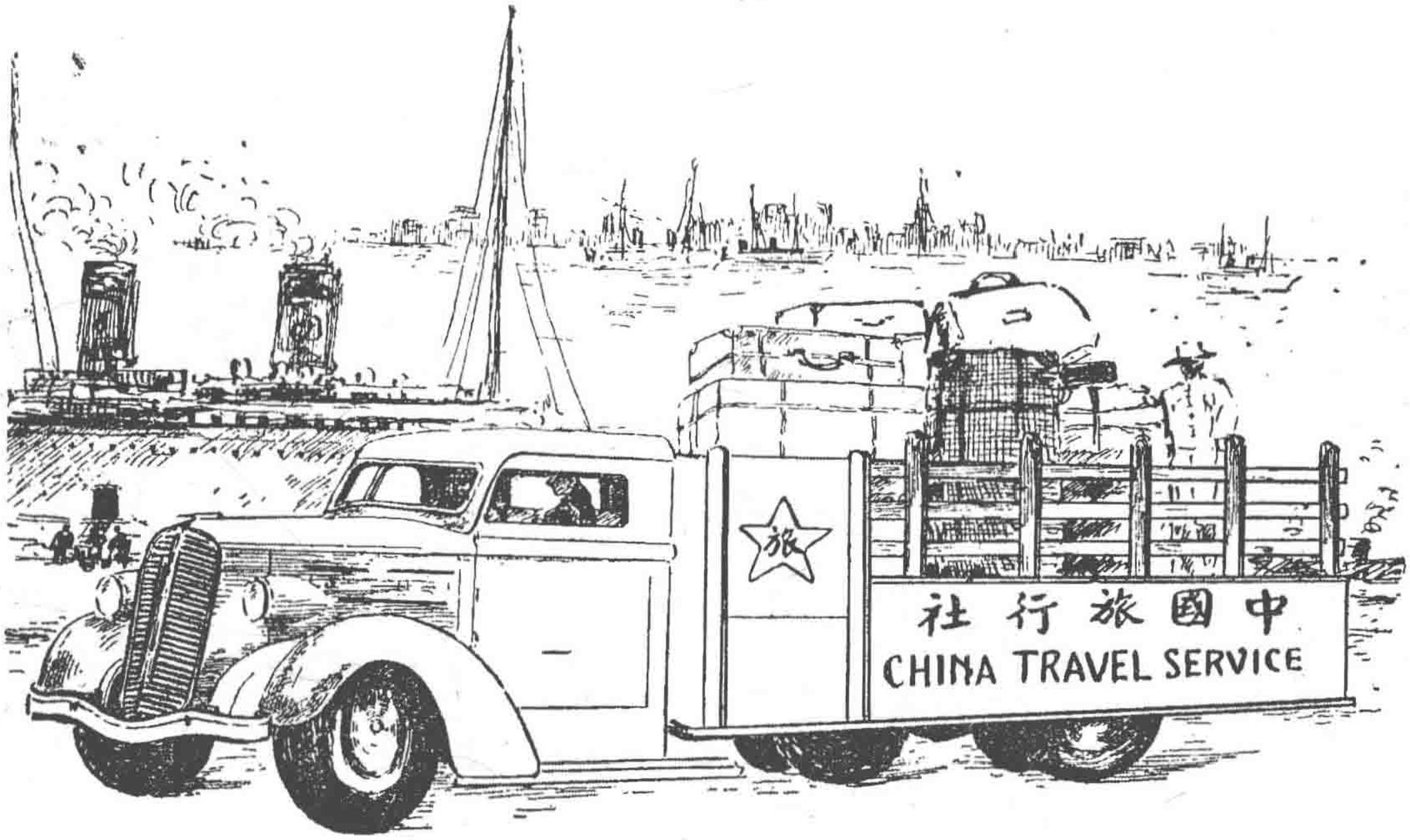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四月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四月十八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十六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三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十三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
溫哥華—西雅圖

四月一日 亞洲皇后號
四月十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四月廿九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十四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廿八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五日 俄國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接送行李

當出外旅行長途跋涉之時攜帶行李甚爲不便本社自備大號卡車多輛專代客接送行李服務週到取費低廉如承
惠顧毋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七回 受主知孤鶩抒幽恨 遇盜刦雌虎挫餘威

且說黃禮芳夫婦，到了新柳港以後，船是停泊在陶家門口，便派錢老牛到裏面去通報。因爲錢老牛來過幾次，他也認得陶老太太。誰知走到了裏面客堂裏，靜悄悄不見一人。錢老牛咳嗽了幾聲，也不見有人出來，只得喊道：『裏面有人嗎？陶姑太太在家嗎？』喊了兩聲，方見裏面走出個女人來。錢老牛認得這人是一向服侍陶老太太的，從前也曾帶了她到過桃源村的，名字喚做二姐。便道：『二姐！陶姑太太在家嗎？黃家大相公來了。』這位名喚二姐的，年紀約摸三十來歲，是陶老太太身邊一位很體已的人。她本來也是陶家一個佃戶的女兒，十四五歲時，就在陶家幫傭，做一個小大姐。後來嫁了一個丈夫，那丈夫不務正業，賭錢吸鴉片，把她所有一些極微薄的衣飾也弄光了。這個二姐沒有法子，不能再在鄉下存身了，便到上海去幫傭度日。因爲二姐雖是個鄉下人，却有幾分姿色，面孔很白，身段也俏。上海那個地方，只要學學人家的樣，一個鄉下人，不到幾個月，便可以改觀了。她到了上海以後，沒有那個好賭抽烟的丈夫，和她纏擾，居然又積蓄了一些錢。但鄉下的丈夫，把田都押掉，又沒有事業，更弄得不堪了。幾次三番要到上海去，敲他老婆的竹槓。但不知他的老婆在那裏，人家曉得他要去滋鬧，也不敢去告訴他。他雖然在鄉下十分兇橫，可是沒有到過上海去。聽說村子裏也有個女人，在上海幫傭，她的丈夫向她去要錢，却被她的東家，喊了巡捕，拖到巡捕房去。他經此一嚇，不敢到上海去尋他的老婆。但是在鄉下吃盡用光，走頭無路，強借了錢去吸鴉片，誰肯去周濟他。到後來疾病纏身，烟癮發作，一命嗚呼的死了。到了她丈夫死後，二姐方能回到鄉下。因爲她倒有一個兒子，到如今也十一二歲了。二姐雖然到了上海，人却是還規矩，並不軋什麼姘頭。現在回到鄉下，沒有那個丈夫滋擾了，倒也可以自足自給。當她回來以後，有許多人都看想她，並不因爲她是個小寡婦而嫌忌她。但她却一概謝絕。她說：『我在上海，有許多老爺少爺們，要和我弔膀子，軋姘頭，我也沒有答應他們。難道現在還去再醮一個鄉下人嗎？受男人的累，吃男人的苦，我已經是怕透的了，還去上這個當嗎？一個子淸淸淨淨，爲什麼不好呢？』的確，她現在很舒服，一個兒子，在小學堂裏念書。她

把丈夫押出去的田，也想法子贖回來了，自己不種，可以租給人家種。她還是老東家陶太太那裏時常去的。陶太太說：『你家裏也沒有人，我家裏也沒有人，你不如還是住到我家裏來吧？我們原是老賓主，我年紀老了，我們家裏的少爺少奶們，都不在我身邊。本來他們原是教我和他們住在一塊，因爲我住慣在鄉下，不願離開。你是最能摸慣我脾氣的，有你在一起，可以解除寂寞。我們也不算什麼主僕，你來陪陪我就好了。』這樣說法，二姐也很願意。自己家裏省去了開消，陶太太也多少給她一些酬勞，添點衣服穿穿。因爲二姐是在上海住過幾年的，穿的衣服，有些海派，在新柳港算是一位時髦娘姨。今天見了錢老牛，便道：『阿呀！原來是牛伯伯。怎麼黃家少爺來了？』錢老牛道：『不但是大相公來了，連新討的大娘子也來了。』二姐道：『眞的嗎？此刻都在船裏嗎？我倒要去看看。』她手中正提着一把水壺，此刻動於好奇心，而且是黃家少爺的新奶奶，怎麼不想先覩爲快呢？她正要奔到門前去，忽然轉了一個念頭道：『喂！牛伯伯！我們太太這兩天身子不大舒服呀！她聽得黃家少爺來了，一定是很高興的，讓我先去通報她一聲。』她這時不向門前奔，反向陶太太的房間裏跑了。她到了陶太太房裏，便把黃少爺和他的新奶奶同來的話，告訴了陶太太。陶太太不免又喜又驚，在病中忽然有個姪子來張望她，自然歡喜。但何以驟然的同了新娘子來，這不免有點詫異，一定是桃源村出了亂子，存身不住了。她想：新娘子到底有點客氣，不比自己姪兒。便吩咐二姐代爲到門前水踏步去迎接，說我有病，不能親自出來。二姐便隨着錢老牛到船邊來。那黃禮芳本來是認得的，第一，她就要看看這位新娘子。當錢老牛進去以後，黃禮芳夫婦就在船裏屏息着等候。等了半天，方纔見錢老牛出來，後面跟着一個女人，只是向船中東張西望。黃禮芳見了，便輕輕的向他的新娘子說道：『這位喚做二姐，是服侍我們姑母的，她是一位老傭人了。』馮玉和點點頭。一刻兒工夫，二姐到了船上了。她是一個女傭人，而且在這種鄉下人家。但她是在大都市女侍們中受過訓練的，她是伺候周到，言語便給，差不多點的女主人，還對付不了她咧。好在馮玉和雖是生長鄉間，却是幽靜沉默一路的人。便是二姐也知道這位新奶奶，並不是什麼摩登姑娘。便說：『太太因爲病了幾天，沒有起牀，所以叫我來代爲迎接新少奶的。』馮玉和連說：『不敢當！』二姐便來扶着馮玉和上岸，船中一切帶來的東西，自有船家料理，他們都是熟手。黃禮芳同他的新夫人，到了姑母房中，只見他姑母在牀上，用一大叠枕頭堆在背後，擁衾斜倚在那裏，手中還捧了一個熱水袋。見了他們新夫婦進來，自然歡喜，便說：『房裏有病人氣息，眞是有褻了新少奶了。』便命二姐泡茶，又說：『怎麼今天的船這樣的快，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呢？』又吩咐

二姐，快些教燒飯娘姨周老太備飯，少爺少奶，大概都不曾用飯咧。還有搖船人也留他們在廚房裏吃飯。自己的姪兒姪婦，不用客氣，就是家常便飯好了。陶太太一面便問起桃源村的情形，她說：『前幾天我聽得人家說：你們那裏還好呀。有許多人，逃難都逃到桃源村去，說是桃源村的房子都借空了。我聽了這話，眞是謝天謝地，因想你不是吉期很近嗎？在你結婚的當兒，不要受什麽驚嚇。本來你的好日子，我原想來的，忽爾身體又不舒服起來。雖然我是老毛病，不過舊病復發罷了。不過有了病，終覺不便，因此沒有來。現在桃源村的情形怎樣呢？』黃禮芳便把桃源村近來情勢很緊，遷到那裏來的，現在又紛紛遷往別處去了。以及在他結婚那一天，在離自己門口不遠，從飛機上擲下一個炸彈的事，向老姑母說了。又說正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大家來看結婚，幸喜不曾傷人，只炸死一條老黃牛，炸坍了圍牆塘岸，總算是徼天之幸。因此前天結婚，昨天父親就打發我們到姑母這裏來避幾天。陶太太道：『如此說來，你們還是昨天動身的，怎麽到今天纔到呢？』黃禮芳又把路上遇着傷兵，送他們到大石橋，在大石橋停泊了一夜，今天破曉開船到此的話說了。陶太太道：『噯！官人！你們年輕人眞大膽，怎麽和那種傷兵在一船，而且又送了他們這許多路呢？現在不知打仗打得怎麽樣了？聽說此地也不大好，但是像你們那裏，從飛機上擯下炸彈來，那種嚇煞人的事，却是沒有過。因為我這幾天病了，外面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就有什麽消息，他們也不肯告訴我，只是有一樣，現在此地到上海的信，要好幾天，方纔可以到，而且中途常常失落。從前不是今天寫信，明天就可以到嗎？所以這幾天，上海你們兩位表兄的信，也好久沒有接到了。』陶太太講到那裏的時候，好像很有些吃力。黃禮芳說：『姑母不要說話太辛苦了，請歇歇吧』，恰好二姐來說：『飯已預備好了，請吃飯吧。』他們便從姑母房裏出來了。原來陶太太也沒什麽大病，不過她是常病，腰痛骨酸，逢節要發。這一回却發得厲害一些，又受了些新的感冒，前兩天還發了寒熱，到今天纔退了涼。究竟年紀大了，又因為時局不好，擔了心事。新柳港那個地方，雖然沒有像桃源村那樣，鐵鳥在半空裏下蛋，但是近來也不大安甯。謠言又是很多，這些謠言，常常使人半信半疑，因為這位老太太膽小嚇不起，所以有些話，人家也不敢告訴她，吃過飯以後，錢老牛等原船就要回去了。黃禮芳自然要寫信給他的父母，報告「他們已經平安到了姑母那裏，不過姑母也是老病侵尋，精神已不如前。兩位表兄在上海，音信難通，路途阻隔。新柳港離戰地較遠，自覺安穩，但以後的情形，也很難測。最後又說到：倘然桃源村十分吃緊，還是請二老到別處暫避。還是也到姑母這裏來？我們雖然暫時棲宿在此，也是心念故鄉」云云。此外一切，錢老牛回到家裏，自然也能

報告。因爲黃禮芳帶了許多東西給陶姑太太，現在錢老牛原船回去，陶姑太太也吩咐二姐，這樣那樣的預備不少東西，帶回桃源村去。鄉村素封之家，什麼雞豚魚肉之類，儲備得很多的，可以咄嗟立辦。本來黃禮芳來時，也帶了他老子的信，問候老妹，託她照拂姪兒姪媳的話。現在見了姑母，是呈出了父親的信，那也不過具文而已。陶太太識字有限，仍由姪兒讀給她聽，這信其實就是黃禮芳所寫。現在錢老牛回去，陶姑太太要寫回信，也仍舊託黃禮芳代寫。弄來弄去，也不過自己寫信給自己罷了。陶太太因在病中，不願意教她多談話，倒是那位二姐陪着他們談談。方始知道這個新柳港地方，也並不是安樂土。自從戰事發生以來，盜賊橫行，這裏已經發生了好幾件案子了。新柳港那個地方，既不是鐵路線，又不是公路線，比較是來得安穩。但那個地方，港汊交錯，五方雜處，常有本地的土棍，勾結着外來的莠民，發生刼掠的事件。倘然地方上防衛的好，也可以安然無事，無奈地方上的稍有勢力的人，就不是一班好東西，所有什麼水警等類，借着那種保衛鄉土的名目，不是保民，只是擾民。據二姐說：『上一個星期，這裏的紅木橋頭袁家，被強盜打刼。一共進來了十幾個人，手裏都有傢伙。還有幾個開了花臉，爲什麼開花臉呢？都是怕人把他們認出來吧？辰光是在晚上六七點鐘，打進門來，把事主都關在一間屋子裏。他們家裏的這位女主人，強盜刼認得，逼着她要錢，逼着她要鐵箱上的鑰匙。因爲她不肯把鑰匙交出，很吃了些苦頭呢。』黃禮芳道：『怎麼強盜認得他們的女主人呢？只怕是熟腳吧？』二姐道：『是的呀！大家也都這樣想，不然爲什麼他們要開花臉，就是怕人認出來。至於袁家那位女主人，那是認識的人多，是這裏新柳港出名的一隻雌老虎。這一回雌老虎大吃苦頭，他們不但是來撩虎鬚，而且是來燎虎毛咧。』二姐說到那裏面孔漲紅了，格格地笑。黃禮芳道：『後來怎麼樣？鐵箱上的鑰匙交出來嗎？』二姐道：『怎麼敢不交出來呢？性命到底要緊。就這樣苦頭已經吃暢，到如今還臥牀不起呀！』黃禮芳道：『怎麼樣？被強盜們打了一頓，受了傷嗎？』二姐又臉上一紅道：『眞是被他們打傷了，倒也爽爽快快，他們偏不肯這樣做。這雌老虎起初只推說鑰匙不是她管的，無論怎樣，不肯交出來。那強盜眞會使促狹，他們燒旺了一枝洋蠟燭，安放在馬桶裏，教人把她捉牢了，使她坐上去。你想這種刑罰，教人吃得消嗎？』這時馮玉和也漲紅了臉，頻呼『阿呀！阿呀！』黃禮芳笑道：『所以剛纔二姐說什麼撩虎鬚，燎虎毛嗎？這眞使雌老虎吃苦頭呢。想來她是很霸道的一個女人嗎？』二姐鼻子裏嗤了一聲道：『霸道！豈但是霸道？告訴你大少爺吧！這個人是上海人所謂白相人嫂嫂，在新柳港的女人裏面，她算是一霸。說與你們還怕不信，她在這裏，還收徒弟，要人家去拜她爲女老頭子咧。』

黃禮芳道：『眞的嗎？我知道拜老頭子的事現在各處通行。不但是上海各鄉各鎮，都有這種風氣連我們桃源村也有。怎麼還有拜女老頭子的，這是第一次聽見。那末此地可有人去拜她呢？』二姐道：『怎麼沒有？拜她的人很多。從前也有人勸我去拜她，我却沒有去，我認得的小姊妹拜她的就不少咧。』這時馮玉和半晌不語，此刻插口問道：『她有什麼勢力，可以做老頭子？拜了她有什麼利益呢？』二姐道：『我先講她的男人，她的男人叫做袁老二，在城裏一家律師那裏做幫辦的。他家裏住在此地，常常到此地來兜律師生意。倘然鄉下有什麼打官司事體，他可以包辦。鄉下人是最怕打官司的，他們又不懂法律，因此有許多人，都去拜他做老頭子，靠他的牌頭。他的女人便說：男人可以拜老頭子，女人怎麼不可以拜老頭子呢？因此她也收起徒弟來。最可笑的，她有個兒子，今年十六歲了，他也收起徒弟來自命爲小老頭子，居然也有人來拜他。因此這袁氏一家，有女人收徒弟的女老頭子，有小孩收徒弟的小老頭子，豈不是一椿笑話嗎？正是

休言酒是先生饌，　莫道女爲君子儒。

第八回　驀驚心烽火矚遙天　閒問訊樓台欣近水

且說黃禮芳夫婦，到新柳港往訪他們的姑母，經那位服侍姑母的二姐，談及此間時遇盜刼，也不大安寧。上一個星期，曾盜刼了一家姓袁的，但是那一家姓袁的在新柳村也是一霸。他的女人出名叫做雌老虎，甚而至於收女徒弟，叫人拜她女老頭子。連她的兒子也收小徒弟，拜小老頭子，眞可謂聞所未聞。黃禮芳一向在鄉間，拜老頭子的事，只聽得有人說過罷了。馮玉和連聽也沒有聽過，怎麼還有女老頭子，小老頭子呢？因此便問二姐道：『拜老頭子是怎樣的拜法呢？可不要向他們磕頭嗎？』二姐道：『我看是沒有看過，只聽得有人講，確是要向他們磕一個頭，而且要向他們送一副大紅帖子。但是最要緊的，第一次拜見，要送一份贄見禮。這一份贄見禮，雖然厚薄不同，但我也聽人講，那袁家就有規定一個數目。拜袁老二做老頭子的贄見禮，至少要送四十元。拜雌老虎做老頭子的，也要二十元，拜小老頭子的，也要八元。出了這筆錢以後，倘然闖了禍，或是給人相打相駡，就有老頭子出場。譬如給人吃講茶，拉枱子，便要請出老頭子來公斷。老頭子都是幫徒弟的，沒有老頭子，就吃虧了。你想袁家就是這一筆贄見禮，也就可觀。不但是新柳港本地的人，來拜他們做老頭子，別的鄉鎮，也有聞風而來的。可是他對於別個鄉鎮，這等贄見禮，還要加倍呢。』黃禮芳道：『難道拜了他們老頭子，果然有利益嗎？』二姐道：『也不能說一定有利益，也不能說一定沒有利益。拜了老頭子，算是有一個靠山，要是說絕對沒有利

益。鄉下人的錢，也不是容易來的，何必送錢給他們用呢？就像我，我便有人勸我去拜雌老虎咧。不瞞你黃少爺說，我的男人倘然不死，我也不敢回到鄉下來呢。我回來的時候，人家看我身上衣服光光鮮鮮，以爲我是在上海發了財回來了。又因爲我在上海幾年了，一定在上海軋了姘頭了，如今是一個孤孀，有許多人很轉我的念頭。老實不客氣，我倘然眞在上海軋了姘頭，我也不回到鄉下來了。我是苦吃苦熬，稍爲積蓄了幾個錢，我有一個孩子，想給他讀幾年書，將來好好兒學一項生意。在外面走走的人，衣裳總要穿得乾乾淨淨，鄉下人眼孔淺，便以爲我發了財。親戚中就要借錢，同族中便想敲詐，還有人以爲我年紀還輕，不能沒有男人，想盡法子來鬼迷。你要是得罪了他，他便造你的種種謠言，那個時候，我常常氣得一夜哭到天亮。小姊妹們，就勸我去拜雌老虎做老頭子，有誰人再敢欺負你，我們也有人出場了。但是雌老虎我本來也認得，她和我也好，她聽得了，說道：「不必拜什麼老頭子，二姐是很可憐的，誰敢欺負她的，派幾個小姊妹打他一頓就是了。」這個風聲傳出去便好得多，所以我倒是很感激她的。』馮玉和道：『如此說來，那個雌老虎也不能算全是壞人咧。』二姐道：『不過結怨於人的事，一定也很多呀。就是拜老頭子收下來的錢，也是不少。他們既有了錢，而且這等錢，也不是正當得來的，自然看想的人很多了。據他們說：當時鐵箱裏開出來。單單是現鈔票就是三千幾百塊錢，還有一副絞絲金鐲頭，重有四兩，金戒指一串共有十幾隻。至於金剛鑽這一類的東西，他們倒是沒有的。只要瞧那班強盜，爲什麼專搶袁家，可見他們已是探訪而來。這強盜中還有開了花臉的，一定本地中人，也有在內。他們知道家中的銀錢等等，都是雌老虎掌管的，雌老虎平素結怨於人的更不少，趁此機會，兵慌馬亂的時候，便來報復了。此地也有什麼水警之類，平日間也只會欺壓農民，要靠他們平匪，就沒有這件事。有人說：他們這班人，都與土匪勾通的呢。這種袁家被刼的事，我也不敢告訴老太太，她的身體又不大好，不能再教她受驚嚇的了。』黃禮芳道：『如此說來，此地眞不大好，我們的這位姑太太，何不早些搬到上海去，不是她兩位少爺都住在上海嗎？』二姐道：『這也有個原因。一則，她住慣鄉下，住到上海去實在有些不慣。就以住的房子而論，在鄉下一宅房子，儘由她住，到上海去，只好縮在一個亭子間裏。還有一個原因：兩位少爺，待母親是很好，兩位奶奶，同這位老太太，我看就不大能合式了。那位大少奶奶是寧波人，開出口來，就像給人相罵，其實人倒是蠻爽氣的。不過家事一向是她掌管，連這位大少爺也有些懼怕她三分，老太太好像去看她的嘴臉一般，有些不慣。那位二少奶奶呢？是個學堂派，在上海小姊妹很多，同出同進。一個住居在鄉下的老太太是守舊的，人怎麼同那班維

新派的人同住呢？不但如此，就是他們兄弟兩人，也不能住居一處，在上海也是分開來住。大概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也不能妯娌間十分和睦呢，所以這位老太太甯可一個人住在鄉下，倒覺得淸閑自在。她是喜歡念念佛的，我想她口內不言，心裏也未必十分快活。這兩位少爺也曾幾次寫信來，要接老太太到上海去。但他們只是寫信來，自己却兩個之中，一個也不來。怪也難怪他們，都是吃人家的飯，店裏也走不開。兩位少爺，或者來了一位，親自來接老太太。我想這時候，或者已經到了上海去，也未可知呢。』黃禮芳聽到這裏，也不作一語，便點點頭道：『要是那時候早些到了上海去，倒也好了。那時路上也便當，水路還通。不比現在要老遠的兜圈子，就覺得麻煩周折多了。後來怎樣呢？兩位少爺又寫信來過，要接老太太到上海去嗎？』二姐道：『信是來過幾次的！不過家中只有一位老太太，誰人做主呢？你黃少爺若是早些來便好了。况且直到如今，我們所得到的信息，都未能準確。有的說：上海租界裏是一無危險的，別地方危險，租界裏是安樂土。因此人人都向租界裏去避難，租界裏便平添了不少的人。有的說：上海租界裏也靠不住，現在虹口地方，不也在租界裏嗎？還有上海大世界，先施公司的兩處炸彈，死了的人，每一處都有好幾百，不也是都在租界裏嗎？本來在鄉間都還安逸的，現在到租界反而不安，這不是更不值得呢？如此游移不定，誰能說那裏一定好，那裏一定不好呀！本來我是在上海住過幾年，我雖不是老出門人，我也可以陪了老太太到上海去。實在這裏覺得不能住的話，只好離開這裏。但是上一次，有一家人家，也是避難到新柳港來的，被他們一說，也就嚇得不敢去了。』黃禮芳急急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原來黃禮芳到此地來的宗旨，在他父親的意思：一則似逃難一般，暫避往新柳港，借此望望姑母的病。二則因爲姑母有兩個兒子在上海，萬一新柳港情勢急時，兩位少爺，不能棄置老母於不顧，當然要把這位老太太接到上海去。那末黃禮芳也可以附驥同到上海去了。現在聽得二姐講，因爲避難到新柳港的人，一說之下，嚇得不敢到上海去。這可見上海也是不能安居的地方了，因此他便急急的追問，是什麼像故。二姐說道：『據避難到此地來的人說：他們是到過上海的。到過了上海，仍舊退回來的。』黃禮芳道：『阿呀！如此說來，上海簡直是靠不住呀！』二姐搖着手道：『你聽我講下去嚧！他們到過上海，是在一個月以前咧。在那個時候，滬寗鐵路是早不通了，但滬杭鐵路却勉強還通。他們這一家，本來住在滬甯線上的，到上海不過一兩個鐘頭。自從一打仗以後，到上海去便似隔了千山萬水。眞是「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好容易兜到了滬杭路上，從嘉興上車，到上海的南市。一路上還要防着飛機亂擲炸彈，往往白天不敢開車，到了夜裏纔敢開行。所有車

子裏的燈光，概行熄滅了，連電筒都不許照一照，大家只好摸黑。看了松江等處被飛機炸彈炸毀的房屋，以及車站上炸毀的難民車，眞是教人驚心動魄。及至到了上海南市車站，時光是半夜裏，又是下着大雨。正要下車的時候，有許多人嚷着說：「不好了！租界裏大火，敵兵已經衝進租界裏去了，許多逃難的人，都奔到車站裏來了。」他們這時向東北角上一望，只見紅光燭天，半邊的天紅得發紫了。又聽的閣閣閣的機關鎗聲裏，夾着大炮之聲。果然在大雨之中，有許多人逃到車站裏來，想搭車逃到別處去。問他們是否租界裏出了亂子？他們也指手畫脚，說不出所以然。到底火燒的怎麼樣，逃到上海的人，因想下了車，半夜三更，又是大雨，却到那裏去呢？還有許多人說：「還是回去吧？上海是靠不住了。」因此他們只得仍舊回來，後來又搭船搬到新柳港來了。我想：我倘然陪了這位老太太，也同他們一樣，到了南市火車站，看了一片火光，見了這許多難民，蜂擁上車，又是深夜，又是大雨，我也只好回轉來呀。』黃禮芳想想，二姐這話，倒也不差。雖然大家都說上海租界，是個樂土，究竟如何，在這種戰爭時代，也很難說。像二姐那樣，雖是個女人，但她在上海，究竟住過幾年，我與玉和，都沒有出過門，在旅行上的知識，還遠不及二姐呢。因此黃禮芳倒添了一重心事，覺得何處是安樂土，現在的時世，實在是難說呀。那時老姑太太，已經吩咐二姐，安排黃禮芳夫婦的房間。好在他們也是鄉村人家，這位新討的姪媳婦，也不是什麼摩登人物，換了別一位古怪的老太太，怎麼一對新婚未滿月的夫婦，可以貿然的住到親戚人家來。這位老太太倒不拘了，既是自己的姪兒姪媳，又是此刻在逃難時代，一切都要通融些。再則老太太見了馮玉和，十分贊成，從她的眼光裏看去，比了自己的兩位媳婦，要好得多。以爲這纔是算得一位好媳婦，暗暗地反羨慕她的哥哥嫂嫂有福氣咧。黃禮芳夫婦住的房，就在陶老太太的後一進，本來預備給兒子媳婦等來住的，可是他們住慣在上海的，再也不願意住到鄉下來咧。黃禮芳在下午又到姑母房裏來，談談說說，姑母問問她母家的情形，親戚家的狀況，自從她的姪兒姪媳來了，病似乎輕去了一半。不過他們也不敢多煩她。老太太也以爲他們路上辛苦，早點去休息。鄉下人家，夜飯吃得早，一吃夜飯，便是睡眠的光陰了。可憐黃禮芳自從結婚以來，第一夜，爲了一個炸彈，震動得人心不安，爲了明晨一早就要動身，當夜也不曾好好兒睡覺。第二夜，爲了送幾個傷兵到大石橋，因此當夜不能趕到新柳港，新夫婦只在小船裏縮了一夜，荒村月黑，斷岸風淒，大家和衣擁抱的凍了一宵，破曉捉賊，還吃了一個驚嚇，更不能好好兒安睡了。直到今天晚上，那是結婚以後最安穩最甜蜜的一夜。人家新婚宴爾，出去度密月的自然很多，但還沒有他們那樣的甜蜜。因爲不經苦難，不知

快樂，他們有了前兩夜的迂回，始到今夜纔達高峯，眞有苦盡甘來的味兒。黃禮芳在新柳港，一連住了幾天，倒覺得非常安適。就只是一件，這裏的消息，非常遲鈍。雖然也有種種的消息傳來，但是那種消息，都不正確。新柳港本地既沒有報紙，便是偶然看到一兩張報，都是隔了一星期以前的了。近來戰事瞬息千變，昨天的消息，到今天大換了花樣，怎麼可以隔了一星期呢？因探聽二姐，此地有什麼消息比較靈捷的地方嗎？二姐究竟不是知識界中人，她也說不出個什麼地方來，她說：『有許多消息，他們都從茶館裏聽來，茶館裏倒有許多從別地方來的人，帶點消息過來，或者倒是正確的。』黃禮芳想：二姐這話，却是不錯，茶館裏各種人均有，茶館裏喝茶的人，最喜歡閑談。倒不如到茶館裏去坐坐，聽得有什麼消息沒有？原來新柳港有好幾家茶館，這規模也比桃源村的茶館爲大。有一家沿河的茶館，是兩層樓，名字喚作「近水樓」也不是那一位詩人給它取的名兒，取古人詩句「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意。這近水樓生涯很盛，就因爲它沿河的緣故。爲的是新柳港雖然不在鐵路線，公路線上，但它却在水道上，很占要着。因爲貨物的運輸，常有許多船隻往來，停泊在那兒。有些送貨收賬的客商們，以船爲家，就都是住在船上。那家近水樓，正開在熱鬧的岸上，無論坐艙的，搖船的，他們到岸上一碗茶總要泡的。有的是從船上一起身，便跑到近水樓，洗臉刷牙，吃點心，都是在茶館裏。接洽什麼生意，也因爲船中地方太小，都在茶館裏的。所以新柳港的茶館生意很不惡，而尤其是那家近水樓，因爲得地利之宜，常常是「座上客常滿，杯中茶不空」的。在茶館裏，自有種種的消息，種種的議論，四面八方的傳來，人家稱之爲茶館上諭。這種茶館上諭未必確實，但是有時也不能說全無影響。因此黃禮芳每天的上午，也要到近水樓來，聽聽有什麼戰事消息。正是

明月欲從波影得，　好風肯捲市聲來？

巧發催淚彈

支加哥的警官卡斯屈朗發明一種可以縛在手臂上，讓衣袖掩沒的催淚鎗，鎗的機扭上用一根像皮膚一樣顏色細綫連繫在指環上，別人完全看不見，逢到敵人先拔出手鎗來，自己就可以一面假裝把雙手舉起，一面把戴着指環的手指用力一曲，那就立刻有一縷烟霧射到對方的臉上去了。眞是一個反敗爲勝的最巧妙的方法。（嘉譯）